



# 光 从 东 方 来

第一期

2021--2022 年

袁永甲 著

光从东方来，以学术讲座介绍东方教会传统 [www.gcdf1.org](http://www.gcdf1.org)  
教父原文中译计划，以原文翻译介绍教父传统 [www.ctcfol.org](http://www.ctcfol.org)

内部刊物，免费赠阅

# 目录

<b>灵修特辑</b>	<b>1</b>
当今时代对灵修的三大误解 . . . . .	2
爱神爱人之心，人皆有之引发的四个问题 . . . . .	5
袁永甲：论自由意志与原罪 . . . . .	8
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恩典——以《会谈录》第13篇为例 . . . . .	11
读者问答三：Nous (mind) 与心的关系 . . . . .	13
袁永甲：为何νοῦς应翻译为心灵？兼论反智主义——读认信者马克西姆关于 灵魂的三种运动有感 . . . . .	14
灵魂体三元论人观是否可取？——站在东方教会灵修的角度 . . . . .	16
关于《朝圣者之路》的一些评语 . . . . .	20
沙漠教父所有的祷告生活都是在实践心祷吗？ . . . . .	22
圣灵的作用在沙漠教父的传统中是否被强调？ . . . . .	24
<b>神学与历史</b>	<b>25</b>
永恒中圣父发出圣灵到底有没有通过子？ . . . . .	26
景教是异端吗？ . . . . .	27
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就堕落了吗？ . . . . .	30
东方教会的救恩观——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兼澄清公孙姑娘对笔者的误解 . . . . .	35
从使徒教父看一救永救——以伊格纳丢《致罗马人书》为例 . . . . .	38
袁永甲：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 . . . . .	40
袁永甲：因信称义等于救恩吗？ . . . . .	43
做学问没用吗？驳斥教会内的反智主义 . . . . .	44
袁永甲：驳斥那些声称一人能代表“整全”大公传统的人 . . . . .	46
袁永甲：耶稣十架流血献给谁？ . . . . .	47
袁永甲：论无中生有与道成肉身 . . . . .	48
早期教会的教义——尼西亚信经 . . . . .	49
动植物能否上天堂？ . . . . .	53
静修传统受到印度佛教影响吗？兼论如何判断一个人在胡扯？ . . . . .	54
读书学习能提升人的灵性吗？ . . . . .	56
清心等于专心做一件事吗？ . . . . .	58
改革宗神学与沙漠教父是否有冲突 . . . . .	60

<b>圣人、圣像与朝圣</b>	<b>61</b>
为何圣像看起来不喜庆? . . . . .	62
死者的尸骨或画像能代表那个人吗? 兼论墓前鞠躬是偶像崇拜吗? . . . . .	68
论死里复活以及圣灵的能力延伸到物质层面 . . . . .	70
圣徒传记中记载的神迹都是真的吗? . . . . .	72
建筑与灵性: 游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堂有感 . . . . .	73
教父的灵修哪几位是最深的, 灵性最好? 兼论修士的饮食 . . . . .	80
<b>时政评论</b>	<b>81</b>
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 神国为主, 人国跟随——以主祷文为例 . . . . .	82
驳斥“东正教与民族混同的政教观”——以俄罗斯教会为例 . . . . .	86
译作: 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 ☒ . . . . .	89
<b>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b>	<b>90</b>
驳斥忽略了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政教分治”观——以西方为例 . . . . .	95
驳斥政权崇拜式的“政主教随”观——以中国为例 . . . . .	98
袁永甲    “买妻生子”深层原因分析: 普通人以尽孝实现不朽的渴求 . . . . .	100
袁永甲    成王败寇男尊女卑的根源——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 必然会将 人无底线地践踏 . . . . .	103
袁永甲    以“你的国降临”打破一切有形无形的铁链 . . . . .	106
袁永甲: 乌克兰的老百姓, 铁链女们, 我愿与你们同哭 . . . . .	109
铁链女: 如果人不为你主持公道, 上帝将为你主持公道 . . . . .	111
LGBTQ+ 的教导不除, 基督教不兴——驳 LGBTQ+ 主义序言 . . . . .	113
为何应该在一切公共领域驳斥同性恋, 跨性别 (LGBTQ+) 主张的理念? . . . . .	115
<b>阿甲随想</b>	<b>118</b>
从新英格兰到英格兰系列一 . . . . .	119
从新英格兰到英格兰系列 2 . . . . .	121
随想十则 . . . . .	124
随想 13 则论中国文化 . . . . .	125
诗歌集二 . . . . .	127
诗歌集一 . . . . .	129
随想 15 则论爱 . . . . .	131
教会、圣经与大公传统 . . . . .	133
随想 9 则中西对比 . . . . .	134
年终的一些感想 . . . . .	136
随想 16 则论政治、语言、理性 . . . . .	137
再论圣经与大公传统 (Tradition), 兼论唯独圣经 . . . . .	139
随想 9 则论动静、相交、灵性、忆念神 . . . . .	142
随想论警醒 11 则 . . . . .	144
随想 7 则论按上帝的形象造人 . . . . .	145

袁永甲：带娃，学堂，在读博士 . . . . .	146
随想诗歌是神学的巅峰 . . . . .	148
记事十则：教会历史课，事工出版等杂谈 . . . . .	150
随想十则神学与国学 . . . . .	152
杂谈九则 . . . . .	154
随想 4 则 . . . . .	155
随想论贫穷 8 则 . . . . .	156
记我被手机囚禁的日子 . . . . .	158
无语 8 则 . . . . .	159
种子 by Kassiani 姐妹 . . . . .	160
随想上帝是光 . . . . .	162

# 灵修特辑

## 当今时代对灵修的三大误解

引言：本文基于东方教会<sup>a</sup>灵修精神二写。灵修的基本前提在于相信有灵界存在，对基督教而言，就是相信有三一上帝，有魔鬼撒旦的工作。然而，在现在社会，人们崇尚科学，并且由于科学尚未证实灵界的存在，对灵界存在与否抱持一种不相信或不可知的状态。于是，剔除了灵界这个深层因素，只关注浅层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兴盛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一切所谓的宗教和修行方法都受到质疑，甚至被扣上了“迷信”的帽子。这是一个疯狂，骄傲的时代，如果这个时代有座巴别塔的话，笔者认为它是由科技和世俗化（物化）两种材料构建而成的。这个时代对灵修的误解已经根深蒂固，笔者归结为以下三点，并一一作答。

<sup>a</sup>关于东方教会的概览，请参考：“Eastern Churches.” I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2nd ed., 17-21. Vol. 5. Detroit, MI: Gale, 2003.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Complete (accessed May 29, 2020).[https://link-gale-com.proxy.bc.edu/apps/doc/CX3407703502/GVRL.ncec?u=mlln\\_m\\_bostcoll&sid=GVRL.ncec&xid=5b2ccdc1](https://link-gale-com.proxy.bc.edu/apps/doc/CX3407703502/GVRL.ncec?u=mlln_m_bostcoll&sid=GVRL.ncec&xid=5b2ccdc1).

### 1 认为灵修没有用处，毫无价值

答：在这个物欲横流，崇尚科学，凡事讲求实用，经济效益的世代，认为灵修毫无价值并非什么新闻。曾有一位理工科的朋友跟我聊天，他认为神学，灵修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用途。这种对灵修的误解并非个案，社会潮流也是如此趋势，认为人身体有病，找医生，心理有病，找心理医生，孩子出现什么问题，找相关专家等等，总之出现什么问题，就有相关的人出来解决，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用钱，请人来解决。这种趋势的结果是：灵修没有空隙进入人们的生活。然而这个世代忽略了一点，就是无论科学如何发达，物质再如何丰富，专家再怎么厉害，都无法解决人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人心的贪欲和邪念。这个问题，科学家不能解决，心理学家不能解决，经济学家不能解决，任何专家都不能解决，再多的名利荣华都不能解决。

按照大公教会传统，只有主耶稣基督能解决，因为只有他胜过人的罪，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人才能与主合一。而灵修要解决的就是人心的贪欲和邪念，并与主合一，与主合一才是真正的永生。

有人以为科技能让人获得永生，那就过于乐观了。就算科技能让人死里复活，能让人青春永驻，然而它能净化人心的贪欲和邪念吗？它又会用什么工具来净化呢？人能发明比人心更精密，更精微的产品，以至于能对人心（这里的心并非心脏，而是起心动念的那颗心）开刀，动手术吗？诚然科技不能。因为只有造人心的上帝才能让人心摆脱私情邪欲，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能做到这点。主耶稣到来，并没有发明 iPhone, 火箭，电动汽车，飞机等高科技产品，因为这些净化不了人的心。

因此灵修的价值是极高的，这世间的一切荣华都不足与较。人可以有世间一切荣华，功名利禄，但比起灵修，这些仍为粪土。因为这世界的荣华，功名利禄就如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独那遵行主道的，必永远常存。为此，“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的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 16）<sup>1</sup>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丢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太 16: 26）诚然，灵修是得着基督，

<sup>1</sup>凡圣经皆按和合本引用，如原文与和合本有出入处，会酌情参考思高本，按原文翻译引用。圣经中人名地名按和合本引用。

与主合一的必由之路，如使徒保罗所言：“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做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 3: 8）

## 2 认为灵修易学，或者简化灵修为读经祷告

**答：**灵修不是参加一两次退修会，培灵会就能解决的，我们参加过多少这样的会，但到头来，还是会对人轻易发怒，对人论断，还是会经常犯罪。这里当然不是说参加这些没有任何用处，而是说灵修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一辈子的功课，不是一时的操练，而是时时刻刻的操练，它就在我们的怒气将发未发之时，就在我们的恶念该处理还是不处理之时。此外，灵修不能“简化”为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当然是重要的操练，但并非灵修的全部。因为灵修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是内外兼修，内要警醒祈祷，克服邪念，在神面前有一颗清净心；外要爱人如己，改变坏习惯，养成好习惯。因此，灵修是很难的，可以说是一门最艰深的学问。按修士们的说法，灵修乃科学之巅峰，艺术之最。

- 科学之巅峰，艺术之最是克服邪念。”<sup>a</sup>
- 神父圣赫斯科在《论警醒》121 节

<sup>a</sup>尼哥底母(Nicodemus)编, 慕善集(Philokalia). Ed. by St. Nicodemos of The Holy Mountain and St. Makarios of Corinth, Φιλοκαλία τῶν ἱερῶν νηπτικῶν: ἐνερανισθεῖσα παρὰ τῶν ἁγίων καίθεοφόρων πατέρων, 3rd ed., vols.1 (Athens: Aster-Papademetriou, 1957), 159 页。凡英文引用均按芝加哥格式。

既然人们学做医生，律师或某个领域的专家都要花十几年，甚至一辈子的功夫，更何况灵修呢？岂不更应该花一辈子时时刻刻去践行吗？人可以有一切科学知识和艺术天赋，但比起灵修这门清心圣祷的技艺，这些都是小学而已。



耶稣故事中税吏的祈祷在东方灵修传统占据着重要位置，乃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中”怜悯我“的根源

### 3 认为灵修是神秘主义

答：灵修的精髓就是践行主耶稣的两大诫命：爱上帝爱人，仅此而已。此两大诫命通天彻地，统领贯通一切灵修主题，因此，灵修不神秘。我们说它神秘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抓到灵修的核心，抓到了也就就不神秘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当然神秘，灵修也有不可言喻的部分，但它本身并不神秘，因为上帝离我们不远，他就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在主耶稣基督的两大诫命：爱神爱人里。

灵修虽高，但并非曲高寡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灵修与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息息相关。灵修虽难，但并非无路可循，这条路并非一个人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一个人灵修操练的结果，而是在教会历史上，借着上帝的恩典和带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通过践行基督爱神爱人的诫命逐渐发展起来的属灵传统。

既然该属灵传统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那么就不应该把它局限在某些地理区域，某些特定群体之中，而应该至少从学术研讨的角度分享给汉语文化圈，以期祝福我们的民族。我乐意把属灵资源分享出来，因为它不应该束之高阁，留在某处朽坏，被人遗忘，恰恰相反，它应该响彻长空，成为这个时代的常识。

## 爱神爱人之心，人皆有之引发的四个问题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年12月19日，PDF版本发布日期：2026年4月22日

**问：巴西尔的“爱神之心，人皆有之”是指哪些人？是指全人类？还是指那些因信得救的人？**

**答：指全人类。**

首先，我要澄清：“爱神之人，人皆有之”的意思就是人人都本有爱神之心，人人也都被赋予了爱神的能力（但并不是说，耶稣就没有必要来了，随后我将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神不会给人一条不能完成的命令。它是人遵行神爱神爱人诫命的必要条件，是一种潜能，并不是说人单靠自己就能完全地遵守他的诫命。

巴西尔写《长会规》初衷是针对基督徒有没有能力遵守神的诫命，能不能遵守主的诫命的问题，如果能，那么基督徒该如何遵守神的诫命。他没有处理人是“因信称义（甚至得救）”还是“因行为称义”的问题。巴西尔不可能在《长会规》中回应马丁路德的问题，他们相差一千多年。

读者不必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纠结，巴西尔讨论的原本不是如何称义和得救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主里尽人的本分遵守神爱的诫命的问题。

我们可以问自己：上帝难道会给我一条我无法遵行的命令（你要尽心、尽力、尽义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吗？我可以说自己没有这种能力从而有借口不去做这些事情吗？

**问：既然爱神爱人之心，人皆有之，难道堕落以后，不信主，不认识上帝的人也有可能爱神爱人？**

**答：虽然外邦人只是偶尔地寻求神，爱人，但这是可能的，即使他们不认识神。**

爱神之心与人爱神，寻求神的“行为”是有一段距离的。爱神之心是指人人都有神的观念，都渴望永生不朽，渴望一位至高者，渴望与“他”有交往。这种渴望是上帝放在人心的。

正是这种渴望使人类社会产生了宗教和上帝的观念，在各种文明中，至高者的属性跟基督教的上帝的属性都是极其类似的。

正如保罗所言：“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 1:19-20)”

至于爱人之心，人皆有之，保罗也曾提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 2:14-15)”

因此，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人若出于对天的敬畏而拒绝拜偶像，并愿意按照良心去行善，在神面前就算是“爱神爱人”了，虽然他们只能做到“偶尔”地寻求神，爱人。并且人这样做也有神恩的暗中帮助，正如圣希亚多（Diadochos of Photiki 公元400-486之间）说：“在受洗之前，恩典外在督促灵魂向善。”

**问：在人堕落后，爱神爱人的能力（包括它所包含的自由意志）生病了吗？弱化了吗？丧失了吗？**

**答：无论在堕落前还是堕落后，这种能力本身不会生病，不会丧失，也不会弱化到不能爱神爱人的地步。**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阐明以下两个概念：

**爱的能力是含着自由意志的，因为爱的前提就是出于自愿，而自愿的前提是有选择的可能，这选择的能力正是人对“自由意志”的定义。**

但问题来了，是谁在用这种选择的能力，当然不是自由意志本身，因为意志只是一种能力，它需要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不是别的，正是心<sup>2</sup>。

对巴西尔而言，即使在堕落后，人爱神爱人的能力不会丧失，不会生病，也不会弱化。因为这种能力是上帝给人最大的恩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是人圣化的基础，是上帝借以赏善罚恶的根据。

如果丧失了这种能力，那么人就可以跟神辩驳说，我既然丧失了它，你为什么还要求我爱神爱人呢？如果说这种能力弱化或病到不能遵守神诫命的地步，那么人还是可以跟神辩驳说，我这种能力弱化了，生病了，所以我遵守不了你的诫命，你为什么还怪我。用以上的论证，将“这种能力”换成“自由意志”，我们发现自由意志也不能丧失，弱化或生病。

我们已经谈到，奥古斯丁认为人的自由意志<sup>3</sup>在堕落后弱化了，病了，以至于它不能也不愿遵守神的诫命，所以需要恩典的医治和帮助。

但对巴西尔而言，爱神爱人的能力（包括自由意志）不需要恩典的医治，它需要的是恩典的帮助和滋养，以便在诫命的学校成长到完全的地步。正如他在长会规第二条中所言：

**“神诫命的学校接受它（即爱神爱人的能力），悉心照料，精心养育，并借着上帝的恩典引它致完全。”**

对于东方教父而言，人堕落后，病的不是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它包含在爱神爱人的能力中），而是作为它主体的心。

**首先，是我们的心从对神不止息的忆念，密契中转离，忘记神，远离神。**

**然后，心由于远离神，得病了。它开始意识到身体的欲望不受它管辖，要与它作对，人开始要攻克己身了。这就好像我们身体病了，才意识到身体的一些部位疼痛一般，因为我们身体健康时，使用它们是不会觉得它们有什么不适的。**

<sup>2</sup>笔者认为自由意志不是人的主宰，主宰人的是心，心是个虚灵神明之物，是个测不透的奥秘，远比意志来得深沉，实在。东方灵修传统建基于以心为中心的人论，自由意志只是心灵的能力之一。请见笔者讲座**以心为中心的人论**

<sup>3</sup>自由意志在奥古斯丁的人论中具有极高的地位，他在与伯拉纠的对抗中，自由意志的“自由度”逐步下滑。本篇无意于与奥古斯丁进行深度对比，主要是从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的角度，来阐明对自由意志——作为一种选择的能力——的看法。

再者，由于远离神，没有神恩典的保护，魔鬼发现能借着邪念开始攻击人了。

人这种心灵离开上帝，跟随感觉往外面跑，受魔鬼摆布的状态就是一种病态。

保罗清楚地谈到这种堕落后争战的状态，他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 7:23)”心是“喜欢神的律的”(罗 7:22)，因为神将道种——爱神爱人的渴望放在他心里了。所以心的律就是人心爱神爱人的渴望。

而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才是恶的，因为它们只随着各自的喜好去行，不顾心中的律。这就是保罗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罗 7:18)”这个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是心得病的表现，它的欲望和意志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众多的，肉欲不再顺服心灵，而开始跟心灵对着干，开始毫无节制地要求心灵满足它们的欲望。

这才是人类堕落后的惨状：人心忘记神，远离神，还要与自己的肉欲作战，攻克己身，而且从小开始，由于他的心智尚未健全，早已养成了跟着感觉跑，满足肉欲的习惯，同时他还受到魔鬼的攻击。人怎么可能单靠自己一生时刻地爱神爱人呢？不可能。

**问：“爱神爱人之心，人皆有之”是否意味着耶稣没有道成肉身，钉十字架复活的必要？**

**答：当然不是。**

首先，爱神爱人之心只是遵守诫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而神的要求是它的充要条件，即它成长到完全的地步：时时刻刻地爱神爱人。

然而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不但不信主的人不能做到这点，而且连信主的人也不能做到（对巴西尔而言，爱神爱人是门功夫，需要刻意操练才能做到，而这个逐渐摆脱肉欲的搅扰和魔鬼的攻击的过程，他会犯错，会跌倒）。这就是上帝差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的目的之一。主为我们做了表率 and 榜样。主自己也见证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 5:17-18）

显然只有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人只有靠着祂才能将爱神爱人的诫命遵守到完全的地步。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体会我们的苦衷，战胜了魔鬼。

其次，既然人一生之中总是或多或少地犯罪，背离神。公义的神当然不会放过这些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他找到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靠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与神和好。

最后，爱神爱人就像神种在人心的种子，它还需要在诫命的学校得到训练，受恩典的帮助滋养，才能长到完全的地步——即时刻爱神爱人。总之，爱神爱人只是告诉我们人有时刻爱神爱人的潜能，但要达到完全，还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帮助才行。

此外，至于人犯的罪，当然可以祈求主赦免。不过，对于东方教会灵修传统来说，千万不要因为“犯罪可以蒙赦免”就松懈了遵守主的诫命，这种心态恰恰是不敬畏神，不信神的表现。因为这种心态让人不“害怕”犯罪（不害怕犯罪当然就是不敬畏神），这种心态不相信神是信实的，因为它不相信神赐下了人能遵守的诫命。

## 袁永甲：论自由意志与原罪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 年 12 月 19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 近两周讲授奥古斯丁与佩拉纠派的课，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算是多了一点了解，遂成此文。

### 问：如何和解“爱神之心，人皆有之”与“没有人寻求神”？

**答：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回答亚当的状态以及亚当堕落以后的状态。**

在亚当堕落之前，亚当是时刻与上帝相交的，这种相交使他得到神恩的保护（看不到自己和夏娃赤身露体，眼中只有上帝），因此那时候的亚当在神面前是健康的，他不被肉欲侵扰，思无邪。然而，亚当被造虽然天真无邪，纯真健康，但并非完美，他就像孩子一样要经过上帝的考验——不许吃善恶树上的果子。

为何不让吃善恶树的果子呢？正如识别假钞的最佳方式是熟悉真钞，照样认识恶的最佳方式是认识至善的上帝，在亚当对上帝的认识未到足以抵抗罪恶之前是不适合吃善恶果的，就像有些食物大人吃了没事，小孩吃了就会中毒，甚至死亡。因此，作为孩子的亚当吃善恶树的结果不是能分辨善恶，而是恶进入心中，从此心思转离对上帝默观，而转向被造物，从那至好的转向次好的，这就是恶的开端。

人远离上帝的第一步是忘记上帝和他的诫命，正如夏娃受到蛇诱惑之后，吃禁果前的心里状态（参创 3: 6），她只看到果子的好，却把上帝和他的诫命忘得一干二净。

忘记上帝和他话语就是没有与上帝相交的意思，而没有与上帝相交就是丧失神恩的意思，丧失神恩就是本性不健康的意思，这就是像没有放在冰箱的面包，很容易变质一般。因此亚当罪恶的结果就是两点：1) 肉体朽坏必死；2) 本性病了或弱了。

此后所有从亚当出生的人都接受了这两点。婴儿并没有犯（也无必要承担）亚当最初的罪（奥古斯丁认为承担了，笔者并不这么认为），但却承担了罪之结果：肉体朽坏必死与本性之病弱（失去神恩之故）。

婴儿受洗要免除的是罪果，即本性之恢复以及恩典之必要，而非罪行，也是为着得救之故，因为救恩唯独从主耶稣基督而来。如果有人认为原罪是指人人必有一死以及人性失去神恩之后的病弱状态，那么笔者可以接受。

耶稣来，借着道成肉身医治和恢复了我們病弱的本性，借着战胜魔鬼的诡计使我們也可以靠着祂战胜魔鬼，借着十架受难流血赦免我們的罪，借着死里复活叫我們有肉体复活的盼望。一句话，他破除了神人相交一切的阻隔，使我們可以借着祂得与神和好，尤其借着忆念上帝，时刻默想祂的话语而與祂时刻相交。

亚当堕落后，人心忘记了上帝，从此人心分裂了；人心从孩提时期开始就跟着感官跑到外面去了，远离了上帝。忘记上帝，远离上帝的心病了，软弱了，因此，我们的心才会感受到痛苦，无法安宁。心一旦病了，迷失了，我们的身体就不受控制，于是心就跟着肉欲和被造物跑，试图在它们那里找到安息。这就像我们身体健康时，不会觉得哪里疼，不舒服，但生病时就会觉得了。这就是笔者理解的我们本性病弱的状态。

自由意志作为一种能力并不能作为人的主体；自由意志作为人爱上帝爱人潜能的必要赠品也不能完全代表那“按上帝的形象造的”那部分。因为爱的前提是自愿，自愿的前提是有选择的可能，这种选择的可能正是自由意志的定义。自由意志并不能代表整全的人，人比这个更为深邃，奥妙。笔者秉持以心为中心的人论，因此认为心比自由意志更能代表人的整全与奥秘性。

此外，恩典必须放在一种爱的关系的维度去探讨，否则就容易进入恩典与自由意志的拉锯战中，失去平衡。爱都是基于自愿的（包含自由意志），是相互的。我们与万物的关系不是静态的，是互动的，可以说，我们爱什么就会成为什么。

上帝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架受难复活显明了他的爱，人要做的是对这爱的回应，这个回应也是基于人的自愿和爱的潜能的，这个自愿和爱的潜能并非什么上帝恩典之外的东西，正如巴西尔在长会规竭力争辩的，也是上帝在造人时给人的。笔者说的“爱上帝爱人之心，人皆有之”就要从这个层面去理解。我们常听说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

这就像卖菜刀的人，卖一把菜刀给一人，结果那人拿着菜刀不去切菜，而去天天砍人，伤害人。我们不能因此怪罪于那卖菜刀的人，而要怪罪于拿菜刀砍人的人；另外，如果有人买了菜刀就拿去切菜（他当然用着顺手，因为菜刀就是为切菜设计的），那他也没什么可夸的，因为他只是恰当地使用了菜刀的功能。

照样，爱上帝爱人之心，即爱上帝爱人的潜能就是上帝造人时给人的“菜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人得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是一个事物的开始阶段，而非完全阶段。人拿这个东西来爱别的事物就会陷入奥古斯丁的教导中——原罪，本性之病弱，捆绑的意志，甚至预定论等，显然他强调恩典的必要性指的就是人忘记上帝，甘愿远离上帝的状态；但人如果拿这个东西来爱上帝爱人——对于信主的人是借着耶稣基督，教会圣礼，大公传统，在耶稣基督里长大成人；对于没有信主的人而言，只要他“知道上帝”也感谢荣耀他（尽管不认识），并按上帝写在心版的是非之心而行（罗 1-2 章），就算是“爱上帝爱人”了（虽然无法长大成长，但至少可以长大一点），他当然会喜乐，会讨神欢喜，因为这就是上帝的设计，上帝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显明他爱的高深长阔（读者完全可以把上帝的向人显明的爱理解成恩典之助），这个人也不会自夸，因他只是恰当地使用了这个潜能而已。

站在这种爱的关系中，神和人是自愿的，不是被动的，是互动的，不是静态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是只有我或只有你的，如此恩典与自由意志是平衡的，不是拉锯较劲的。

爱难道是被动的吗？是被上帝暗中操纵的吗？当然不是。若如此，人跟木偶或动物有什么区别呢？爱难道是上帝一厢情愿，并且迫使人一厢情愿吗？亦非如此，因为强迫的爱不是爱。

因此，人人都有爱神爱人的心，是说人人都在被造时被神赋予了爱上帝爱人的潜能，这种潜能从可以犯罪，也可以与上帝相交的角度来说与亚当无异，从堕落后忘记上帝的人类状态而言，可以说它“病弱”了。

人若恰当地使用它，上帝就高兴，并乐于帮助，让它不致生病软弱，而是健康成长，在教会成长到完全的地步；人若误用它，上帝就任凭。然而任凭中，他仍掌管历史和人

心向善的限度，没有纯粹的恶人，即没有人从生到死时刻刻地不敬畏上帝不爱人。上帝在信主的人中间也有恩典，这恩典正是借着上帝放置人心的爱上帝爱人的潜能暗中发动的。

至于圣经的宣告“没有一个行善的，”“没有一个寻求神的”（参诗篇 14: 3, 53: 3; 罗马书 3: 10-12），我们不应该按“一个人时时刻刻地作恶，背离神”理解，而应该按“一个人从生到死不可能时时刻刻遵守上帝的诫命理解。”

那么，巴西尔如何解释“没有人行善，寻求神”呢？在他的《长会规》序言中，他说：“因为所有的诫命都交织成一个整体，根据圣经可靠的见证，因此不遵守其中一条，我们必然会违犯其他的诫命。”

主耶稣教导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太 5:19）”使徒雅各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有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雅 2:10）”

巴西尔对遵守主耶稣的诫命是极其认真严苛的，就是人应该时刻遵行主所有的诫命；倘若他在某一个时刻犯了其中一条诫命，那他就犯了众条，他在神面前就不能称为是行善的，寻求神的，他只能悔改求主怜悯。确实，人应该时时刻刻地行善，时时刻刻地寻求神，呼求神。

因此，以巴西尔为代表的东方教父会认为：人是可以行善，可以寻求神的，因为神给了他们这样的能力；但人误用了这种能力，只能偶尔行善，偶尔寻求神，但在神看来这样是不够的，偶尔行善就是没有行善，偶尔寻求神就是没有寻求神。

## 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恩典——以《会谈录》第 13 篇为例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4 月 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笔者作此篇是为东方灵修传统开空间，因为在东方教会，自由意志和神恩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被吸纳进灵修体系中了。这种基于灵修产生的关系视角的确与奥古斯丁体系下产生的传统不同。此篇文章是笔者讲授早期拉丁传统最后一课的部分内容。约翰卡西安 (John Cassian 公元 360-约 430 年) 是介绍东方灵修传统 (尤其是埃及修道主义传统) 的桥梁，是少数不多的被翻译为希腊文，并被纳入到《爱神集》中的拉丁作者。

### 背景介绍

卡西安出生于 360 年的 Dobrudja (位于现罗马尼亚)。20 岁开始于 Germanus 一起去伯利恒做修士，五年后 (即 385 年) 去埃及修道圣地赛提斯 (Scetis)，科利亚 (Kellia) 和尼提亚 (Nitria) 修道，拜访了当时著名的沙漠修士。公元 400 年，去了君士坦丁堡，被金口约翰按立为执事 (Deacon)，后被按立为神父。415 年，在 Massilia 城建立修院，直到约 432 年去世。

按伯尼菲斯·兰西 (Boniface Ramsey) 的意见，其著作《会谈录 The Conferences》完成于 426-429 年间<sup>4</sup>。而奥古斯丁在 429 年写出《论圣徒永恒的预定》。奥古斯丁与佩拉纠 (Pelagians) 主义的论战较为持久，持续了近 20 年 (411-430 年)。卡西安应该了解当时奥古斯丁的观点，并保留自己的看法，这点从他的《会谈录》13 篇中可清晰看出来。

学者罗兰德·特斯科 (Roland Teske) 认为如果奥古斯丁有机会读卡西安的《会谈录》13 篇，可能不会 (这是很不幸的事) 写《论圣徒永恒的预定》这本书。<sup>5</sup>

下面我们来看看卡西安是如何通过一位沙漠教父阿爸查雷姆 (Chaeremon) 的口来讲论自由意志与神恩之间关系的。虽然经过了 20 多年 (从 400 年他离开沙漠教父到 426 年着手写作《会谈录》)，我们很难保证卡西安准确地记录下沙漠教父们的每一句话，但可以肯定的是，卡西安把握了他们的精神和意思。因此，笔者以为《会谈录》13 篇能准确地反应东方教会灵修传统是如何看待自由意志与神恩关系的。

### 神恩与自由意志如同同负一轭的夫妻，需要一生的经营与忠贞，而非一时的“浪漫”

首先，卡西安肯定神恩的必要和作用，他说：“没有上帝的帮助，工人的劳作将一无所成。(Con. 13.3.1; SC 54, 148)”又说：“上帝是一切善行，甚至善思之源。他不但在我们心里激发神圣意志的开端，而且赐予能力和机会，以便实现按我们恰当的渴望实现之。”(Con. 13.3.5; SC 54, 151)

<sup>4</sup>见 Ramsey, Boniface. John Cassian: The Conference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7), 8. 《会谈录 The Conferences》以下简称 Con.，拉丁校勘本见：Edited by Pichery, E. Conférences. Sources chrétiennes, no 42, 54, 64.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1955-9. (简化为 SC, 其中 13 篇在 54 册)；英译本见：Translated by Ramsey, Boniface. John Cassian: The Conference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7. 如无特别说明，引用皆按英译本的顺序提供篇、节、点；本文的翻译皆从 Ramsey 英译本而来。

<sup>5</sup>REBECCA HARDEN WEAVER, “INTRODUCTION,” in Grace for Grace, ed. Alexander Y Hwang, Brian J Matz, and Augustine Casiday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4), xix.

然而，接下来几行，他就给神恩定下了一个界限：接受神恩还是拒绝神恩的权柄取决于我们，换句话说，神恩并非“不可抗拒。”

**他说：“但是否谦卑地按天天引导我们的上帝之恩去行却取决于我们。否则，若我们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参使 7：51）地拒绝神恩 [的引导]，如经上所记，我们该听听耶利米的话“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背道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耶 8：4-5）（Con. 13.3.6； SC 54, 151）**

在自由意志与神恩之间，卡西安选择了不偏不倚的中庸路线。他即不强调神恩到人的意志“不可抗拒”的地步，也不强调自由意志到不需要神恩的地步。他说，

**这些事（指自由意志和神恩）混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地焊在一起，以至于对许多关心的人而言，哪个依赖哪个成了大问题…那些选择站一边，过分强调一边过于另一边的人陷入不同的自我矛盾中（Con. 13.11.1； SC 54, 162）…二者（即自由意志和神恩）看起来肯定相互排斥，却又 [保持] 协调，我们的理解是，我们必须为着我们宗教的缘故以类似的方式接受二者，以免除掉其中任一条，我们就违犯了教会信仰的规条（Con.13.11.4； SC 54, 162）**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腓立比书 2 章 13 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节经文看似人不需要努力了。然而绝非如此，因为 13 节位于 12 节之后，12 节是这么说的：“以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卡西安解读这节经文为人需要一个自由意志去做抉择，去努力。他说：“

**人始终存留一个自由意志要么忽视，要么爱上帝的恩典。[若非如此]，使徒就不会命令说：“以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但免信徒相信他们无需神恩就能做成得救的功夫，使徒加上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Con. 13.12.8； SC 54, 167）**

**上帝的恩典代表善始终与我们的意志同工，在一切事上帮助它，保护它，为它辩护，到一个地步，有时，神恩甚至要求并期望我们的意志有一定程度的善意的努力，以免将恩典赐给一个完全沉睡或疏忽懈怠的人身上。（Con. 13.13.1）**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奥古斯丁的同一个时代，我们通过卡西安，巴西尔，金口约翰的视角看见了另一种自由意志与神恩的理解和可能性，那就是：并非神恩拖着自由意志走，哪怕它不愿意，也不是自由意志不需要神的恩典，而更像是同负一轭的夫妻，彼此忠贞，共同经营这一生的救恩的过程。

## 读者问答三：Nous (mind) 与心的关系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 年 12 月 20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问：在阅读耶稣祷文的相关资料中，看到了两个词：灵智 (nous) 和灵魂，如何区别和理解它们呢？**

Nous 源自希腊文Νοῦς，在中文中没有专门对应的词。在希腊传统中，灵魂与 nous 最初几乎可以互换，但后来经过希腊哲学家的强调，nous 就比灵魂更加精微，专门用来静观一/至美者的，以获取知识和智慧。因此，nous 对于希腊哲学家（按希腊文原文即爱智者）而言就显得很重要了。这也能解释为何 Nous 常与灵智，理智相关，是一个获取知识的官能了，但在希腊教父和东方教会灵修传统中，Nous 的功能却不仅仅是获取知识而已，更多时候指向与神相交。

总之，心与 Nous 是体用的关系，心是体，Nous 是用。

**在亚当堕落前，心与 Nous 原是一体，Nous 始终与神相交，自亚当堕落后，Nous 忘记神，离开心之家园，跑到外面去了，从此，人开始追求世上之荣华。**

因此，笔者不赞成将 nous 译为灵智或理智（估计采用了日本的翻译）。灵智或理智跟知识相关，而属灵知识是与神相交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笔者以为，在希腊教父和灵修传统中，最好将 Nous 译为：心、心灵、或心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论就是心性论，因此，心一词最适合 nous。而神指心之神秘莫测，灵指心之通灵，与灵相交的能力，思指心之思考，理性之官能。然而，nous 只是心的一种活动，特指它应该与神相交。但心还有其他活动：灵魂，灵魂又分为理性和情感两部分。理性 (λόγος) 的能力，也叫心思（多是主动的）就是能思考，说话（语言能力）和推理，进行逻辑三段论的论证（数学尤其如此）；情感就是人的欲望，就是喜乐爱恶怒等情感，它们多是被动的。

此外，心还有其他的活动，这就跟我们的身体相关了，比如说言行动作，五感都是此类，因为这些活动也是隶属于心的。传统文化中，所谓心统性情，心是主宰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心是人的中心，而 nous 和灵魂都只是心不同的活动。

所以，按正教灵修传统：你要把心放在中心位置，然后把 nous 和灵魂看成心不同的活动。这就像树根与枝干的区别，nous 是一个枝干，灵魂是另一个枝干，但心是它们的根。

## 袁永甲：为何νοῦς应翻译为心灵？兼论反智主义-----读认信者马克西姆关于灵魂的三种运动有感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3 月 9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近来读到一篇反对“反智主义”的文章，其中提到神学本质上是对信仰的理性反思。“站在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的角度，这句话非常值得商榷。其实，反智主义反的不是理性，而是理性主义。理性归根结底是一个人论的问题。

下面笔者就藉着认信者马克西姆 (st maximos the confessor 580-662) 对灵魂三种运动的描述来回答νοῦς一词的译法以及神学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认信者马克西姆在他的《难解书 (Ambigua)》<sup>6</sup>一书第十篇第三节提到灵魂的三种普遍运动，他说，

有按照心灵 (νοῦν) 的运动，有按照理性 (λόγον) 的运动，有按照感官 (αἴσθησιν) 的运动。心灵的运动简单而无以言表，因它以一种超越知识 (ἀγνώστως) 方式围着上帝做圆周运动；上帝超越万物，因此追随被造物形式 (τρόπον) 的灵魂不认识上帝。<sup>a</sup> 理性的运动是按照起因<sup>b</sup>定义不知道的 [^ 事]，当灵魂照着它天然地运动时，灵魂藉着理解力穿上一切自然的原则 (λόγους)-----这些原则只能在起因中才能知晓，并且这些原则赐予灵魂形式 (μορφωτικοῦς)；感官的运动是复合的，灵魂藉着它接触外界 [^ 事物]-----好似接触一些象征符号 (συμβόλων)，并获得可见事物之原则的印象。<sup>c</sup>

<sup>a</sup>即：灵魂必须超越理性知识和感官的范畴，才能达到上帝那里。τρόπον ἔξ...τῶν ὄντων，字面译为：从存在物中出来的形式，这里的存在物当然不是指上帝的实在 (οὐσία)，而是指进入存在的事物，即被造物。

<sup>b</sup>根据认信者马克西姆的下面的解释，这里的起因显然是指心灵与上帝那种单一的圆周运动，即心祷的传统。

<sup>c</sup>Maximus, Confessor, Saint, author, and Conostas, Maximos, translator, editor. On Difficulties in the Church Fathers: the Ambigua, Vol.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62-3. 我参考了我导师马克西姆的翻译。

在早期希腊哲学中νοῦς (这里笔者译为心灵) 和λόγος没有多大区别，但到了新柏拉图主义时期，它们之间的区分就渐渐明显起来，νοῦς似乎主要用于对太一的沉思，而λόγος主要是语言，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的官能。这种区分在灵修传统中越发明显，就是：人不仅是有理性思考-----即语言，思考，逻辑推理-----的官能，还有与上帝相交的官能。这个与上帝相交的官能，就是νοῦς原初的设计。而按照圣山的尼哥底母，心与νοῦς是体用的关系，即心是体，νοῦς是用 [^I2]。

并且从认信者马克西姆的描述中，

**我们知道νοῦς的运动是一种圆周，单纯，超越知识和言语的运动 (更不用提超越感**

<sup>6</sup>按我导师 Fr. Maximos Conostas, 认信者马克西姆 626 年写成《论爱四百则 (the Chapter on Love)》，专门修正艾瓦格瑞 (Evagrius Pontikos) 中的诺斯替倾向；后于 628 年开始写《难解书》，试图修正奥利金和艾瓦格瑞带来的错误影响。(参：Maximus, Confessor, Saint, author, and Conostas, Maximos, translator, editor. On Difficulties in the Church Fathers: the Ambigua, Vol.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vii-xxviii).

觉了), 因为上帝超越人的感官和理解力, 人要达到上帝那里, 必须使心灵脱去这一切。这也是为何笔者将νοῦς译为心灵或心神, 而极少翻译为理智的原因。因为理智一词在我们的理解中仍是和知识, 理性思考相关。然而灵或神字表明人之奥秘虚通处, 以奥通奥, 这才是暗中与上帝相交的意思。

那么, 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让我们来看看马克西姆稍后的话

圣人教导我们心灵 (τόν νοῦν) 应该只思念上帝和他的美德, 应将自己以一种超越知识的方式 (ἀγνώστως) 委身于上帝福祉无以言表的荣光中。理性 (τόν λόγον) 应成为心灵领会之事物的阐释者和颂赞者, 并且要恰当地论述统一它们的模式 (τρόπους)。感官 (τήν αἴσθησιν) 应该遵循理性而行, 从而变得高贵, 这样, 当它想像万物中各样潜能和实在时, 就能向灵魂尽可能地宣告被造物的原则<sup>a</sup>

<sup>a</sup>On Difficulties in the Church Fathers: the Ambigua, 168-9.

上面一段清楚地表明, 理性 (λόγος) 是心灵 (νοῦς) 与上帝相交之经验的阐述和赞美者。可见神学的本质绝不仅是“对信仰的理性反思”, 而是与神相交的经验。也就是说, 神学与灵修本是一体的两面, 二者不可分割, 而理性只是我们灵修经验的阐述者, 也正是这个原因, 笔者反对灵修神学这种说法, 因为它们本是一事, 而非两码事。

人若没有与上帝祈祷相交的经验, 便只能流于自己理性散漫的思考中。东方教会把这种与上帝相交的经验称为心祷, 或更准确一点叫静观。这就是深受加帕多加三教父影响的灵修大师艾瓦格瑞在《论祈祷》第 61 节说的: “如果你是神学家, 你就能真祈祷; 如果你能真祈祷, 你就是神学家。”<sup>7</sup> 照这个标准, 当今时代, 估计没有人敢称自己是神学家了。

理性虽然在神学中扮演着阐释者的角色, 但它唯有建基于心祷的静观传统才能正确地阐释神学。离开了静观传统的理性思考如同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 是靠不住的。

这也是马克西姆说“这些原则只能在起因中 (即心祷静观中) 才能知晓”的原因。这也是笔者谈到的静观之路与学术之路的区别, 虽然如此, 笔者认为否定学术研究的反智主义是错误, 狂妄自大的, 请参见笔者专文《做学问没有用吗?》。

因此, 笔者即反对反智主义, 也反对理性主义。因为理性主义贬低了敬虔生活操练的必要性和根基性, 而反智主义轻忽了理性学术研究的益处和重要性, 这两种取向都是不可取的。笔者推崇的道路是学术之路与静观之路两条腿同时走, 并且学术之路走在前, 静观之路在后。

<sup>7</sup>St. Nicodemos of The Holy Mountain and St. Makarios of Corinth eds., *Φιλοκαλία τῶν ἱερῶν νηπτικῶν: ἐνερανισθεῖσα παρὰ τῶν ἁγίων καὶ θεοφόρων πατέρων*, 3rd ed., vols.1 (Athens: Aster-Papademetriou, 1957), 182.

## 灵魂体三元论人观是否可取？——站在东方教会灵修的角度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5 月 24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封面图：倪柝声

按：中国教会三元论人观流行开来与倪柝声密不可分，如今不少其体系的教会深受他灵魂体三元人论的影响。如何评价倪柝声对中国教会的贡献，又如何处理其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中国教会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笔者就试着从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的角度来评价倪柝声的三元论人观。

### 问：灵魂体三元人观是否可取？

答：简单来说，东方教会灵修传统强调以心为中心的人论，排斥极端的三元人观（诺斯替主义和奥利金主义倾向），故此，笔者对倪柝声的三元人观也抱持一种消极态度。

### 首先，灵魂体三元论人观的历史渊源

灵魂体三元论的解经渊源：见于新约中保罗书信以及《希伯来书》的解经上。其中，“愿你们的灵（τὸ πνεῦμα）、魂（ἡ ψυχή）、体（τὸ σῶμα）得蒙保守”（帖前 5: 23）。《希伯来书》亦说神的道（ὁ λόγος τοῦ θεοῦ）能刺入，剖开魂与灵（ψυχῆς καὶ πνεύματος）。教会历史上有些教父（如奥利金）基于这些经文提出了三元论人观。

灵魂体三元论的哲学渊源，在早期哲学中，人就是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灵魂中一个官能νοῦς nous（英文一般译为 Mind, intellect, 中文被译为理智，灵智或者笔者采用的译法心灵）逐渐灵魂中的其他官能做出了区分，即心灵（Nous）主要是用来默观太一的，这种原则用到基督教灵修就是心灵（νοῦς），或者说灵（πνεῦμα）逐渐画上等号，主要用于与神相交。

灵魂体三元论的教父渊源，最终因奥利金主义遭到教会排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教父们有的将灵与魂做出了明确区分，并建立了后人所谓的“三元论”人观，其代表人物有泰坦（Tatian，约 110—172 年），亚历山大学派的希腊教父奥利金（Origen，185---254），4 世纪的卡帕多西亚教父之一的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330---395）。<sup>a</sup>

<sup>a</sup>关于灵魂体三元论的考察，笔者部分参考下面这篇文章的梳理：徐囿，陶晓辉《灵、魂、体三元论及其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4 期。然而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将三元论与异端亚波里拿留派（Apollinarius，310-390 年）和佩拉纠派做联系，实在草率。

从笔者有限的了解看来，三元论最终遭到早期教会唾弃不但是因为它与早期的诺斯替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因为它与奥利金主义紧密相连。奥利金的弟子，艾瓦格瑞（Evagrius）是 4 世纪灵修界的大导师，他的著作和思想影响深远，遍及东西方，但从未被得到教会认可<sup>8</sup>。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艾瓦格瑞采用了奥利金的二次创世观和三元论人观。

奥利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造人的记载是两次造人，而非一次造人的两次不

<sup>8</sup>叙利亚教会除外，因为多数译作见于叙利亚文，希腊文原文遭到销毁，有学者认为，叙利亚译者翻译他的著作时，对其教义性的错误做出了修正。

同描述。奥利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造的人乃是纯灵体，即 $\nu\omicron\upsilon\varsigma$ /灵，并没有造人的魂和体。第一次造人是完全的，然而不知为何，灵从上帝那里滑落了，在往下掉的过程中灵冷却下来，变成了魂，上帝为了不让魂继续跌落，就造了物质的世界，即人的身体来接受他的魂（即冷却后的灵），这就是人的第二次创造。

艾瓦格瑞受到了奥利金这种异端教导的影响，秉承二次创造观和三元论的人观，遭到了教会的谴责，于 553 年第五次大公会议遭到正式谴责。从此，三元论的人观在早期教会不再流行。

### 其次，中国教会灵魂体三元论人观的渊源

16-17 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们也并不看好三元论人观。三元论人观在中国教会的流行与 19 世纪初期灵恩派运动有直接联系。

“早在 1905 至 1908 年间，第一波灵恩运动中产生的几个西方灵恩派教会，如“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五旬节会”(Pentecostal Church)和“使徒信心会”(Apostolic Faith Mission)就分别在中国的湖南、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展开传教工作。它们还创办了《五旬节真理报》、《通传福音真理报》等刊物来强调“受圣灵说方言”的必要，从而吸引了魏保罗、张灵生、张巴拿巴、敬奠瀛、倪柝声、王载、王明道等一批中国籍传道人（王明道在 30 年代脱离使徒信心会，并在《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中批评了该会存在的一些问题）。1919 年，魏保罗、张灵生等人在山东潍县建立了类似使徒信心会的“真耶稣教会”；两年后，敬奠瀛在山东泰安建立了类似神召会的“耶稣家庭”。到 1923 年，倪柝声（1903-1972）终于在宾路易夫人和史百克等人的“属灵著作”影响下脱离外国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并与王载一起在福州成立了一个非宗派性的独立华人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又叫“小群教会”或“地方教会”等）。<sup>9</sup>

让三元论人观在中国教会扎根的人物是倪柝声，倪氏的三元论思想得益得益于宾路易夫人、史百克、慕安德烈、阿福特的启发，其中尤以来自宾路易夫人和史百克的启发最多。他早在青年时代便阅读过宾路夫人的代表作《魂与灵：圣经心理学浅释》（“Soul and Spirit” A Glimpse into Bible Teaching on the Highway to Spiritual Maturity, 1913）<sup>10</sup>，而且还曾公开承认自己将“灵”与“魂”区分开来的想法最初就是来自后者的启发。<sup>11</sup>

在倪柝声的著作《属灵人》中，他引用新约福音书以外的书信来论证其三元论思想，主要包括帖撒罗尼迦前书 5 章 23 节、哥林多前书 2 章 14-15 节和 15 章 44 节、希伯来书 4 章 12 节、雅各书 3 章 15 节、犹大书 19 节等）。<sup>12</sup>

在解释灵、魂、体的区别及其各自的功能时，倪柝声的说法与宾路易夫人和史百克差别不大。他同样认为“灵”代表人里面最高贵和神圣的部分，具有直觉、交通（沟通）

<sup>9</sup>徐国，陶晓辉《灵、魂、体三元论及其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123-4 页。

<sup>10</sup>关于宾路易夫人的三元论思想，可参阅 Jessie Penn-Lewis, “Soul and Spirit”: A Glimpse into Bible Teaching OI Z the Highway to Spiritual Maturity, London: Overcomer Office, 1913.

<sup>11</sup>梁家麟：《倪柝声早年的生平与思想》，香港：巧欣有限公司，2005 年，第 57—67 页。

<sup>12</sup>倪柝声：《属灵人》（第五版），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2 年，上册，第 49-72 页。

和良心三种功能；<sup>13</sup> “魂”代表人的自然生命，具有心思（心智）、意志和情感三种功能；<sup>14</sup> “体”代表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物质躯壳，具有邪情和私欲等天然倾向。<sup>15</sup>

以上就是倪柝声三元人观的基本背景介绍（注：笔者并非专门研究倪柝声的学者，欢迎读者指正）

### 最后，站在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看倪柝声三元人论的可取性

站在东方教会的角度，倪柝声的三元论与教父们谈的三元论并不一一对应，甚至可以说在界定三元的功能性方面二者有雷同之处，但关系不大。教父们谈的三元论主要是奥利金的划分，而非倪柝声的划分。

教父们说的灵即 *Nous*，主要指与神相交的功能。教父们有时区分灵与魂的不同，有时则将它们看成一个，认为 *nous* 或灵只是魂中较为精微的部分罢了。

而魂（ἡ ψυχή）按柏拉图的三分法分为理性（λογιστικός），欲望（ἐπιθύμοστικός）和愤怒（θυμόστικός）的官能，其中理性主要指语言和逻辑推理功能，有些教父甚至将自由意志，良心等功能都放在理性上，因为他们几乎将理性与灵等同看；而欲望和愤怒泛指各种情感，即我们说的七情皆是在此二者之下，只是欲望的情绪较为被动，而愤怒则是较为主动的情绪。此外，魂里面还有着想象力等能力。

体，即身体的官能主要是指身体感官，以及亚当堕落后身体天然的欲望，如饥渴，疲乏等，教父们有时称为身体的朽坏性。也包括倪柝声说的身体中邪情和私欲等天然倾向，即肢体中犯罪的律，教父们称之为犯罪的冲动（教父们并非认为身体本身是恶的，而是指出这种身体中犯罪的冲动是恶的，而这种冲动是亚当犯罪后身心分离的结果之一，读者若愿意，亦可称之为原罪）

不但三元的功能和所指有所不同，而且东方教会灵修人论的核心不在这三元上，而在心。就是说，按东方教父灵修传统，人虽然可以划分为二元或三元，却都是以心为中心的（请参见作者的讲座：[心为中心的人论](#)），人所有的官能都以心为根基，都隶属于心，就像树根与其枝叶的关系。

一位 7 世纪后期的著名叙利亚教父，尼尼微的圣以撒（St. Isaac of Nineveh, 约 613---约 700）<sup>16</sup>说，

“清明之心灵/思 (Purity of the mind) 与清心 (purity of the heart) 有别，正如一个肢体与全身的区别。心灵只是灵魂的一种官能，而心掌控内在的所有官能：它是众官能之官能，是它们的根本。如果根部是圣洁的，那么它的枝干也是圣洁的；但如果只是一个枝干圣洁，就不是那么回事了。”<sup>a</sup>

<sup>a</sup>Isaac of Nineveh, *Discourses*. Part I. Mar Isaacus Ninivita: De perfectione religiosa, edited by Paul Bedjan (Leipzig, 1909; reprinted 2007), 29. 另参考 Brock, *Syriac Spirituality*, 151.

<sup>13</sup>倪柝声：《属灵人》，中册，第 81-83 页。

<sup>14</sup>同上，第 243-244 页。

<sup>15</sup>倪柝声：《属灵人》，上册，第 73-74 页。

<sup>16</sup>尼尼微的圣以撒是最具影响力的叙利亚作者，他的作品很早就翻译成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后来的斯拉夫语，对希腊静修传统影响深远。参 Brock, *Syriac Fathers on Prayer*, 242.

因此，基督教灵修的正确人论是以心为中心的，普遍接受的二元论人观无论中西方都无可争议，但最具争议的却是三元论的人观。在教会历史上与诺斯替主义和奥利金主义及其弟子艾瓦格瑞相连，被打了危险的印记；而在中国教会随着灵恩派的兴起（显然与宗教改革矫枉过正，将修道传统以及心祷默观操练抛弃有关系），在倪柝声的影响下，三元论人观再次流行起来。

笔者站在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的角度，认为倪柝声体系下的三元人观充满危险性，并且不为早期教会修道传统所接受和认可，读者需警惕其中的教导。

注：关于倪柝声的学习以及他跟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的对比，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本文仅仅是抛砖引玉，盼望读者指正。笔者愿意站在东方教会灵修的视角，为倪柝声体系下产生的教会和灵修操练提供一个参考。

## 关于《朝圣者之路》的一些评语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8 月 27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几年前，我曾问导师翻译《爱神集 Philokalia》，导师说应该先翻译《朝圣者之路》。可见导师对《朝圣者之路》的重视，因为从很多层面来说，它都是引荐《爱神集》的最佳入门读物。目前，在网络上已有两个中文译本<sup>17</sup>，可惜都缺乏序言，版本介绍，注脚和按语等基本学术信息，容易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其做序言，版本介绍等学术性的补充，而是为着读者的益处，给这本书做一个整体的评价，以避免读者在阅读该书时容易产生的误解和误读。

笔者就听闻读者效法书中朝圣者的做法，一次做耶稣祷文 3000 次，或者希图像他那样五个月就能达致不止息祈祷的境地。在未经神师的指导下，这些做法和企图都是不可取的，并且十分危险。

笔者对该书的总体评价如下：

这本书在以下两方面堪称介绍心祷的极佳入门读物：

1) 由于传记的文体和故事性，这本书相较于《爱神集》更易于阅读，并且具有极强的代入感，非常吸引人。因此，该书能极大地激发人对心祷的兴趣和渴望。

2) 书中的不少教导较为集中反映了《爱神集》中关于心祷的主题，亦可为介绍心祷的指南之一。

然而，在实践的层面，笔者不推荐读者效法这位朝圣者的做法，也不可暗示自己能像他那样“速成”。传记中的朝圣者是在神师指点下来操练的，是这位神师针对这位朝圣者的个人指导，不具备普遍参考和效法的意义。朝圣者之所以能速成也是因为有神师的指导和祈祷的缘故。

对于没有神师的国内信徒而言，笔者建议慢慢来，切忌求速成，操练过度。笔者建议操练心祷的读者都限制自己在唇舌祈祷的层面，除了谦卑悔改外，不可再祈求自己有进深的属灵体验和感受（在没有神师的指点下，这是十分危险的）。

为这个祷文建立一定的成长次序是可能的。

· 第一阶段，关乎唇舌：我们用嘴唇说祷文，同时试图将注意力集中于圣名和祷文。

<sup>17</sup>在国内通常译为《慕善集》或《爱美集》，希腊原文为：φιλοκαλία，φιλο有相亲相爱之意，καλία字面意思为善的，美的，希腊哲学中指太一，即至高神，在基督教语境下就是指上帝。故笔者翻译为《爱神集》。此俄文译本未俄罗斯修士派斯·维利科维斯基 (Paisii Velichkovskii 1722-1794) 翻译，然后于 1793 年在莫斯科出版，题目为 Dobrotolublye，后 1822 年在莫斯科再版。该版就是《俄罗斯朝圣者之路》中的朝圣者所使用的版本。该书目前已有译本在网络上可以找到。1. <https://theological.asia/%e6%9c%9d%e8%81%96%e8%80%85%e4%b9%8b%e8%b7%af-%e7%ac%ac%e4%b8%80%e7%ab%a0/>; 2. <http://www.orthodox.cn/catechesis/wayofpilgrim/>，这个版本译自香港及东南亚都主教教区，却并没有介绍译者，也没有告知基于哪个版本翻译，故无法知晓是根据英文译本还是俄文翻译的。该译本亦缺少必要的注释和序言等信息。另一个译本出自台湾天主教两位神父之手，笔者手中没有此书，故无法做出判断。出版信息如下：佚名《俄罗斯朝圣者之旅与朝圣者的再出发》，刘鸿蔭、李伟平译，台湾：光圆文化，2005。

- 第二阶段，我们不再动嘴唇，而是在我们心里，无声地 (mentally) 读耶稣基督的名和之后的 [祷文]。
- 第三阶段，心灵和心配合一起行动：心灵的注意力集中于心并在那里祈祷。
- 第四阶段，祷文变得自我驱动 (self-propelling)。当祈祷在心里确立，在没有我们特别努力的情况下，[祈祷] 在那里持续，同时心灵保持专注 (concentrated) 时，这就发生了。
- 第五阶段，祷文充满了祝福，在我们心中开始像一团温和的火焰，作为从至高处而来的启示 (inspiration)，以一种圣爱的感觉使心喜乐，在属灵的默观 (contemplation) 使心灵欢欣。这最后的阶段有时伴随着神光的异象。

笔者对国内信徒操练耶稣祷文的建议是：在没有神师的指点下，操练耶稣祷文就停留在第一阶段，不要希图进阶到 2-5 阶段。

## 沙漠教父所有的祷告生活都是在实践心祷吗？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2 月 19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这是《沙漠教父言行录与心祷默观传统》讲座的系列问答之三和四，因主题都涉及心祷，故合成一个问答。

**答：**简单来说，这基本正确。

心祷是灵修生活的根。因为心祷就是清心的意思，按阿爸摩西的观点，一个人只有达到清心才能进入天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说法几乎是正确的。心祷就是不止息地忆念上帝（巴西尔《长会规》第 5 条），在早期心祷还部分地包括不止息地默想圣经，颂咏诗篇；沙漠教父为了抵抗魔鬼的诡计，而做的简短祈祷，也叫箭头祈祷也是心祷的来源之一。在《言行录》中对阿爸矮子约翰有这样两处记载，

**据说，有一天他正在为编织两个篮子编绳，可他一不留神却把它织成了一根绳子，长到触墙，这是因为他的灵完全沉浸在默想之中。（矮子约翰 11）**

一天，一个弟兄到阿爸约翰那里去取藤篮。他从屋里出来对他说：“弟兄，你来干什么？”他回答说：“阿爸，是采取藤篮的。”于是，他回到屋里去拿，可忘了这事，自己坐下来继续编织起来。那位弟兄又敲门，阿爸约翰又从屋里出来，弟兄就对他说：“阿爸，请您把藤篮给我吧！”可老先生再次进屋时，又坐下编织起来。结果弟兄又再次敲门，阿爸约翰又出来问：“弟兄，你来干什么？”他回答说：“阿爸，来取藤篮呀！”这次，阿爸约翰拉着他的手，领他进屋说：“你如果要取这些藤篮，就赶紧拿走吧，老实说，我真的没时间理这些琐事。”（矮子约翰 30）

以上两个故事是称赞阿爸矮子约翰的心祷专注力，因为他全神贯注地与上帝相交，以至于忘记了他手头所做的事情。

在早期教会，有一日七次固定时间祈祷的习惯（参诗 119：164）。而这种习惯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信徒养成不止息祈祷的习惯。按塞浦路斯的主教伊比芬尼的言行录路，我们得以知道此点。

**这老先生还说：“大卫这位先知在夜间祷告，他半夜醒来，天未亮就祷告，天亮了他又站在主面前；凌晨时他祷告；傍晚与晌午他也祷告，所以他才能说：‘一天七次赞美你。’”（伊比芬尼 7）**

有人向塞浦路斯的主教伊比芬尼述说他在巴勒斯坦的修道院所发生的事：“按照您的指示，我们没有忽略宜唱诗篇，也严格诵读第三、第六、第九时祷的经课。”而伊比芬尼纠正他，说：“很明显，你们忽略了其他时祷，等于忽略了不住祷告的原则。修士必须不住地在心里充满祷告与诗篇的宣唱。”（伊比芬尼 3）

当然，心祷的操练与攻克己身，行公义，好怜悯以及参加教会礼仪（尤其是圣餐）也是密不可分的。

**问：清心是否就是圣洁？**

**答：**总体来说，清心程度更深一些。我们谈一个人是圣洁的，有可能是指他外在的表现，如品格，守信，诚实好客等，但他心里的实情如何，我们是不知道的。但对沙漠教父来说，光有这些外在的品行是不够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清心，因为那才是进入天国的唯一途径。叙利亚的圣以撒说，心是根，心思是其中一个枝干，如果根清洁了，整棵树就清洁，如果只有一个枝干清洁，其根没有清洁，那人还是不清洁的。这里的心，作为人的最核心处，要得到清洁。上帝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上帝看人的内心，看它里面有没有私情邪念，因为我们一切的罪行都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清心要比单纯的圣洁来得更深。

## 圣灵的作用在沙漠教父的传统中是否被强调？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2 月 1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这是《沙漠教父言行录与心祷默观传统》讲座的系列问答之二。

### 问：圣灵的作用在沙漠教父的传统中是否被强调？

答：单看《沙漠教父言行录》，似乎看不到圣灵的作用。

但从笔者讲授的《爱神集》来看，圣灵的作用至关重要：一个人灵性生活的开端和成全都在乎圣灵。在早期教会，教父们一致认为受洗就是领受圣灵。在领受圣灵之后，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圣灵的恩典在我们心中彰显出来，这个彰显的过程就是灵修的过程。站在个人努力的角度，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圣化，就是改正坏习惯，养成好习惯；站在上帝恩典的角度，就把这个过程称为神化。

神化其实就是圣灵逐渐充满你内心的过程，即人越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的恩典就越发在他心里彰显和充满；因为我们与上帝的合一不是在位格上，也不是在本质上，而是在恩典上。

我们在《沙漠教父言行录》中看不到提及圣灵，但不代表其中没有圣灵的工作。显然，灵修始于受洗领受圣灵，终于圣灵充满人心。因此，没有圣灵，就没有灵修。我们现代将灵修简化为读经祷告。但对于沙漠教父们来说，所谓灵修是从事一场真实的属灵争战，其中有天使，有魔鬼，有上帝。而修士们唯一的武器就是靠着呼求主耶稣，才能胜过这场属灵的征战。而现代心理学，基本排除了这种灵界争战的根本因素，可谓治标不治本。如果心理学能从根本上能解决人身心的疾病，那主耶稣就无需道成肉身了。

# 神学与历史

## 永恒中圣父发出圣灵到底有没有通过子？

以下是一位学员的问答，稍作修订，以抛砖引玉。

问：请问永恒中圣父上帝发出圣灵上帝到底有没有透过子，或者有子上帝的因素。

\*\* 答：

\*\* 虽然尼西亚信经没有提及，当然有子的因素。尼撒的格列高利，认信者马克西姆等很多希腊教父都认为圣灵的发出是通过 (through δία)，关于这点东西方都是公认的，但天主教的和子句，东方教会始终保留意见，这涉及到更深的问题，就是上帝是“一”的根源到底是本质上，还是位格上的，东方教父们在反对异端的过程中，是从父、子、圣灵一个一个来论证的，因此，更偏向于上帝是一，就是父，因为父生子，发出圣灵，父是这个一的源头。天主教似乎更偏向于本质是一，因此，父和子发圣灵就是可以的。

问：感谢回复。也就是说不仅仅在经世，即使在永恒中，父发圣灵是 through 子。那么永恒中父生子有 through 圣灵吗？

\*\* 答：

\*\* 我上面说的都是永恒中的。当然父生子不 through 圣灵，因为父是子的直接因，而圣灵是通过了子，因此父是圣灵的间接因，这直接因和间接因就是区分圣子和圣灵的关隘。教父为了将子和圣灵区别开来，在词汇（生与发出）和逻辑的起因上（一个是直接因，一个是经由子）都做了区分。以上基本是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观点。

经世就是父、子、圣灵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他们的能量是一，巴西尔书信 8 中用了绳子的比喻来说明父、子、圣灵如何在经世中行事，就是说，在圣经的记述中，有些是父做的，有些是子做的，有些是圣灵的做的，比如说是子道成肉身，十架复活，是圣灵五旬节降临，是父在耶稣受洗时说话等，但并不是说，子可以完全没有父和圣灵的参与和同意而做事，其他也是如此，这就像一根绳子，父在一头，圣灵在另一头，子在中间，无论是两头动，还是中间动，其他两位都是参与了的，因为他们的能量是一，动作是一，意志是一。

## 景教是异端吗？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近来有好几位学员和好友问起景教是否是异端，我们该如何看待景教的问题。我把他们的问题归结一下，并简要回答如下：

问：景教是异端吗？它是否等同于聂斯托留<sup>a</sup> (Nestorios Νεστόριος) 异端吗？

<sup>a</sup>本文无意于探讨聂斯托留本人是否持有聂斯托留异端观点。目前学界都认为聂斯托留并未持有拜占庭所列举出的异端思想。因为我们对聂斯托留思想都来自于拜占庭单方面的信息，而对聂斯托留本人的著作缺少了解，马可·狄更斯等学者已经开始为聂斯托留辩护，主张应该把聂斯托留与聂斯托留异端分开来看。请参见：2010: Mark Dickens, “Nestorius did not intend to argue that Christ had a dual nature, but that view became labeled Nestorianism (PRO),” in *Popular Controversies in World History: Investigating History’s Intriguing Questions*, ed. Steven L. Danver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pp. 145-162. 关于聂斯托留本人留下的残本，请参见：The best report of the discovery and the most thorough critical study of the text and its history is L. Abramowski’s *Untersuchung zum Liber Heraclidis des Nestorius* (CSCO Subsidia 22, whole no. 242, 1963). The Syriac text was edited by Paul Bedjan in 1910 (Nestorius, *Le livre d’Heraclide de Damas*, Pari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Driver and Hodgson, *Nestorius*, was published in 1925 based on the Bedjan edition. L. I. Scipioni, *Nestorio e il concilio di Efeso* (Milano, 1974), defends the authenticity of a part of the Bazaar (Book I, part I, pp. 7-86 in Driver and Hodgson), which Abramowski attributes to a “Pseudo-Nestorius” sometime between 451 and 470.

\*\* 答：

\*\* 简单来说：景教不是异端。因为景教跟聂斯托留异端没什么关系。聂斯托留异端是拜占庭在失去对叙利亚教会控制后，对景教的一种蔑称。具体详情，请参见叙利亚基督教著名学者塞巴斯蒂安·布洛克 (Sebastian Brock) 的文章<sup>18</sup>。

景教有时称东方教会 (The Church of East)，全称亚述东方教会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官方自称使徒大公亚述东方教会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正是这一只教派最先传福音到中国。

我列举以下三点理由（多数基于布洛克的观点）驳斥那些称景教是聂斯托留异端的人。

### 第一、叙利亚教会都宣称是源自使徒多马的传统，而非由聂斯托留所创。

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教会很可能在一世纪末，二世纪初就已经成形。所以景教并非五世纪的聂斯托留所创，乃是使徒多马所传。聂斯托留从未在叙利亚教会担任过任何神职。叙利亚传统和信仰跟聂斯托留也没有什么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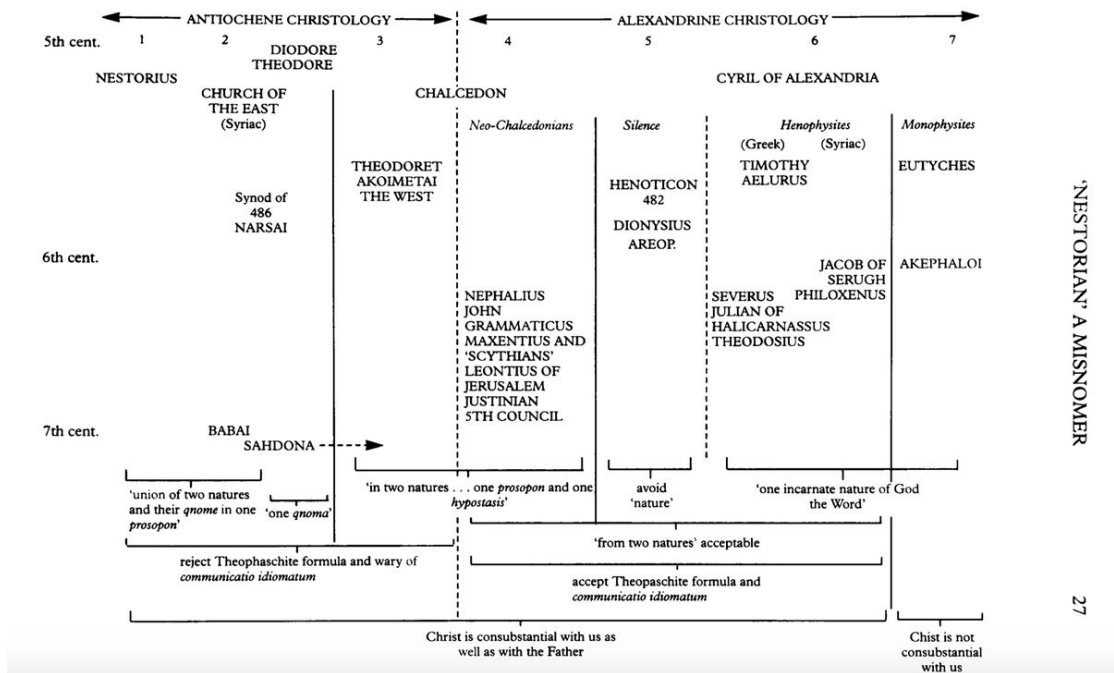
<sup>18</sup>具体参见：Cf. Sebastian P Brock, “The ‘Nestorian’ Church: A Lamentable Misnomer,” in *The ‘Nestorian’ Church: A Lamentable Misnomer*, ed. Kenneth Parry and J F Coakley,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Manchester: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1996), 23-35. 下载地址请见：<http://www.syriacstudies.com/wp-content/uploads/2018/08/12-the-Nestorian-church.pdf>

正如 1976 年神父丁克哈 (Mar Dinkha) 所说: “聂斯托留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是个希腊人。”<sup>19</sup> 大约 650 年前 (即约 1326 年), 一位尼希比 (Nisibis) 的大主教阿布迪所 (‘Abdišo’) 写道: “至于东方教会, 他们从未改变信仰, 而是持守从使徒领受的, 他们被称为“聂斯托留异端”实在不公, 因为聂斯托留不是他们的大首牧 (暗指聂斯托留曾是君士坦丁堡主教), 叙利亚教会的人也不知道他的语言 (即希腊语)。”<sup>20</sup>

东方教会的基督论传统来自于一位比聂斯托留更早的主教摩普苏提亚的迪奥多 (Theodore of Mopsuestia)。并且景教对聂斯托留的敬重, 并非源自于他们熟悉聂斯托留的教导, 而是因为他们将聂斯托留看成是安提阿基督论传统的殉道士 (这当然带着政治和教会神学上的张力)。因此, 称景教为迪奥多派更为公允。<sup>21</sup>

## 第二、希腊传统和叙利亚传统, 在希腊词位格 (Hypostasis) 和其对应的叙利亚词 qnoma 的理解上不尽相同。

qnoma 一词的意义要比 Hypostasis 广很多。按布洛克的理解, 当叙利亚教会说 “两个本性和他们的 qnoma” 时, qnoma 并非像希腊人理解 Hypostasis 的那样是自存的 (self-existence), 而是像 “个性的显现 (individual manifestation)” 的意思<sup>22</sup>。因此, 叙利亚传统说基督有两个 qnoma 时, 并非像希腊人理解的那样认为是两个自存的 hypostasis. 因此, 一旦人读到叙利亚教父说基督有两个 qnoma 时, 不可断然宣称他们就是聂斯托留异端。



5-7 世纪基督论表, 摘自布洛克 27 页

<sup>19</sup>同上, 第 35 页

<sup>20</sup>同上。

<sup>21</sup>参, 同上, 第 29 页

<sup>22</sup>同上, 第 28 页。其他术语的不同理解, 见 26-28 页。关于景教称玛利亚是基督的生育者, 而非上帝之母的称呼, 请见 30-31 页。

**第三、按现代学者研究，虽然迦克墩会议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即第四次大公会议试图使亚历山大传统和安提阿传统和睦，但效果却相反，造成的冲突持续到 7 世纪阿拉伯入侵。**

叙利亚教会拒绝迦克墩会议决议有两个原因。

首先，所谓的大公会议局限于罗马辖区，罗马境外的教会并未参与会谈过程，只是在决议通过后再决定是否采纳。换句话说，在他们信仰未被理解和表达的情况下，他们就被迫选择去接受或拒绝这些会议决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有理由按他们对信仰的理解去拒绝。

其次，早在迦克墩会议之前，叙利亚教会也开始了自己的教会会议：东方会议 (*Synodicon Orientale*)<sup>a</sup> -----自 410 年开始到 790 年。这些会议一方面接受了尼西亚信经，另一方面也显明叙利亚教会作为罗马境外教会，享有同等的传自使徒的教会自治权。<sup>b</sup>：从这个方面理解，他们拒绝迦克墩会议并不等于他们就是异端，更不代表他们就是聂斯托留异端。

<sup>a</sup>Edited with French translation by J.B.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2)

<sup>b</sup>笔者就读到过一些学者引出会议的内容，指出：早在迦克墩会议之前，叙利亚教会会议就决定了自己的自治权，以独立于罗马教会。

景教被蔑称为聂斯托留异端上千年，却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教派，其功至伟。称景教在中国消亡是因为它是异端，更是对景教极大的误解。笔者以为，景教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因为找不到文献论证，而是因为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谈基督教在中国，景教研究更该是首当其冲了。

## 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就堕落了吗？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 月 7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自从笔者信主以来不时听到这样的观点，他们宣称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就彻底堕落了。因此中国教会要回也是回到使徒教父时代，而不是回到君士坦丁之后的时代。

笔者自 2015 年来美学习以来，先后了解了希腊教会、叙利亚教会（包括景教），也算是阅读了些许的希腊和叙利亚教父文献，教会决议和教规，礼仪文书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君士坦丁之后的文献。越来越觉得以上观点，缺少足够的论据，过于偏激，值得摒弃。因此，本文主旨就是驳斥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

### 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了，却没有堕落

笔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了，却没有堕落。

在我看来，腐化不等同于堕落。堕落是指教会出现了异端的教导，教会全体公然抛弃了主耶稣基督通过使徒留下的礼仪和教训；腐化是指教会出现了腐败的现象，例如买卖神职，贿赂，犯奸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会世俗化。

因为我们仍承认君士坦丁主持的尼西亚会议，尤其是尼西亚信经。当初的改教先锋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也频繁地引用君士坦丁之后的教父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如果说教会堕落了，那我们应该拒绝，并且大声唾骂君士坦丁之后，到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之间的一切教会文献，将之视为粪土，至少我们可以完全无视之，并且宣称我们要回到使徒教会时代，而不是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然而，这种观点非常不公允，据笔者涉猎的文献来看，教会，甚至是以君士坦丁所代表的皇权都在竭力做一件事：延续使徒所传下的教导和礼仪，并且竭力使之完善。他们并没有唾骂使徒，抛弃使徒的教导和礼仪，而是竭力遵从保守，并完善之。



君士坦丁主持的尼西亚会议及信经

因此，笔者要问：如果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是竭力持守使徒留下的一切，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而不去学习君士坦丁之后的一切教会文献和传统呢？难道我们了解的使徒文献和教训比他们还多，以至于我们敢这样断言说，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因为君士坦丁之后的教父和信徒全体抛弃了使徒的教导？显然，这种观点非常极端，并且毫无根据。

## 君士坦丁带来的教会腐化

因此，笔者拒绝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但接受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说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了，难道教会没有给出相应的举措来“反腐”吗？当然有的。

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出现了不少腐败的状况，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当然，也回响了着马丁路德对当时罗马帝国腐化的批评），但说它彻底堕落却非常极端，因为教会也相应的采取了不少反腐促使，如修道主义的兴起，礼仪祈祷文本的建议，教规的形成，大公和地方会议的召开等。

313 年，君士坦丁与东罗马帝王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不但容许“基督徒自由与无限制地践行他们自己的崇拜形式”<sup>23</sup>，而且督促政府官员或个人即刻无偿归还基督徒一切教产，不可拖延。<sup>24</sup> 随后，教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教会收到了来自皇帝，官员和贵族的海量奉献；教会领袖如同当今的马云，高官，受人尊敬；教会神职人员的地位迅速成为帝国内一种可以与政权相当的存在。<sup>25</sup> 简言之，教会神职就像现今大家考公务员去做官，下海经商赚大钱一样，大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出现角逐主教、买卖神职，神职人员懒惰挥霍，生活腐化等问题。例如，397 年，金口约翰当选君士坦丁主教后，就开始了一系列反腐行动。他罢免了六位被发现买卖神职的主教，谴责神职人员懒惰，不坚持晚祷，辞退单身神职人员家中照顾家务的女仆。他检查教会财政，要求立刻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对教会无益的开支，将教会日常开支多余的部分作为基金给医院，并建立更多的医院，派遣虔诚的神父和医生、厨师以及来自教会的单身义工参与到医院的服侍中。如此，当地的穷苦人和因远途有疾病的旅客能得到照顾。他劝告教会中的寡妇，不要在意服饰的华美，并建议其中一些人再嫁。<sup>26</sup>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教会（无论是哪个派别的教会）也无法彻底避免腐败的情形。但教会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教会反腐举措，就是另一码事了。以下，我举出君士坦丁之后，面对教会腐败，教会给出了三个反腐举措：修道主义，教规和礼仪的形成。这三类措施并不能完全根除教会的腐败，却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抑制的作用。对于现今中国教会面临的世俗化问题，亦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 教会反腐三举措：修道主义，教规和礼仪的形成

### 修道主义的兴起为教会反腐提供了灵性基础

修道主义兴起于四世纪-----尤其是在君士坦丁之后绝非偶然。

教会自诞生就埋下了修道主义的种子：在精神上，是出于主耶稣和使徒保罗的话，在形态上，是教会出现了一批为主守独身的人。主耶稣在谈论休妻的时候，曾说：“还有些

<sup>23</sup> 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458 页

<sup>24</sup> 同上，459 页。

<sup>25</sup> 同上，435-475。

<sup>26</sup> 具体请参见，我在世代发表的文章：流放金口约翰：一位帝国首都主教的遭遇，《世代》第 4 期，2018 年春季号。网址请见：[流放金口约翰：一位帝国首都主教的遭遇 / 袁永甲](#)

独身者 (εὐνοῦχοι)<sup>27</sup> 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己成为独身的。谁能接受, 就接受吧。(太 19: 12)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亦鼓励人为主守独身, 并说: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林前 7:7)" 这话与主耶稣的话如出一辙, 就是说, 教会一定会出现一批为主守独身的人。

简单来说, 修道主义的兴起是教会早期殉道精神与为主守独身传统的结合, 亦是抵抗君士坦丁之后教会腐化的一种运动。修士们出来修道, 是拒绝将天国与人国, 神权与政权混而为一, 是对主耶稣的话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 18: 36)" 的正确回应。

在君士坦丁之后, 我们看到当时大部分主教都是来自修道群体或者是为主守独身的人, 例如大圣巴西尔, 神学家格列高利, 金口约翰等。至于叙利亚传统, 那更不用说了, 从使徒多马开始, 就能见到后来教会的影子, 即教会神职人员群体 (尤其是主教, 神父还可结婚) 和平信徒群体基本上是按照修士群体和结婚群体划分的, 这当然也基本成了东方教会默认的惯例, 即主教只能是为主守独身的人, 并且绝大部分来自修院。

### 教规的形成给教会 (尤其是神职人员) 提供了反腐机制

在教规方面, 首先是大公会议留下的教规, 其次是地方会议留下的教规, 再次是教父牧养教会时留下的文献。其中以大公会议留下的教规最具权威。

很多人听说过, 尼西亚信经和尼西亚会议, 却不知道, 这个会议针对当时的教会情况留下了 20 条教规。<sup>28</sup> 此后的大公会议都留下不少处理教会事物的教规。

这些教规一半以上的内容是限制主教职权, 提高神职人员选拔要求, 防止神职人员腐败的。其他的内容包括教会会议的召开, 对异端的处理, 处理平信徒重婚, 犯罪等事宜, 平衡修院与教会的关系等。

对这些教规的内容, 中国教会整体而言知之甚少, 倘若深入学习研究, 必对中国教会的未来大有裨益。

### 礼仪和祈祷文本的形成成为信徒灵性生活提供了指南

礼仪最初是以洗礼和圣餐礼<sup>29</sup> 展开的, 并以此为中心延伸至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到一年 365 天<sup>30</sup>。礼仪和祈祷文本中圣经的话 (尤其是诗篇) 以及教义信条占据着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

<sup>27</sup> 希腊词 εὐνοῦχοι 直译为阉人, 但从上下文看, 我觉得中文标准译本和圣经新译本翻译更合适, 即译为独身者, 或没有结婚的人, 因为使徒的话, 不如不娶就是这个词的真实意思。这词的希腊文最初是指为了照顾妇女内室, 因为将人阉割的人 (该希腊词由: εὐνη 床 + εχω 有组成)。

<sup>28</sup> 具体内容, 请参见: Tanner, Norma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London: Washington, DC: Sheed & Ward;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 6-16.

<sup>29</sup> 关于圣餐礼仪文献的早期形成, 以及学术研究, 请见: Bradshaw, Paul F. Essays on Early Eastern Eucharistic Prayers.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1997.

<sup>30</sup> 希腊文版的西尼克德莫斯 (Synekdemos) 》涵盖一年 365 天信徒礼仪祈祷文书, 《西尼克德莫斯 (Synekdemos) 》是希腊正教会十分流行的祈祷文书, 原书有 1300 多页, 最新版本请见: Greek Orthodox Service Book - Megas Kai Ieros Synekdemos Orthodoxou Christianou. Greece: Papadimitriou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英文版只翻译了其中第一部分, 请见: Vaporis N. Michael ed. Daily Prayers: For Orthodox Christians, The Synekdemos. Brookline, MA: Holy Cross Orthodox Press, 2007. 英文网络版请见: <https://www.goarch.org/-/the-synekdemos-daily-prayers-for-orthodox-christians#Morning%20Prayers>

礼仪中除了教会神职人员用的圣餐礼仪，主要指金口约翰礼仪和大圣巴西尔礼仪，还包括洗礼，神父主教按立礼，傅油礼，教堂早晚祷，圣徒纪念日，为信徒举办丧礼，婚礼，妇女生孩子前后的祝福，孩子出生后的奉献礼，信徒新建或新买房子的祝福礼等，涵盖信徒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sup>31</sup>

针对信徒的礼仪文本，也有每日的早晚祷告，餐前祈祷，睡前祈祷等。

总之，自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得以开始整理自使徒时期传下来的礼仪文献，以洗礼和圣餐礼为核心，向外拓展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祈祷文书，建立纪念主耶稣的节日等，为教会信徒灵性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指南。

中国教会应该学习早期的礼仪文献，不可视之为教会腐化后的糟粕，而是要看成是教会反腐的举措之一，对于信徒灵性生活的培养是功不可没的。

以上，笔者反对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并鼓励读者积极研究早期修道、教规和礼仪文献，以期为中国教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

<sup>31</sup>例如，Service Book of Holy Eastern Orthodox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北美安提阿东正教出版，第12版，2006.

## 东方教会的救恩观——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兼澄清公孙姑娘对笔者的误解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3 月 31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笔者的视角始终是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笔者在为它开路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障碍物”（比如一救永救的教导），为了剔除它们，才有了笔者的系列文章。这并非因为笔者好辩，而是站在东方教会传统对中国教会的善意提醒。本文回答了一些读者和学员的疑问，兼澄清公孙姑娘文章中对笔者的误解。

### 问：什么是东方教会的救恩观

\*\* 答：

\*\* 东方教会的救恩观，阿塔纳修用一句话基本概况了：上帝成为人，为了让人可以成为“神”。这是站在本体论去探讨救恩的，希腊人喜欢本体论。而笔者喜欢讲爱，把这句话换成中国人爱听的话就是：我们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本体论和爱其实是一码事，因为上帝就是爱。那爱上上帝爱人的就是与上帝相交，与上帝相交就是生命，就是永生。

站在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的视角，教父们会反对一救永救的教导，反对“不可抗拒”的恩典，反对人全然败坏到只会作恶，或不由自主地“同意”（即无法拒绝）神恩的地步，反对救恩全然出于上帝以至于人完全没有参与救恩的过程，反对仅仅理解救恩为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而不是我们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关系。此外，教父们也不会公开在教会宣讲预定论，因为预定论首先是个奥秘，于上帝而言是合宜的，但信徒若拿来宣告自己一救永救就僭越了上帝救人的主权，变相“强迫”上帝救他了。

### 问：您的文章是不是否定传统救恩论？救恩与成圣是两码事吗？

答：笔者认为，若传统的救恩论是指将因信称义等同于救恩，甚至认为上帝会在某个时间点或时段借着因信称义的方式“预定”一个人的救恩-----这恰恰是一救永救的教导，那么东方教会是否定这种传统救恩论的。对东方教会而言，成圣才等于救恩，因信称义只是救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东方教会认为救恩不是在一个时间点或一个时间段确定的，而是我们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

正如结婚是在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但结婚只是婚姻的开始而非结束，婚姻是一生的过程，是血约。照样，因信称义，受洗加入教会只是人加入教会，嫁给主耶稣的开始，换句话说，因信称义和受洗只讲明一件事：我们与主结婚了，但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段婚姻是否能白头偕老。

婚姻关系是需要经营和维持的，妻子应对丈夫保持忠贞，听他的话，否则她嘴上说爱丈夫，行为上却出轨，犯奸淫，怎么说她真心爱丈夫呢？照样，那嘴上说主啊，主啊，我爱你，转个身就犯罪得罪主的人，怎能说是真爱主呢？结婚是有离婚的，声称嫁给了基督，行为却如同娼妇（指不守主的诫命），还不能忍耐到底，就有丧失救恩的危险了。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将要得救，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守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就是这个意思

## 问：人追求敬虔到什么程度才能得救呢？恐惧颤栗生活的人怎么获得真平安呢？当我们难以做到时，会怎么样呢？

答：笔者的一些浅见，站在东方教会灵修传统这个视角回答，建议仅供读者参考：

笔者以为不要问自己敬虔到什么程度才能得救，或者问自己能不能得救，因为得救的主权在乎上帝，不在乎我们自己如何宣称，因此，这部分上帝负责，交给上帝就好。

而我们要尽好自己当尽的本分，就是存着恐惧颤栗的心遵守主的一切诫命（参：腓 2：12，虽然我们经常引用随后的 13 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却忘了 12 节自己当尽的本分）。

若没有遵守或难以做到，谦卑悔改去努力遵守（主会加力量让人可以遵守的，否则我们就可以推卸责任了）就好；若跌倒了，再爬起来，如此你才能找到真平安。因为哀恸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安慰。努力遵守主的诫命，并且不断谦卑悔改才是得救的正途，这才是笔者所描述的与主生死相许的爱的关系。难以做到和松懈不遵行主的诫命是两码事。难以做到，跌倒爬起来就好，不断谦卑悔改就好；松懈的人是轻忽主的诫命，把他的话当耳旁风，明知故犯，也不放在心上（因为一救永救了），不知悔改者就是如此，他不觉得不遵守诫命是罪，他认为肉体享乐和天国可以同得，这真是痴人说梦。

对那些相信一救永救的人，笔者很难想象他们对主的诫命有多么“积极”。笔者就听说有人嗤笑早期的修道主义传统，认为大家都会上天堂，干嘛这么极端刻苦努力呢？显然，一救永救的教导会暗示信徒可以“松懈”主的诫命不遵守，因为不遵守也没关系，反正救恩已经在一个时间点或时段被永远确立了。这种教导产生的暗示是多么大的狂傲，多么僭越上帝救人的主权。那些因这种教导产生这种暗示的人必然轻忽主的诫命，他们有丧失救恩的危险。他们所拥有的平安也不是真平安，乃是出于他们虚假的幻想和欺骗。

因此，一救永救带来的并非什么安慰和平安，而是对主诫命的松懈和对上帝救人主权的僭越。这种教导造成了教会的世俗化，暗示人可以不必努力就进天国，也是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的路障，应该予以清除。这种教导若持续流行，教会将彻底丧失山上之城，光明之子的见证，人们将谴责基督徒与非信徒无异，后患无穷。

## 澄清公孙姑娘文章《因信称义：驳斥与回应》中对笔者的误解

公孙姑娘加了笔者微信，并发文《因信称义：驳斥与回应》回应我的两篇文章：《因信称义等于救恩吗》和《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虽然笔者以为公孙姑娘似乎未能把握文章主旨，但乐意澄清她对本人的误解。公孙姑娘没有引用笔者文章的任何链接，在驳斥时仅是摘抄了笔者的只言片语，进行驳斥，似乎“着急”了些。故笔者澄清如下：

首先，文章开头就声称笔者是驳斥“驳新教因信称义和预定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笔者驳斥的是教会中一救永救的教导，而非因信称义和预定论本身。文章末尾又说笔者认为是“因信称义的教导让人不遵守律法、不操练敬虔的灵魂”，这也不是笔者文章的观点和结论，显然是一种误解。故此，笔者再次澄清，笔者反对一救永救的教导，而非因信称义和预定论的教导。

其次，文中解读我的文章是“神人合作”的救恩立场，这也是一种误解，笔者在文章明确反对“神人合作”的救恩观，而是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救恩观。

最后，值得赞赏的是，公孙姑娘看似不是神学背景出生，也未引经据典来为她的文章辩护。但她似乎体味到了背后奥古斯丁与佩拉纠的论战气息，即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并且行文中似乎暗示笔者一些立场的合理处，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探讨。

再次感谢公孙姑娘的回应，笔者并非好辩之人，然而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笔者在此澄清自己的观点。

## 从使徒教父看一救永救——以伊格纳丢《致罗马人书》为例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 月 11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简单来说，因信称义的错误应用就是“一救永救论”。

这种应用的强迫点在于只要我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经历我所认为的那个“一次”或“一旦”，我的救恩就万无一失了。换句话说，我得救是由我个人的经历或体验决定的，而上帝必须“被迫”按照他的这种经历或体验来“救”他。在这种情形下，人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基于自愿的爱的关系，而是一种我对我的救恩做主，而上帝被“胁迫”去救的关系，上帝救人的主权丧失了不少。

本文正是基于使徒教父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 (Ignatius of Antioch) 的教导来驳斥这种“一次”或“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观点。

伊格纳丢是继使徒彼得和友阿丢 (Euodius) 之后的安提阿第三任主教，于公元 98-117 年间为主修道。罗马政府因为他是极具声望的主教，就定他死罪，准备押送他到罗马，途径不少城镇，写了七分信件。其中《致罗马人书》<sup>32</sup> 充分展现了伊格纳丢的救恩观：与主生死相许的爱情。

伊格纳丢将救恩看成为达到上帝那里，并且救恩是难以获得的。因为他对那些准备营救他去殉道的罗马信徒说：

“你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是容易的，我要到达上帝那里却是困难的。(1.2, 即第一章第二节, 下同)”

他所理解的达到上帝那里是为主殉道，因为它紧接着就说：

“我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达上帝那里。(2.1)”

伊格纳丢也把“自愿为上帝而死”(4.1) 看成是“达到上帝那里”和“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4.2) 的标记。他说，

我写信给众教会，向众人强调我是自愿为上帝而死的，除非你们阻挡我。我恳求你们不要“不合时宜地恩待”我。请让我成为野兽的食物，通过他们，我可以到达上帝那里。我是上帝的麦子，要被“野兽”的牙齿压碎，好证明我是纯正的粮。而且，你们最好哄诱那些野兽，叫他们成为我的坟墓，不要留下我身体的分毫，免得我睡去以后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样，世人再也看不见我的身体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4.1-2)

此外，伊格纳丢的谦卑也绝不会让他有“一次/一旦得救，永远得救”那样的教导出口。因为他一方面将救恩的代价看得极为宝贵，另一方面极其谦卑。在对比使徒彼得和保罗时，他说，

他们是使徒，我是个罪犯；他们是自由的，而我如今却还是个奴隶。(4.3)

在对比他所牧养的叙利亚教会会众时，他说：

<sup>32</sup>参：克莱门等著，《使徒教父著作》高陈宝婵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 年），第 98-103 页。

但我却自觉羞愧，不配被算在他们中间，因为我是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个，且是未到产期而生的。然而，只要我到达上帝那里，我就必蒙怜悯，得以成为不凡的人。(9.2)

因此，对伊格纳丢而言，获得救恩，即达到上帝那里是很难的，绝不是某个自我认为或经历的时刻可以决定的。对他而言，如果一定有那么一个时刻，那一定是为主死的那个时刻。

因此，笔者认为，

因信称义不能等同于救恩（除非有人教导，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不是仅仅是心里相信，而是一定要达到可以为主殉道的地步）。主能救我们，但不是被迫的那种。

因信称义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需要达致生死相许的爱中。主耶稣的话可以跟因信称义做个权衡：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太 7:21-22)

上帝的旨意是叫我们爱上帝爱人，而爱的精髓就是生死相许。这种生死相许的爱情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的，不是定格于某个时间节点的，而是处在与主一生的关系中的。

## 袁永甲：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3 月 2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封面图片：左：马丁路德；右：巴西尔

**一旦的背后是因“信心”称义，并将因信称义等同于救恩，是“不可抗拒”的恩典，是“消极”的自由意志，是预定论**

不过，有读者仍较劲于“一次”与“一旦”一词的区别，认为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是对的。笔者否认这种区分，理由如下：就在时空的中的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而言，“一次”和“一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就“一旦”的假设含义而言，“一次”和“一旦”也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持这种教导的人认为这个“一次”或“一旦”的发动者不是人，而是上帝，就是认为上帝会在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拣选”一个人得救，然后这个人就永蒙保守，永远得救了。

持这种救恩观的人否认这是宿命论（即不管那人意志如何，品行如何，上帝都会救他），而将之归于预定论。其理由如下：1) 救恩全然出乎上帝，换句话说，上帝“预定”你了；2) 人是全然败坏，换句话说，就是人对救恩的参与是零，他“完全”没有参与。若救恩完全没有人的参与，完全在乎上帝“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人就是个“丧失”了自己意志的动物。上帝救的是“动物”，不是人。

那人是如何知道上帝“预定了”他的呢？简单来说，因为他“信”了，正是“信”的那个时刻或时段造就“一次”或“一旦”教导的根源。然而这个信仅指信心而言，是不需要跟行为，跟遵守主的诫命挂钩的。

从和合本对新约希腊文的信，即πιστός的翻译可知，和合本几乎都翻译为信心，而思高本几乎都翻译为信德。马丁路德是不喜欢雅各书是有理由的，因为使徒雅各教导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此外，这个信心也是上帝给的。若是如此，笔者要问，上帝给这个信心时，有没有经过人同意呢？他们也许会说，经过人同意了，但他们也许会再加上一句，这个“同意”也是上帝给的。若信心是上帝给的，人的同意也是上帝“暗示”的，那不可抗拒的恩典就坐实了。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要问人跟“动物”的区别到底何在？

可见，这种教导是两股合力下完成的：1) 强调人自由意志的消极层面到完全不会趋善的地步；2) 强化上帝的恩典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地步。如此，就会有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教导出现

**站在东方教会的角度看：自由意志是中性的，救恩是与主一生生死相许的爱情，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

现在，我们来反观东方教会对自由意志的看法。对东方教会而言，自由意志从来不消极到无法趋善，不能参与救恩的地步，也不像佩拉纠那般“积极”到不需要主耶稣就可以自行得救的地步。打一个比方，就像买菜刀的人，可以拿菜刀砍人，也可以拿菜刀切菜（他当然用着顺手顺心，因为菜刀就是为切菜而设计的），我们即不能说，因那人拿菜刀砍人就怪罪于卖菜刀的人，也不能说，那拿菜刀切菜的人完全（虽然他不能自夸）没有

参与做菜的过程。自由意志就像那把菜刀，是中性的。救恩也不是完全单方面的，而是要付代价的。

笔者认为，东方教会传统的救恩观是一种生死相许的爱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救恩不是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定下的，而是一生的过程，人是参与了这个救恩过程的，是动用了他的自由意志的，是愿意为遵守主的诫命而流血，甚至舍身忘死的。

### **因信称义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只是救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我们还需积极地践行主耶稣爱上帝的每一条诫命到流血牺牲的地步**

圣经说过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吗？没有!!! 主耶稣反而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将要得救（太 10: 22 按：和合本译为“必然”，但看希腊原文σωθήσεται，就一目了然，是将来时态，没有必然的意思）。”

笔者为何要反对“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这种教导使人为自己犯罪找到了托词和借口，使人丧失了在上帝面前的那种恐惧战兢，做成得救功夫的态度。这种教导除了助长人的骄傲（自以为得救了）和在遵行主的诫命上松懈外，还有别的益处吗？有人说，这种教导可以让心灵获得平安，殊不知这种“平安”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妄想和骄傲。

有人会说，一旦心里相信了（无关乎其行为和遵守主的诫命），我就得救了，此后呼求主的名就好了，因为我“永远”得救了。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珥 2: 32; 罗 10: 13）。”

笔者也用圣巴西尔引用主的话来回答他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 7: 21）。”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在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信”了，然后就被“预定”永远得救了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说，你们这些口口声声说信我的名，呼求我主啊主啊的人，若不遵守爱上帝的诫命，并且忍耐到底的话，根本得不到救恩。

我们再来看看，巴西尔认为人的救恩是否因信称义就够了。在巴西尔时代，很多人涌入教堂，受洗信主，然后不少人发现自己难以遵守神的诫命，有人甚至认为遵守一部分诫命就足以得到救恩了；金口约翰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说：“我自由意志软弱[^45]，我不能守神的诫命。”巴西尔和金口约翰不是说，你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就得了救，更不会说，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面对这些信徒，巴西尔没有这么说，恰恰相反，他说：“若我们看重享乐过于按主的诫命生活，我们能让自己有份于有福的生命，与圣徒同国（参弗 2: 19），在基督面前与天使一道欢喜吗？这实在是孩子般的[天真]幻想。”[^46]他这是在告诫信徒，你们虽然说信主了，但若不遵守主的诫命，就有丧失救恩的危险。

接着在举了约伯的坚忍，但以理的节制等例子后，他说：“哪个裁判如此不公，会将得胜的冠冕同等地赐予那些从未参赛的人呢？哪个将军会将得胜的战利品均分给那些没有上过战场的人呢？”巴西尔这里明显是在强调自由意志的中性能力，即作恶得报，行善受赏。

在谈到上帝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之后，他说：“我们不可半心半意地承认上帝，不可将他的怜悯视为怠惰松懈（ῥαθυμίας）的借口。因为有[可怕]的雷电，以免他的良善被轻看。那让太阳升起的（太 5:45）也使人眼目昏迷（王下 6: 18）；那降甘霖（撒 10:

1) 的也降火 (创 19: 24)。"

紧接着, 在引用罗马书 2 章 4-5 节之后, 他说: "因为除非人按他的诫命去行, 他不可能获救。凡轻视主诫命中的任一条的人也难逃危险 (因为这是何等的狂妄, 竟然评价律法的赐予者, 承认他的一些诫命, 却无视其他的), 让我们奋力于虔诚生活, 尊敬静谥和免于俗事生活-----作为我们守护福音教导的同工-----的人立下一个共同的心志: 不逃避任何一条诫命。"

他这里是在强调, 只要人信主就得救了吗? 不是的。恰恰相反, 信主对巴西尔而言是人得救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要条件, 要真正达致救恩的地步则需要践行主一切的诫命, 这才是《长会规》的精神, 这才是灵修的核心所在。

总之,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不除, 灵修传统不兴。在这个世俗的时代, 让我们回归大公教会的灵修传统, 践行主耶稣爱上帝的爱人的诫命, 直到流血牺牲的地步。正如圣以撒在讲道三中说的: "殉道士不仅是指那些为基督的信仰而接受死亡的人, 也是指那些为遵守他的诫命而赴死的人。"

2 *Patrologia Graeca* 31, 897-9, 下同。

## 袁永甲：因信称义等于救恩吗？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3 月 20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近来有读者问：“因信称义到底是不是真理，我们到底怎样得救？”另外，在笔者讲授奥古斯丁的课时，也有学员问道：“东方教会的救恩观是否可以理解为神人合作说？”

\*\* 答：

\*\* 简单来说，因信称义是真理，但它不等同于救恩。因为无论是使徒教父还是早期教父们都不是这么理解救恩的。

这个问题笔者在从使徒教父看一次或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以伊格纳丢《致罗马人书》为例中已有初步回答。

因信称义是奥古斯丁与佩拉纠主义之争的附属品，在马丁路德那里放大到新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是新教的根基之一。据笔者有限的知识，无论是天主教还是东正教都赞同因信称义的教义，然而对于“信”和“称义”的理解各不相同。比如天主教的思高本将和合本翻译的信心全部译成信德。

站在东方教会的角度，笔者以为因信称义只是基督徒救恩的开端，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则是我们与主生死相许的爱情。

笔者反对因“因信称义”产生的错误教导：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这种教导结合了人的全然败坏，救恩全然出乎上帝，甚至双重预定论等极端教导。

新教为何出不了灵修默观的传统？甚至直接否认默观的可能？因为新教跟从了奥古斯丁后期的见解：压制着自由意志的积极性，只强调其消极性，继承了双重预定论等极端观点。救恩全然在乎上帝，才导致了人“似乎”不需要做什么，就能“一次”或“一旦”得救，永远得救。这种教导的结果就是廉价的福音，以为开口说声主就落实了天国的座位。正如巴西尔在《长会规》序言第二节中讽刺的：“[他们]未曾为主殫命劳力，却在心里幻想着他们将获得与那些跟罪恶作战，一直到死的人（参希 12：4）同等的尊荣。”

有人主张东方教会的救恩观是神人合作说，或协同说，笔者以为合作，协同类似于现代社会世俗合约那般，只要一方遵守了一些承诺就能得到什么，这种理解本身将我们与主生死相许的爱情降格到一个经济条约，各方履行多少义务得到多少回报的地步，这是不行的。我们的救恩是主以他自己的宝血与我们立的血约，是我们与主生死相许的爱情。

## 做学问没用吗？驳斥教会内的反智主义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 月 12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封面图片：西方教会四博士在读书，由 Pier Francesco Sacchi 在 1516 年画，从左至右为：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教皇格列高利一世 (Pope Gregory I)，圣耶柔米 (St. Jerome) 和圣安波罗修 (St. Ambrose)

记得来美国读神学之前，一位牧者曾告诫我说（大意是）：“读神学并不一定能助长你的灵性。”曾有那么几年，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就是读书学习对人的灵性没什么帮助。现在不这么看了。

这位牧者的说法很有智慧，因为他的话是一个事实。然而对这句话的解读却又两种：一种是反智主义的解读，即如我之前说的，认为读书对人的灵性没什么卵用；另外一种是我现在的解读，就是这句话反应了现今学术界世俗化的倾向，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世俗的大学已经成为学术的重镇，人们把一个学者的品格和他的学术成就分得很开，几乎没什么关系。不要说求学为做人了，求学为求真都是寥寥无几的。

那么问题来了，做学问求知真的对人的灵性没有任何助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做学问求知对人的灵性确有帮助，至少在知识上他懂的一些，他缺的是把所学的知识践行出来。但不好学，不求知，不认真做学问肯定对灵性毫无助益。因为知识不一定是通过读书获得的，一个不识字的人也可以通过一个师傅习得。

在《沙漠教父言行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了大学者阿瑟纽（其中第六节）向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夫请教关于自己思想的对错。

有一天，阿爸阿瑟纽向一位埃及的老修士询问关于自己思想的对错。有人知道了来问他说：“阿爸阿瑟纽，像您这样博学的人，受过上好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育，又为何向这个农夫求问呢？”他回答说：“我的确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可我对这位农夫话境中最基本的知识都还不懂呢！” - 安东尼等著，《沙漠教父言行录》，陈廷忠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第 59 页

这位农夫之所以能指教阿瑟纽是因为他有关于上帝的直接经验，而阿瑟纽的知识是间接获得的，即通过读书获得的，是不能确定的。中国古话说得有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这位农夫的直接经验，现代教会将之称为灵性，在灵修传统中，叫静观；而阿瑟纽获得的知识相当于当今哈佛北大通过学习语言，研究一二手文献间接获得的知识，因此不确实（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为何学术求真都很难？何为静观？）。我们把阿瑟纽看成是做学问的人，因为他读原文，能通过读文献获取知识。

然而，我们忘了，这位农夫不识字，不知道很多语言并不代表他不好学，不求知，也不代表未经任何人的指点就能达成直接经验上帝的境地。倘若我们仔细阅读《圣安东尼传》，我们十分清楚圣安东尼是一个十分好学的人。照样这位农夫也非属灵的独行侠，而是有一位指点他的老师的，他所学的都是从老师而来。

因此，知识和灵性是息息相关，相互成全的。没有知识，一个人的灵性不可能长进，有知识而不去践行，一个人的灵性也不会提高。笔者惭愧，自认属于后者，没什么灵性。

这位农夫的知识是确实的，但如果要让他阅读原文文献，引经据典来驳斥一些异端异教的观点，就捉襟见肘了。可见，通语言，能阅读一二手文献，知晓各种思想和观点的来龙去脉也很重要。

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有灵性知识，但让他清晰地说出来就困难了。有的人即有灵性知识，又能有理有据地讲清楚一件事，这就需要做学问的技巧了。这也是为什么教父们无不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因为他们掌握了做学问的技巧，能用以驳斥当时的异端异教思想。

因此，笔者认为做学问至少有以下三点用途：

### **一、做学问就是清楚一些思想和观点的来龙去脉，能追根溯源，防止自己道听途说**

做学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他所了解领域的观点和思想都能追根溯源。因此，但凡是学术文章，都是有注脚和参考书目的，这些注脚和参考书目一方面肯定前人的努力和贡献，另一方面告知读者，自己观点源自哪里。而不能追根溯源的思想和观点基本属于道听途说，是立不住脚的。

### **二、做学问是一种有理有据的辩驳技能，能用以驳斥异端邪说。**

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不懂，但不可以无知，从而轻视所有做学问的人。一个学者的观点不管如何敌基督，他至少能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地论证他的观点。那些没有学过原文，不能读一手材料，不知道相关领域的的前沿学者的人完全不能与之辩驳，毫无还手之力。这也是为何驳斥异端异教的教父们都是经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的。

### **三、只要做学问的方法得当，学术当然有助于人灵性的提升**

当今做学问的方法论已经跟人的灵性，做人毫无关系。笔者就提出求学为做人的方法论，只有在这种方法论下，学者才能将所学的当真并付诸实践，当它亲身实践时，对灵性的提升当然有帮助了。

## 袁永甲：驳斥那些声称一人能代表“整全”大公传统的人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2 月 24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近来听了一场讲座，其中一位学者声称马丁路德代表了“整全”的大公传统，我听了如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

学者们对他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推崇备至，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我就曾听一些人说人人都应该读卡尔巴特，或者说人人都应该读奥古斯丁。这种说法无可厚非，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会说，人人都应该读巴西尔，读金口约翰，读圣以撒，读《爱神集》等。这样说一方面显示出他们对研究对象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未看出他们对其他领域的论断，所以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有人宣称，卡尔巴特或奥古斯丁或巴西尔一人能代表“整全”的大公传统，那就有些不知所为了。如果一个坚定的改革宗平信徒宣称说约翰加尔文或马丁路德能代表“整全”的大公传统，那我也能谅解，毕竟他了解有限，又没有经过专门学术训练，有这样极端的看法出来实属正常。通常来说，平信徒观点要比神职人员和学者极端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一位学者声称一个人能代表“整全”的大公传统就不可理喻了。这就像井底之蛙，它可以对井里的一切了如指掌，但它不能骄傲地说，这片井就是整个大海。人可以是马丁路德的粉丝，甚至可以是研究马丁路德前沿学者，但不可以以此为标准宣称一些他未曾了解的领域（我以为这是学者最起码的意识）。

因为所谓大公传统恰恰是指其教导不仅是出自一个人的看法，而是被所有基督徒所认可的。一位教父可以说他在大公传统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能说他就代表大公传统，更别说“整全”的大公传统了。

即便是东正教的神父们，我也未曾听说东正教整个教派代表了“整全”的大公传统，只是说东正教领受的大公传统比起新教和天主教来说更加完全而已。我就算是研究东方教会，也不敢说整个东方教会能代表“整全”的大公传统，更别说其中一位教父了。

关于笔者对大公传统的看法，请看本网站东方教会杂志栏目下《为何中国教会要回到大公传统》的系列文章，关于什么是大公传统？笔者在《中国教会迈向大公传统的第一步》已有回答，现引述如下：

如果把大公传统比喻为一个人的话，那么那不可见的圣父、圣子、圣灵（尤其是圣灵，因为五旬节降临了，我们应许受圣灵）三位一体在教会内的工作就是它的灵魂，而其心脏的两个心房就是圣礼（主要指洗礼、圣餐礼，包括傅油礼）和圣经，然后由此延伸出躯干、头脑、四肢等。具体而言，就是大公会议信经，决议和教规；地方会议（后来教会都认同的）决议和教规；教父众口一词的教导；灵修传统及文献、教规和礼仪文本（甚至包括圣徒传记，纪念日等）。

## 袁永甲：耶稣十架流血献给谁？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3 月 2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 因着对世人的爱，耶稣十架流血以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给谁呢？是圣父吗？一个恐怖的为了满足自己公义的要求，不满足就必须死的上帝；魔鬼吗？真是可笑，好像魔鬼有权柄让上帝非要这样做一般；我们吗？我们算什么，配的他的献上。并且他赦罪的方式，为什么不是说一句就免了他们的罪，非的要道成肉身，十架流血牺牲呢？

按古代传统，与神灵和好，必须流血，牺牲生命，才能与神和好，所以，我更愿意从和好的角度来看待罪和公义的问题，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神人相和。因着爱我们之故，耶稣十架甘心献上自己，因为爱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对方，并且期盼着对方能跟他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只有对方感动，甘心跟他在一起，他才能在主里有永恒的生命。因为上帝通过道成肉身，十架复活的方式，接纳整个造物到他自己里面，并分享自己的生命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并且赐圣灵给一切相信的人，若非借着圣灵的帮助，人不能与圣子相交，也就不能与圣父相交，因为，相交不是别的，就是爱。我们在圣灵中，通过圣子，向圣父祈祷。

### 相交即实在，论历史，末世与相交

因此那住在圣灵里的，就是与主耶稣相交了，那与主相交的就是与差遣他的父相交了。这相交就是实在，是历史和末世的实在，这实在在历史中通过教会已经开始，将在末世完成。

如果说，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图像，末世是实在，那这末世的实在不是别的，就是与上帝相交以及基于此的与人与万物相交。旧约也不只是影子，新约也不只是图像，因为在它们的背后是与主相交。不是末世给了历史实在，是与上帝相交给了历史，旧约，新约以及末世实在。

## 袁永甲：论无中生有与道成肉身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3 月 2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这是读书时的一些反思，分享出来，愿您能获益。

### 我是我所是与上帝是爱

第一个旧约：我是我所是（我是自有永有的），第二个新约：上帝是爱

万物因从无中被造，所以万物不能独存，也没有一个着脚点，而这个点，通过道成肉身实现了，从此，道成肉身的圣子成了万物永恒的根源，也就是保罗说的，他是新造之中初熟的果子。

第一个创造：世界从无中被造，所以被造的都不能独存，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不犯罪，我们也会死的，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可能会死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不能靠自己独存的，也就是说，创造论已经显明了万物得救的唯一方式，就是与上帝在一起，而不犯罪的意思无非就是不与上帝分离。

第二个创造：道成肉身，是上帝以自己的有通过道成肉身的方式接纳了他从无中的被造物，也就是说，圣子以有纳无，从此，无中被造的万物在道成肉身的圣子中有了永恒的根基和盼望，因为从此，被造物被不可分割地联合到圣子中了。

### 我们借着爱上上帝爱人而与上帝联合

因为，爱是愿其生，不愿其死，爱是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心甘情愿地献给对方。但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它只有在另一方以同样的方式爱他的时候，才能稳固，长久，有效力，因为爱就是生死相许。

上帝爱我们，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那不能死的无穷之生命，因着爱我们，他将他那不死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了。因为，非如此，就不能体现上帝就是爱。

正如，约翰所言，神爱世人，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死亡，反得永生。他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不但将万物接纳他自己里面，从此，在本体论上，成了万物得救的根源，而且借此能以在十字架上献出他的生命给我们。

他并不强迫我们爱他，因为爱并不能强迫，他以这种方式教导我们什么是爱，并激励，感动我们以爱来回应他，换句话说，他献出生命给我们，而我们也献出生命给他，并且效法他，献上生命给人。因为爱是出于自愿，凡是出于自愿的才能稳固，因为只有在这种生死相许的关系中，人才能真正的获得永恒，因为永恒不是强迫的，而是在爱里面的。

没有比上帝道成肉身，十架复活，更能教导上帝是爱，更能感召我们以爱来回应他了，而我们是拯救这个世界的中介，因为在万物中，只有我们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这形象无他，就是我们爱上上帝爱人的潜能，这自由地去爱的能力，或者是有人说的，自由意志。

## 早期教会的教义——尼西亚信经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4 月 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在早期教会（指 3-5 世纪），教父们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一件事上：将传统理解的单一神论逐渐转化为三一神论，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神学从骨子里真正完全地突破哲学的禁锢，达致巅峰的创举，从此人们可以说神学是哲学的巅峰。

当然另一大贡献是灵修，修士们常说灵修是科学之颠，艺术之最，这清心圣祷的方法正是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试问哪个科学或技艺能让人达致清心的地步吗？没有（此篇值得另外探讨，这里不再详述）。

也正是这个原因，那个时期绝大部分的护教作品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而作（当然奥古斯丁和佩拉纠的论战算是个例外，这个论战从未受到东方教会的重视）。

### 尼西亚信经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所信的对象——上帝

单一神论认为上帝的一是数字的一，是单一，在他里面没有多的可能，无论犹太传统还是希腊的哲学传统都异口同声地支持这一论点，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下产生早期教会除了诺斯替主义之外的最强大的异端——阿里乌主义。阿里乌最大的特点是为了确保上帝的单一的一，拒绝圣子的神性，认定圣子乃被造物之一。其最著名的论点是“在生圣子之前，圣子不存在。”这个论点当然涉及对创造论的理解。

阿塔纳修区分了圣子的“受生”与被造物的“创造”。他认为创造是从无中生有，一切时空以及其中之物都是上帝从无中创造的，而圣子的“受生”不属于这一范畴，是上帝在创造以先，在永恒中生的，因此不存在生圣子之前的时间先后问题。正是这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论才推出了圣子必须是上帝的结论。因为只有上帝，而非无中生有的被造物（无论这个被造物多高）才能引导人达到上帝那里。

因为在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被造物无法靠自己达到上帝那里。唯一的方法是作为上帝的圣子借着道成肉身的方式为这道鸿沟搭建一座桥梁，从此圣子被恰当地称为一切造物的救主以及第二次创造（即新造）。具体逻辑关系请见笔者专文《论无中生有与道成肉身》。

为了让人真正地获得永恒，达到上帝那里，道成肉身的圣子必须是上帝，否则人类的救恩就完全丧失了。而宣称圣子就是上帝突破了传统理解的单一神论的禁锢，开始走向超越数字之一的奥秘的三一神论。

在 381 年，在君士坦丁堡举办了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更新了 325 年在尼西亚第一次大公会议产生的信条，其内容如下：

**我信唯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天地及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创造者。**

**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由父所生，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上帝的真上帝，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一本元，万物籍<sup>☒</sup>而造成。<sup>☒</sup>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由圣灵和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sup>☒</sup>为了我们，在本都比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受难而被埋葬。依圣经所言，在第三日<sup>☒</sup>复活了，升了天，坐在父的右边。<sup>☒</sup>将在荣耀中再来，审判生者死者，<sup>☒</sup>的国度万世无终。**

我信圣灵，主，生命的赋予者，自父而发，☒与父及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曾籍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神圣、大公、传自使徒的教会。我宣认唯一赦罪之洗礼。我期待死者的复活，以及来世的生命。阿门<sup>33</sup>

其希腊原文如下：

---

<sup>33</sup>Tanner, Norma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London: Washington, DC: Sheed & Ward;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4. 此是根据希腊文翻译的，不一定用于哪个教派的礼仪中。此外笔者在这里不探讨和子句的问题，希腊原文是无和子句的。

Ἐκθεσις τῶν  
ρν' πατέρων

Πιστεύομεν εἰς ἓνα θεὸν πατέρα  
παντοκράτορα, ποιητὴν οὐρανοῦ καὶ  
5 γῆς ὁρατῶν τε πάντων καὶ ἀορατῶν·  
καὶ εἰς ἓνα κύριον Ἰησοῦν Χριστὸν  
τὸν υἱὸν τοῦ θεοῦ τὸν μονογενῆ, τὸν  
ἐκ τοῦ πατρὸς γεννηθέντα πρὸ πάντων  
τῶν αἰώνων, φῶς ἐκ φωτός, θεὸν  
10 ἀληθινὸν ἐκ θεοῦ ἀληθινοῦ, γεννηθέντα  
οὐ ποιηθέντα, ὁμοούσιον τῷ πατρί,  
δι' οὗ τὰ πάντα ἐγένετο, τὸν δι'  
ἡμᾶς τοὺς ἀνθρώπους καὶ διὰ τὴν  
ἡμετέραν σωτηρίαν κατελθόντα ἐκ  
15 τῶν οὐρανῶν καὶ σαρκωθέντα ἐκ  
πνεύματος ἁγίου καὶ Μαρίας τῆς  
παρθένου καὶ ἐνανθρωπήσαντα  
σταυρωθέντα τε ὑπὲρ ἡμῶν ἐπὶ  
Ποντίου Πιλάτου καὶ παθόντα καὶ  
20 ταφέντα καὶ ἀναστάντα τῇ τρίτῃ  
ἡμέρᾳ κατὰ τὰς γραφὰς καὶ ἀνελθόντα  
εἰς τοὺς οὐρανοὺς καὶ καθεζόμενον  
ἐν δεξιᾷ τοῦ πατρὸς καὶ πάλιν  
ἐρχόμενον μετὰ δόξης κρῖναι ζῶντας  
25 καὶ νεκρούς, οὗ τῆς βασιλείας οὐκ  
ἔσται τέλος· καὶ εἰς τὸ πνεῦμα τὸ  
ἅγιον, τὸ κύριον καὶ ζωοποιόν, τὸ  
ἐκ τοῦ πατρὸς ἐκπορευόμενον, τὸ  
σὺν πατρὶ καὶ υἱῷ συμπροσκυ-  
30 νούμενον καὶ συνδοξαζόμενον, τὸ  
λαλήσαν διὰ τῶν προφητῶν· εἰς  
μίαν ἁγίαν καθολικὴν καὶ ἀποστο-  
λικὴν ἐκκλησίαν· ὁμολογοῦμεν ἓν  
βάπτισμα εἰς ἄφεσιν ἁμαρτιῶν·  
35 προσδοκῶμεν ἀνάστασιν νεκρῶν καὶ  
ζωὴν τοῦ μέλλοντος αἰῶνος. ἀμήν.

此即注脚中第 24 页的希腊原文

尼西亚信经充分反映了早期教会对教义的理解，其中第一段描述圣父，第二段描述圣子，第三段描述圣灵，最后提及教会论，洗礼，肉体复活以及末世论。通篇除了“信”字，没有一句提及当今中国教会所关注的因信称义和预定论。

### 从早期教会的视角，因信称义和预定论属于教义的范畴吗？

从尼西亚信经的主要内容可见，信的是什么比怎么信（笔者以为因信称义就属于这类范畴）更重要，真正的教义探讨始终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上帝。

因信称义和预定论，作为奥古斯丁与佩拉纠（其核心是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论战的副产品，并没有进入早期教父们的视野，因为他们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对抗阿里乌了。奥古斯丁花那么多精力与佩拉纠论战是因为尼西亚信经在 381 年已经被确立，以至于他写《三位一体》的时候论战的气氛少了许多。总之，站在早期教会的视角，因信称义和预定论远不及尼西亚信经所代表的三一上帝观重要。

站在这个视角，笔者就有些好奇了，为什么因信称义和预定论在中国教会就变成了教义性的探讨（笔者发文驳斥一救永救观，就有读者误解我是在反对因信称义和预定论，似乎它们是“基本教义”），难道不应该花点时间用三一上帝的教义驳斥一下周围的儒释道吗？

可见，由于把视线过分专注两个改教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做了该做的事，并没有贬损之意）以及他们的延伸奥古斯丁（尤其是与佩拉纠论战中的结论），中国教会无形中局限了自己思维模式和视野，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笔者为推广东方教会传统，站在东方教会的视角亦有这种担忧。

非常感恩的是，孙老师勇敢地鼓励我们从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开始往前走，请见加尔文《要义》在中国处境下的意义。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笔者以为，中国教会从加尔文往前走，首先要走到的是隶属于东方教会传统之一的叙利亚教派-----景教。笔者鼓励更多的基督徒参与到景教的研究中（景教作为第一支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教派，一直以来缺少中国基督徒的视角，非常值得研究），景教的灵修和诗化的神学表述模式对中国教会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并且，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尚有巨大的探讨空间。

此外，笔者打算今年讲授初级叙利亚语班，凡对景教感兴趣的读者，欢迎报名参加。

## 动植物能否上天堂？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此篇是笔者去年讲授使徒教父课时，由一位同学提问引发的思考。从灵魂体的三元分法延伸到动植物能否上天堂。此篇专门回答一个问题，动植物能否上天堂？关于灵魂体三元论人观的可取性，笔者已在上篇回答了。

### 问：动植物能否上天堂？

反对动植物能上天堂的理由根植于灵魂体三元论的人观。可能有人认为，人有灵，动植物没有灵，只有魂，因此，它们死后不会进天堂，因为它们的情绪和精神应该属于“魂”。

笔者认为这是对灵魂体三元人观所产生的潜在危险之一，就是分割了人的整全性和内在不可分割地联系性。

在创造动物时，希伯来文是 חַיָּוָיָהּ (Gen. 1:24 和合本译为活物，其实也可译为 Soul)，在创世纪第二章造亚当时，和合本译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创 2: 7），但希伯来文却用的是同一个词 חַיָּוָיָהּ חַיָּוָיָהּ (Gen. 2:7 WTT)，חַיָּוָיָהּ 有 Soul，生气之意，七十士译本为 ψυχὴν (Gen. 2:7 BGT)，也是 Soul 的意思。חַיָּוָיָהּ 是活的意思。因此，从创世纪原文来看，灵和魂的区别并不明显。

此外，圣经不但没有说过动植物不能进天堂，反而暗示动植物会进入天堂。罗马书第八章提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 8:19-21）。”这里的受造之物显然包括动植物，它们若能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在天堂里也应有它们的。否则神起初完全没有必要造它们。早期的教父们估计也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对圣餐的理解也含着将万物献给神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基督道成肉身，若仅仅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整个世界，那基督是第二次创造就很不合理了。

笔者这里并非建议，每一个死去的动植物个体都会上天堂，而是从物种的角度去看的。笔者认为，所有的动植物种类都应在天堂里有份。因此，对于当今世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要负责，我们也要为不能发声的发声。

## 静修传统受到印度佛教影响吗？兼论如何判断一个人在胡扯？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7 月 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今日通过一个朋友听到一个很扯的观点，就是认为静修传统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故作答写此文。

**问：静修主义传统受到了印度佛教影响？**

**答：**这根本就是胡扯。

我对左派的深恶痛绝由来已久，左派们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支持堕胎，支持平权，支持 LGBTQ+，支持毒品大麻合法化等等不一而足，只要是反对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的，它们一一破坏，恨不得一脚把基督教及其价值观提出地球，还鼓吹一种未来宗教。

这种左派的风气当然延伸到学术界。于是各种奇谈怪论尽出，怎么新奇怎么来。

我听过哈佛举办的未来宗教的讲座，期间邀请一名学者讲解他新出的书的观点，大意是早期教会的圣餐其实是一种致幻的饮料（拜火教习俗，希腊哲学家备用饮料），说是可以成神，但其真实目的是为了鼓吹毒品大麻合法化。

我还听一位朋友说老子的思想其实是受了波斯拜火教的影响，说是老子的名字发音跟拜火教某位神灵发音相近，说得振振有词，大言不惭。我只能呵呵了。

在一次课堂上，导师马克西姆提及一位他以前在哈佛教的学生，发表一些观点，大意是：认信者马克西姆似乎是赞同同性恋的，因为他提到将来要无男无女。

今日，又通过一位朋友提到一种奇葩观点，认为东方教会的静修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做法（祷文，礼仪，苦修，一些敬拜和祷告的身体姿势等<sup>①</sup>），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又是当初效法了印度佛家。理由是有一个叫 Pyrrho 的人，他在佛教诞生早期到过印度北部，他回到希腊后将他学到的东西融合到同时期的希腊的一些哲学思想中。

以上种种，皆是胡扯。将来还会有很多类似的，更新奇观念出来，大家不要惊奇，以为要变天了。其实他们只是哗众取宠而已。

学术研究就像做侦探，有的侦探有丰富的想象力，为迎合大众的好奇心，制造一些事件，吸引大众眼球。三国演义就是这么诞生的，有的侦探比较负责，他们看三国志，知道三国志更真实一些。但没有一个侦探能重演历史，好的侦探会将论证建立在一手材料上，有一条线索还不够，需要有旁证才行。说一个人去过印度，就说他把印度教和佛教的思想带到希腊，得有多大的想象力才行。

然而人们认为的三国已经是三国演义中的三国，不是三国志中的三国了。

笔者在这里向大家展示辨别胡扯的两条基本原则：

### 一、有足够的历史方法论视角

人文类的学科皆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历史方法论。所谓历史方法论就是一些东西能产生碰撞和相互渗透一定是基于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之下，即在地理上接近，在时间上有足够接

触的时间。站在这个角度，如果有学者说印度教跟波斯的拜火教有联系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地理上有联系，时间跨度长；如果有学者说希腊哲学跟波斯的，巴列斯坦的宗教有联系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地理上接近，完全有互通的可能。但说希腊哲学跟印度教有联系，就是胡扯；说老子跟拜火教有关，就是扯。

## 二、学术上论证多是基于一手材料，有多个证据，推理逻辑严谨细密

所谓一手材料就是一些出土文物，手稿等，或者经过初步编辑的原始材料。如果一个学者将自己的论证完全建立于其他学者的观点，他的论证是靠不住的，因此，一本书籍的参考书目中若没有出现一手和二手材料的区分，是靠不住的。

然而，一手材料也分孤证和佐证，证明一个论点，只有一个一手材料为证据是不够的。上面提到 Pyrrho 这个人去过印度，就算有一手材料证明其去过印度，但并不代表他真得得了印度佛教的真传。还需要佐证才行，比如这个去了印度，还有一手材料证明拜在某佛门大师的门下，修行多少年，才能得出毕达哥拉斯有可能受印度佛教影响。

学者们为了哗众取宠，夺人眼球，都喜欢有奇论，大家不必惊奇，以此历史方法论的角度，就可大略知道他是否在胡扯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笔者讲的静修传统跟佛道的操练有很多类似性呢？大家不必惊奇，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笔者认为是跟景教有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景教和佛教不但在中亚（当今新疆地区）而且在中国长安等地呆了足够长的时间，从唐朝到元朝持续足有六七百年，最近唐朝墩奇台县古城遗址的发掘表明，景教教堂和佛教寺庙的距离仅仅是 150 米。他们之间对话的程度必是不浅的。

## 读书学习能提升人的灵性吗？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8 月 9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近日有读者与笔者探讨，有人认为，读书学习跟人灵性的提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回答如下。

### 问：读书学习能提升人的灵性吗？

答：

简单来说，阅读学习跟人的灵性密不可分。问题的根本，是在于阅读学习的对象于我们的灵性是有益还是无益。

阅读圣经，属灵书籍，教父著作，礼仪祷文有益人的灵性。阅读学习异教哲学著作则不见得。阅读敌基督教的现代学者的材料，若不是为着护教的缘故，基本会阻碍人灵性的提升。

### \*\* 一个人的灵性与他所秉持的思想观念密不可分

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崇尚科学、理性，灵界的存在与真实性，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排斥，被视为“迷信”-----因为科学还没有证明灵界，甚至灵魂的存在。因此，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是物化的，而非灵性的。

要谈灵性，必须首先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不但如此，他还需要进一步相信有灵界的存在，就是魔鬼，天使，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是个灵；魔鬼也是灵，不过是邪灵；天使也是灵，不过是圣洁的灵；人也有灵，笔者称之为心灵，正是这心灵与上帝相交。如果人不相信这些，灵性，灵修，属灵的争战都是无稽之谈。现代心理学刻意排除了这些因素，而这些因素恰恰是基督教灵修的本质。

站在基督教灵修的角度，说一个人有灵性，就是说他首先是个基督徒。基督徒相信人有灵魂，相信三一上帝，相信天使，魔鬼，相信有灵界的争战。而且，他愿意借着祷告，读经，操练爱上帝及爱人的诫命，来从事这场属灵的争战。所以基督教灵修绝不仅仅是操练美德，而是靠着上帝在这场属灵争战中赢得胜利，与神联合。

这场属灵的争战不是属血气的，有形有体可见的，而是属灵的，无形的。而灵界是借着思想意念来沟通的。因为诸灵都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能思考念虑，逻辑推理的。因为上帝赋予天使，魔鬼和人理性的功能，正是为了让他们与上帝相交。

魔鬼在引诱夏娃时，用的正是它理性中思考意念的功能。魔鬼三次试探耶稣，并没有幻化成什么怪物或者可怕的吼叫，而是借着念头来试探。可见魔鬼主要是透过思想观念，邪念来从事这场属灵争战的。思想观念，邪念，正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使徒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 (ἐν σαρκί) 行事，却不依照血气 (κατά σάρκα) 争战。我们战斗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里面有攻破 (καθαίρειν) 营垒的能力，我们攻破 (καθαίρουντες) 邪念 (λογισμούς)，一切自高反对神的知识的 [思想] (πάν ὕψωμα ἐπαιρόμενον κατά τῆς γνώσεως τοῦ Θεοῦ)，并将一切思想观念 (πάν νόημα)

关入顺服基督的 [牢笼]。" (林后 10: 4-5; 此是笔者按原文做的翻译, 并非和合本译文) 保罗又说: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两 "争战" 原文都作 "摔跤")。" (弗 6: 12)

如此, 亲爱的读者, 让我们看清楚吧, 属灵争战的实质是一场灵界的争战, 而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思想观念, 起心动念之间的争战。我们可以说, 思想意识的斗争, 就是一场属灵的斗争, 起心动念之间就已进入灵界的战场。

因此, 一个人的灵性, 跟他秉持的思想观念,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信仰什么样的思想观念,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灵性。而读书学习, 正是一个思想观念更新变化的过程。当一个人借着读书学习改变了他的思想观念, 他的灵性状态也会随之发生转变。

### **建议阅读圣经, 阅读教会经典的教父著作, 灵修和礼仪文献, 这些并非与灵性操练无关, 恰恰相反, 是灵性操练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把读书学习与灵性操练分开是错误的。因为读书学习本身就是一场灵界的争战, 是灵性操练的一部分。据笔者了解, 修士们并非只是整日祈祷, 他们也阅读圣经, 阅读教父和灵性的著作, 做日常祈祷, 参加礼仪时, 阅读礼仪文本, 这些就是读书学习的过程。而教父们的阅读面更广一些, 他们为了驳斥异端异教的思想, 也会阅读他们的著作。

笔者在翻译教父著作的过程中, 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得到更新, 其次在灵性上也得到他们的滋养。在笔者眼中, 他们不是死了, 他们还活着, 活在上帝里面。他们借着他们的著作还向我说话, 更新我的思想观念, 滋养我的灵性。笔者希望通过翻译出版的事工, 使更多国人也能得到他们灵性的滋养。

需要补充的是, 光是阅读学习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把这些教导行出来; 我们不要光听道, 转头就忘了, 我们还需要行道。我们要把房子建在磐石上, 而不是沙土上。因此, 阅读学习必须伴随着祈祷唱诗, 操练爱人如己, 操练美德等其他方面的灵修操练。

## 清心等于专心做一件事吗？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9 月 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问：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就等于清心吗？**

**答：**简单来说，除非这一事是指心祷，否则就不等于清心。

心祷就是操练第一条诫命，警醒祈祷，不住地祈祷和进屋关门祈祷的另一种说法。四世纪的圣巴西尔称之为不止息地忆念上帝，神学家格列高利宣告要呼求耶稣基督超过你的呼吸。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可见，清心是默观的基础。在神父赫斯科《论警醒与圣洁》第 193 节中说道：

清心-----我们由此领受谦卑和一切从上头来的祝福（参雅各书 1: 17）不是别的，仅仅是  
不让邪念进入我们心中。<sup>a</sup>

<sup>a</sup>St. Nicodemos of The Holy Mountain and St. Makarios of Corinth eds., *Φιλοκαλία τῶν ἱερῶν νηπτικῶν: ἐνερανισθεῖσα παρὰ τῶν ἁγίων καὶ θεοφόρων πατέρων*, 3rd ed., vols.1 (Athens: Aster-Papademetriou, 1957), 171.

而按神父赫斯科在第 154 节的定义，邪念是指有形有相的念头。他说：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一切邪念不是别的，仅仅是可感觉的，世俗事物的相。如我们坚持警醒祈祷，这会脱去心中一切这样的相，并使人同时意识到敌人的诡计和警醒祈祷的极大好处。<sup>a</sup>

<sup>a</sup>同上, 165.

可见清心是让心处在无形无相的状态，因为无形无相的上帝需要以无形无相的方式才能接近。

而一个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的时候，他的念头虽然极少，但由于他专注于做那次好的，即被造物，心灵就难免染上被造物的繁多和样式，从而远离上帝。这种状态不叫清心，教父们有一个专用的词来描述这种状态，即思无邪。

7 世纪的叙利亚圣以撒说：

清明之心灵/思 (Purity of the mind) 与清心 (purity of the heart) 有别，正如一个肢体与全身的区别。心灵只是灵魂的一种官能，而心掌控内在的所有官能：它是众官能之官能，是它们的根本。如果根部是圣洁的，那么它的枝干也是圣洁的；但如果只是一个枝干圣洁，就不是那么回事了。<sup>a</sup>

<sup>a</sup>Isaac of Nineveh, *Discourses. Part I. Mar Isaacus Ninivita: De perfectione religiosa*, edited by Paul Bedjan (Leipzig, 1909; reprinted 2007), 29.

圣尼克弗罗引用圣天梯约翰说：

防备杂念是一事，守卫心灵是另一事，两者如同“东离西一样远”（诗 103: 12），并且后者远比前者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才能达成。正如当盗贼看到皇家武器放在城门口时，不敢发动进攻；同样地，灵性的盗贼也不能抢夺将祈祷与心结合的人。<sup>a</sup>

<sup>a</sup>St. Nicodemos of The Holy Mountain and St. Makarios of Corinth eds., *Φιλοκαλία τῶν ἱερῶν νηπτικῶν: ἐνερανισθεῖσα παρὰ τῶν ἁγίων καὶ θεοφόρων πατέρων*, 3rd ed., vols.4 (Athens: Aster-Papademetriou, 1961), 23.

可见保持心思清洁，做事专心致志并不能等于清心，最多算是圣以撒所说的清明之心灵或者天梯约翰说的防备杂念罢了。试想一下，我们有多少时候，专心致志地做完一事，或者喜乐地进行神学思考之后，心灵又迅速转入犯罪之中呢？因为思无邪来的快，去的也快。

一个人可能通过禁食，读经祈祷就能很快进入思无邪，专心做一事的状态。但下一刻，他的心思很可能又进入犯罪的幻相中，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因此，我们不能将一个人专心致志，甚至喜乐地做一件事等同于清心。因为清心就是使心时刻与上帝相连，不止息地拒绝一切邪念，它远比思无邪这种状态来得深沉，实在和稳固。

## 改革宗神学与沙漠教父是否有冲突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2 月 20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这是《沙漠教父言行录与心祷默观传统》讲座的系列问答之五，涉及研究方法论，笔者不推荐持定一个主义或宗派去研究历史文献。

### 答

**笔者不建议去做这种比较，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允的。**

就是说，我们不要用十四十五世纪发展出的一些观念，去评价四五世纪时期沙漠教父们的思想，这在方法论上就是不正确的。这种方法论和问题本身，就缺少对沙漠教父的足够尊重。他们也许生活在奥古斯丁的时代，但不一定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更别提在他们之后的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了。他们的言行，著作和思想，不可能会对唯独圣经或因信称义作什么特别评价。

**做研究的时候，保持一个基本的历史地理方法论视角是十分有必要的，完全抛开历史地理背景去做这种单纯的对比，笔者觉得不合理，也不推荐这种方法论。**

所谓历史地理方法论，就是我们研究什么一手材料，就要去了解那些材料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然而再基于这些背景，去理解这些材料的真实意图，我们万不可断章取义去读早期教父的著作。所以你要问沙漠教父们会如何评价唯独圣经和因信称义等思想，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沙漠教父们不可能按照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去解读圣经，也不可能回应唯独圣经和因信称义等教导，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和地理位置，语言环境都不相同。笔者不赞同把早期教父的一手材料拉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审判台”前，看看这些能不能过他们这一关，再对这些文献加以取舍，这种方法论是不可取的。我们虽然无法摆脱时代的思想和局限性，但在阅读这些早期文献时，愿不愿意给自己的思想松绑，摆脱门户之见则是另一码事。

教父们也许赞同唯独圣经，但他们的唯独圣经肯定跟马丁路德、加尔文的不一样；也许他们赞同因信称义，但他们的因信称义，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也会不一样。他们之间会有冲突的，但我觉得这种冲突是很好的，这样能拓展我们的思维，解放我们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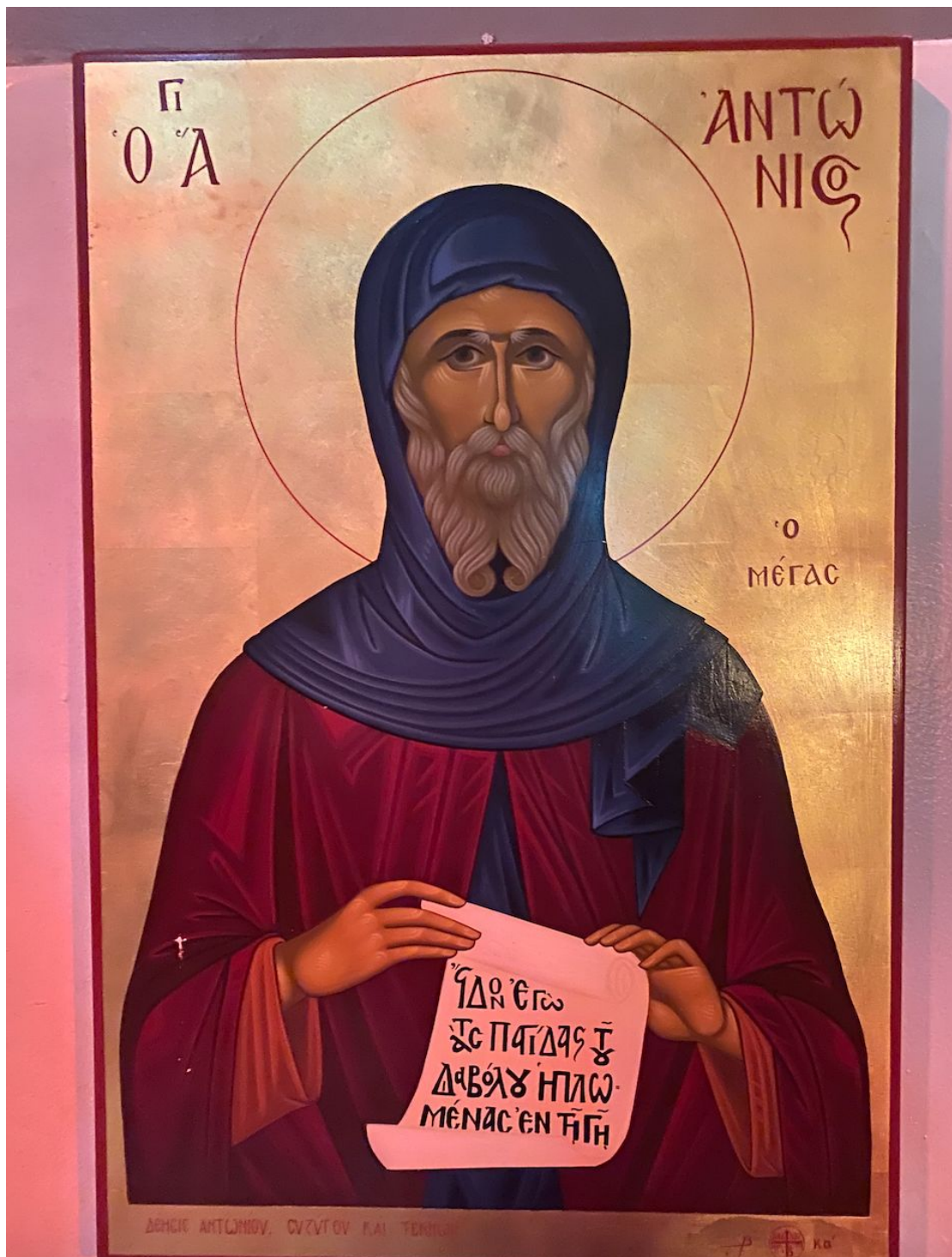
中国教会在学术上的研究还是比较超前的，大部分停留在 15 世纪新教改革以后，并且在地理上采用了一种欧美中心论的视角。一谈神学必提改教家们，最多走到经院哲学，再早一点就是奥古斯丁等拉丁教父，我们的材料和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哪里。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不够，它无形中限制了我们看问题的视角，这是不行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我们“光从东方来”事工的原因。我们试图在学术思想上弥补中国教会的先天缺陷，带来一股新风，一种新的理解，并不是说哪个是绝对错误的，哪个是绝对正确的。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有些东西有了要比没有好，慢慢地就能看到效果了。

# 圣人、圣像与朝圣

## 为何圣像看起来不喜庆？

按：本文的几张圣像是我进入一间希腊正教会拍到的，其他的像则来自于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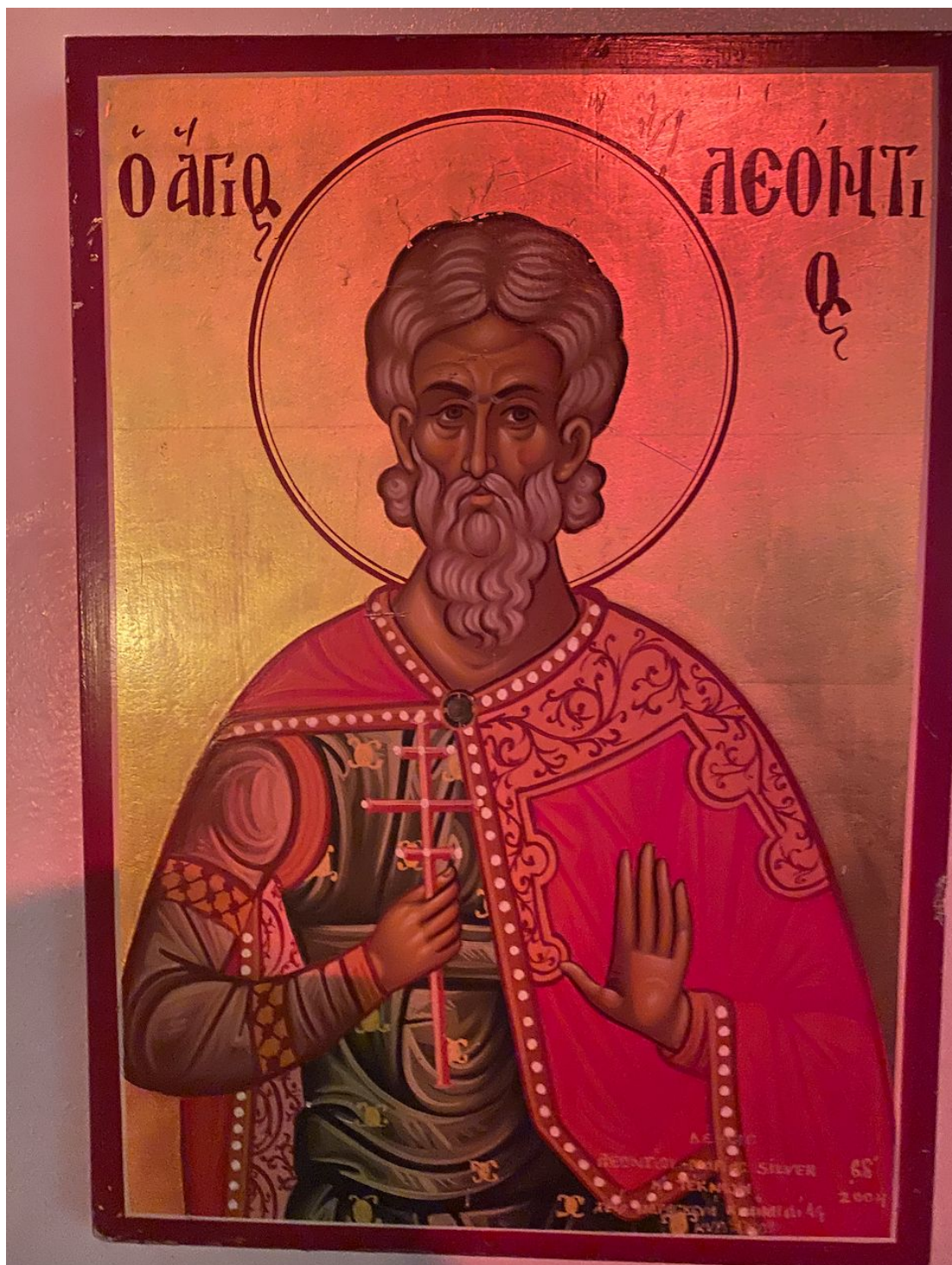


记得在圣十字架学习的时候，我看到圣像，就欢喜不起来，因为它看起来给人一种忧愁的感觉。故此，我对圣像一直没有什么好感，直到我最近翻译巴西尔的《长会规》第17条，谈论节制的美德时，他说

然而，如果有人免于绝大部分的罪，却被一个罪掌控，他就算不上节制的人。这就像人身体有一个疾病，就算不上健康的。他未获得自由-----无论其掌控者是谁。其他暗中操练的美德极少向人显明，但对操练节制的人而言，人遇到他时就暴露了他节制「的美德」。健硕的身体是运动员的标志，照样，枯瘦的身体和由节制而来的苍白显明基督徒真的是基督诫命的运动员<sup>a</sup>。因为在身体的软弱中，他将仇敌摔倒在地上；在虔诚的竞赛中，他展示出力量，如经上所记：「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林后 12: 10）。

<sup>a</sup>基督徒是运动员的主旨充满了巴西尔的 Second Homily on Fasting, PG 31. 185-97, 例如基督的精兵，虔诚的运动员（185B）。埃及的修道主义也有这个例子（参阿塔纳修《圣安东尼传》4（NPNE, 2nd ser. 4. 196）。关于修道场地是运动员的训练场的，见《长会规》19.1。

其中「枯瘦的身体和由节制而来的苍白显明基督徒真的是基督诫命的运动员」这句话改变了我对圣像「忧郁」气质的看法。



圣像一方面不像人真实的样子，因为是照着那原型去画的，显出一种末世的神学观念；另一方面也具有极强的克修特质，仔细观察圣人的面庞和身材，不见希腊雕塑和油画那种健硕窈窕的肉感，而可以说是面黄肌瘦的。这显然攻克己身，尤其是禁食在克修当中的重要作用。

因为圣像不但提醒人它不是那原型，而是那原型的真实代表（按一位神父的说法，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因笔者亦反对代表论等同偶像崇拜）；而且也提醒人通过他们的神和体貌特质去效法他们克修的“样貌”。

深陷的眼神、凹陷的脸颊、发黄的面色回响巴西尔关于基督徒真运动员的体貌特征。

这种特质甚至可以说带着一股“死”气，让人觉得不舒服，这恰恰是我起初对圣像的误解：不喜庆；因为这股“死”气也回响着《沙漠教父言行录》中的一个重要操练：忆念死亡。



这样，圣像不会挑起人的情欲，反而扼制人的邪情私欲，并激发人效法圣人们克修的美德（至少在视觉效果上），尤其是操练节制和忆念死亡。

反观我们现代社会，电子屏幕所充满的，不是要扼制人的情欲，恰恰相反，是激发它。而要取得这种效果，健硕或窈窕肉感体貌首当其冲，是短视频或图片当中的流量担当；可想而知，人看多了这些东西，对于他的灵性会带来多大的伤害。而这正是耶稣所

言的宽门大路之一，因为进去的人也多。

从这个角度看，下面沙漠教父中的例子毫不奇怪，反而值得效法，就是谨守我们的眼目，以避免犯罪。

一天，阿爸伊西多尔去见亚历山大的大主教阿爸提阿非罗，回到瑟格提斯时，弟兄们问他：“城市里有什么新鲜事儿？”他却对他们说：“弟兄们，老实说，我什么人的面孔也没有看见，只见到大主教。”他们听到了，甚是焦虑，问他说：“阿爸，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灾难了？”他说：“不要瞎猜，只是我没有想到要四处张望看其他人。”他们听到这话，心中充满钦羨，就立志谨守自己的眼目，不至于分心。（安东尼等著《沙漠教父言行录》，陈廷忠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牧师伊西多尔第8节）

如此看来，与其花时间看手机短视频，和夺人眼球，甚至诱人心里犯罪的图片，不如看圣像以遏制情欲，激发人灵性的渴望；与其天天趴体，大鱼大肉，不如操练禁食，谨守眼目，专心祈祷。

回想一下，笔者起初反感圣像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我们文化中对福祉的理解多限于今生（多子多福，有钱有吃有穿，有车有房有权，高官厚禄等），对于来生只是存着“未知生，焉知死”的淡漠态度罢了。所以我们过年过节的画，甚至神灵都需要充满喜庆的，肉肉的，或者大腹便便，咧嘴大笑着的。



因为是人人都想大鱼大肉，在成王败寇的信仰下恶事做尽的同时得永生，这多容易，多方便；记得笔者一位亲友跟我们说，要我信教，那是绝对不行的，那样的话我就无法喝酒吃肉，想干嘛就干嘛了。

然而，危险的是：现今教会内充斥的一救永救的教导，成功神学等都在鼓吹这种倾向，因为它们都很吸引人。谁不愿意吃着酒肉，享着“人上人”的清福，坐着轿子上天堂呢？

然而，在爱世界（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和爱上帝之间，体贴

肉体还是体贴圣灵之间，我们只能选择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也无法同时走宽门大路和窄门小路。

这早期教会广为流传的，两条路的救恩观已经被我们忽视了；因为，对基督徒来说，今生不是享福，懈怠的时候，而是一个竞技场，是要诸事保持节制，以便获取了不能朽坏的冠冕的。连使徒保罗都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林前 9：27）

## 死者的尸骨或画像能代表那个人吗？兼论墓前鞠躬是偶像崇拜吗？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7 月 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本文专门驳斥“代表”论就是偶像崇拜的观点，以理清中国传统文化中尊敬一个人和崇拜一个人的区别。本文亦是《[基督徒如何过清明节？](#)》一文的反思。

### 问：死者的尸骨或画像能代表那个人吗？

答：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不是完全的代表，但至少是无形的，隐秘的，部分的代表那个人。

在《基督徒如何过清明节》一文中，笔者收到反馈说，鞠躬低头也是偶像崇拜，其中更深层的理论基础就是认为：死者的尸骨或画像不能代表那个人，凡认为能代表的观点皆属于偶像崇拜。

### 首先，偶像崇拜是将原本只属于上帝的敬拜方式，献给了其他不存在的神灵或者真实存在的人

偶像崇拜是将一个不存在的神灵赋予到一个有形有体有像的被造物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异教神灵的雕塑或者画像，皆属于此列。偶像崇拜的另一种情况是神化一位真实存在过的人。古罗马时期，罗马帝王要求各城各地的公民向凯撒烧香献祭就属此例，早期教会因此受到了大逼迫。故此，基督徒在清明节于墓前烧香烧纸，送水果也被断为偶像崇拜。因为，香和祭是专门献给神灵的，不是献给人的，这是大家的共识。这也表明，有些身体姿势或动作本身是献给人的，并且不会被人误解为是偶像崇拜，鞠躬低头就属此例。

鞠躬低头以表达对世俗之人的尊敬，这乃是常识。首先，在西方有鞠躬低头，甚至单膝跪地以表达对君王或长辈尊敬的传统，其次，在东方儒家传统中，双手合十，鞠躬低头通常理解为人际交往中晚辈对长辈的基本礼仪，不会被误解为是偶像崇拜。在日本韩国以及不少东南亚国家，用这种姿势表达对一个人的尊重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晚辈对长辈鞠躬低头以表尊敬，别人也不会误解这种身体姿势是偶像崇拜。那么，墓前鞠躬低头也不会被误解为偶像崇拜，而是表达了对先祖的尊敬，这种尊敬之情藉着鞠躬低头的身体姿势从现实中的长辈延伸到先祖那里。这并非偶像崇拜，而是一种表达对先祖感恩和尊敬的正常做法。

### 其次，正因死者的尸骨和画像能无形隐秘，部分的代表那人，才使得我们能正确地区分，什么做法是对那人的崇拜，什么做法是对那人的尊敬

也许，有人会进一步辩论说：“在一个真实的长辈面前鞠躬低头不是偶像崇拜，但在墓前或者一个人的画像前鞠躬低头就是偶像崇拜，因为凡认为死者的墓或者画像就能代表那个人的说法，皆是偶像崇拜。”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不符合人之常情的。

首先，一个人的尸骨能隐秘的，部分的代表一个人，毕竟这个人曾用过这具身体。如

果人们普遍认为挫骨扬灰，盗墓是对一位死者的侮辱和不尊重，那么，为何就不能在墓前以一种有形可见的身体姿势表达对死者的尊重呢？显然是可以的。

此外，基督徒相信肉身复活，这可朽坏的身体与复活后不朽的身体原是一个，并非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体（参林前 15 章）。按保罗的说法，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好看的桃核，而复活后的身体是成熟的桃子。如果桃核种在地里，死了分解长成桃树并结果，那么照样的，一人的尸骨在地里分解了，也照样等待着末日复活。因此，从死里复活的角度，一个人的尸骨较之画像更能代表那人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画像。如果人们认为在一个人的画像上写上污言秽语，故意丑化是对那人的侮辱，那么，为何就不能在逝去亲人的画像面前，以抚摸，低头，深情注视等身体姿势表达对亲人的尊敬呢？这当然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的。不但如此，法律也规定，人是有肖像权的，这肖像权也超过了生死的时限。

可见，人们相信，对死者尸骨或画像的侮辱能无形地传递到那人身上，这种“传递”恰恰表明，人们认为死者的尸骨或画像能无形的，部分的代表那人。如果人们认为侮辱能借着这些传递，那么照样的，尊重也能传递。总之，在墓地或画像面前所做的（无论是侮辱还是尊敬）都能隐秘地传达到那人身上。这并非偶像崇拜，而是人之常情，并且这种情感是贯穿生死的。

此外，基督教相信，人死后，其灵魂并未消散，而是等候着末日复活受审判。换句话说，一个人死了，那个人还在（只不过以另一种不可知的方式），并且那人的尸骨和画像不会因他的死就完全与他无关，完全不能代表他，恰恰相反，按人之常情，是能无形的，部分的代表的。并且，虽然生死相隔，似乎无法交通，但上帝是主宰生死，贯通生死的，如果人不能，但借着祈祷，唱诗，基督徒相信上帝可以。因此，鞠躬低头一方面满足活着的人表达尊敬的情感，另一方面，藉着祈祷唱诗，上帝也可以隐秘地将这种情感传递给死者的灵魂。

## 论死里复活以及圣灵的能力延伸到物质层面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2 月 17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此篇节选自《**以心为中心的人论**》问答环节的内容，涉及身体如何成为神的殿？以及人死后复活等问题。因主题明确，故摘录出来，自成一文。为何要反对佛教的六道轮回观，此篇根据东方教会灵修传统中以心为中心的人论算是做了早期的尝试。

**问：如果心是一个物理空间，现代医学是不是应该可以检查出来？**

**答：**心是人里面最精微，最灵动的部分，现代科学检查不出来也不难理解。

现代著名叙利亚学者布洛克在一篇文章中，针对现代科技的换心手术指出，虽然换了心脏，但心的最核心处是不可定位的。他似乎认为这个心的核心处跟人的心脏以及周边的空间没有任何关系。笔者有不一样的看法。笔者认为心的最核心处虽然不可定位，不可见，但跟心脏以及周边的空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虽然做了换心手术，这片空间还在的。

心脏能有规律的跳动，并不是它自己本身如此，而是来自一股灵魂力量的驱使。正如教父们的观点是灵魂激活肉体，而非相反。现代医学设备还不够精密，只查出了脑电波。而心脏以及周边位置中的波动似乎查不出来，因为心是人里面最灵动，最精微的部分，查不出来也正常。

我们的肉体是最粗糙的，因此通过动手术什么的，使人能多活几年。现在科学检查不出来，不表示教父们的关于心的描述和想法是错误的。《论三种祈祷》和修士尼克弗罗关于祈祷姿势的描述不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出于他们真实的灵修体验，他们在灵修过程中体会到了心的最核心处与心脏以及周边位置之间的联系，才有了这种推荐的祈祷姿势。

当然并不是所有希腊教父都主张这种人论，尼撒的格列高利就认为灵魂是无法定位，遍在全身的，这些说法都没错；但静修之争时期的圣帕拉玛就要更精微一些了。他认为灵魂行使对身体的功能，是从心脏以及周边的位置开始发动的。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从史料来看，圣帕拉玛的这种精细描述显然来自叙利亚传统的影响。

**问：心是神的殿，但神是灵，圣灵的居所应该不需要是一个物理空间吧？**

**答：**圣灵当然不需要物理空间。但他因着居于心的最核心处，也通过与之密不可分的心脏以及周边的位置与身体有联系。我们说身体是上帝的殿就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的。

一个东西有精微的层面，也有粗糙的层面；最精微的层面是看不见的，无法定位的，科学仪器无法找到的东西。万物都有最精微的层面，灵修传统称之为默观自然，就是看出上帝造万物的旨意如何。人也有最精微，最灵动的部分，就是心的最核心处，那里是不可见的，无法定位的，超出了物理空间的维度，圣灵就住在那里。如果说心的最核心处是心最精微的部分，那么它最粗糙的部分也延伸到物理空间，就是教父们说的心脏以及周边的这片空间。

此外，道成肉身告诉我们圣灵的能力是能延伸到物质的身体的。教会传统不乏一些

殉道士或圣人死后的遗体或遗物会有神迹相伴，就是相信圣徒的神化包含了身体（这身体乃上帝的造物，并非如衣服般是可弃可完全更换的），并相信圣灵的能力能延伸到物质的层面。

**问：人死后，心失去了物质之所，所以灵魂在死后是不存在的吗？（灵魂在死后不存在特指灵魂不在肉体内）**

**答：**我用一个种子长成树的比喻，来告诉你这个空间是怎么回事。当一个种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桃核，你把它种在地里，过段时间它就长出来了，然后你能看到它长得很好看，结出桃子。

照样，心就是人的种子，其精微的层面，我们称之为灵魂，其粗糙的层面，我们称之为身体。当人死后，身体彻底分解，看不见之后，心的粗糙层面就消退了，但心保留着肉体的种子-----即肉体形式，物质构成和元素等身体的信息，并与这消散分解的身体保持着不可见的，奥秘的联系，等候着肉体复活（尼撒的格列高利持非常类似的看法，具体请看《论灵魂与复活》）。这样，人复活后的是同一个身体，只不过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前者是属血气的，必朽的身体，后者是属灵的，不朽的身体（参林前 15 章）。这复活的身体不是出于高科技的发明，乃是出于上帝的大能。

所以，人死后，心粗糙的部分消退了（无法物理定位了）但其精微的部分-----即我们的灵魂还在，等候着死里复活。并且，人死后，虽然心物理空间的层面消退了，圣灵的大能却跟随者圣人们延伸到物质的层面，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上帝那里，凡事都能。这也许也是东方教会反对火葬等现代把人尸体当垃圾处理的原因。

## 圣徒传记中记载的神迹都是真的吗？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2 月 11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此问题来自于笔者沙漠教父言行录讲座问答环节的文字，笔者稍作修订而成。

**\*\* 问题一：书里记载很多的神迹，例如死人复活，瞬间移动，东西变质等啊，这些都是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吗？**

**\*\* 答：**

**\*\*** 简单来说，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但我们现今的时代，不太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很多现代学者，多是不相信圣徒传记中记载的超自然事件的，他们宁可对此保持沉默，他们很多甚至都不相信福音书中超自然的事件，更何况《沙漠教父言行录》这样圣徒传记的文体呢？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说，首先要相信圣经中的话和事件都是神的话，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其次，对于圣经之后，效法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形成的圣徒传记文体中的超自然事件，基督徒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呢？这就涉及到教会权威了。比如说，在天主教传统中，有一些平信徒或修士看见了异象或行了神迹，如果这些都有见证人，并且在教会层面，神职人员亲自核实过这些事件的真实性，那么教会可以公开发一个文书，说这件事情确实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信徒可以选择去相信这些事是真实的。但如果这些事件没有得到教会层面的确认，我自己的建议是把这些超自然的现象看成是为了培养读者的虔诚而有的，这种情况下，信徒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心来决定他们是否是真实的。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教理，因此信徒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就笔者个人而言，我宁愿相信其中大部分都是真的，或者至少不是空穴来风的。

## 建筑与灵性：游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堂有感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8 月 1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这周去了剑桥大学游玩。我们第一天去了剑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买了张门票，参观了学院的教堂，当时就震撼到了。

随后，我们来到教堂前的广场，沿路草地青黄相杂，花儿开了过半，似乎要随时跳下来，群蜂抓住时机，围着花儿嗡嗡起舞，景色怡然。空气中弥漫这一股古朴的味道，我宛如回到几百年前。

广场前方是一条小河，其间手拿撑杆的小游船穿梭，络绎不绝。杆长似乎不到 4 米，可见河水不是很深的。过了桥，即看见路边一处写着汉字的石碑，原来是徐志摩写的诗。



从桥上看国王学院教堂



穿蓝色衣服的是撑杆人，兼解说



桥边石碑：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两行诗 <

出了校门，我们即回到住宿的旅馆。旅馆是近几年建成的，各种设施都方便。不过，将这种方盒子般的建筑与国王学院做对比，除了经济和功能性外，其他属灵的空间应该是没有的。

旅游归来，印象最深的还是国王学院的教堂，尤其是屋顶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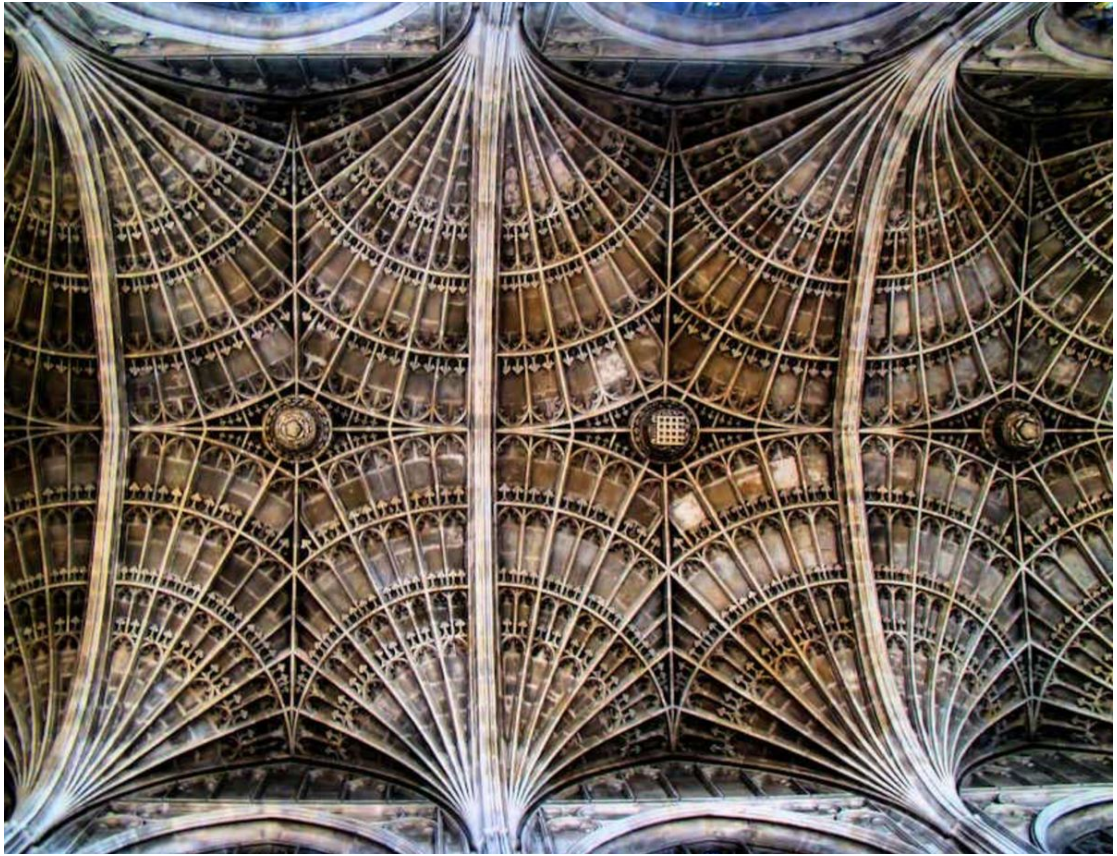
那个教堂只有一层，却建得十分高耸。我刚入教堂时，眼帘随着门口往上，看见了巨大的窗户，上面都是圣像画，继续往上，一条条木质结构的线条有规律的向上延伸，汇

聚到屋顶，那种纵深感一下子将我的心思提拔到高处。

庄严，肃穆，敬畏，天上属灵的空间像一根刺扎入内心深处。以前在网上看哥特式风格教堂的照片，没有什么感觉，但此次亲身经历，感受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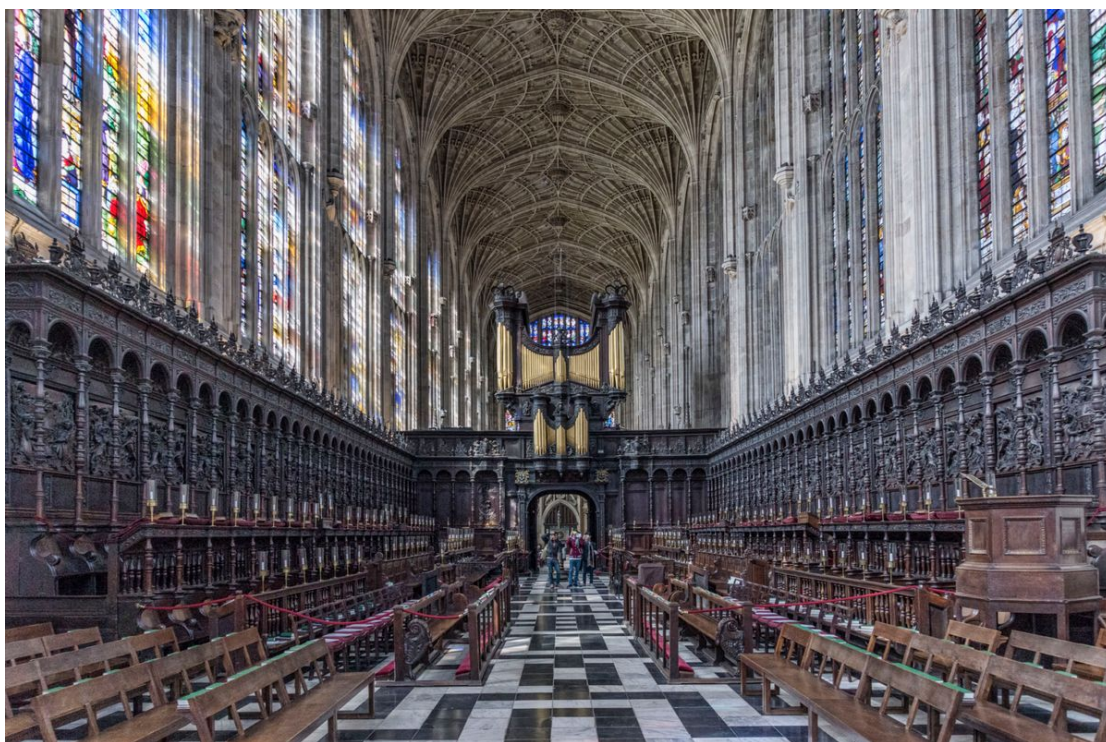


教堂顶部结构



教堂顶部细节图





不只是教堂顶，整个国王学院随处可见的尖塔式结构也在处处提醒人，天上属灵权势的临在。



国王学院全景图



学院内部拍的国王学院

康桥没有打动我，但教堂和古朴的建筑却震撼到我了。我的感受是建筑本身是能反应灵性，反应一种时代精神气象的。现在的建筑几乎丧失了这种灵性的维度，体现出了世俗化的倾向。

一代人，一种精神气象，一种建筑风格。可惜，如今的剑桥已经不是几百年的剑桥了，听学者说，现今的剑桥偏左，几乎是敌基督教的重镇了。不知道几百年前的剑桥学子会如何评价如今的剑桥学人，光从建筑来看，批评是免不了的。

## 教父的灵修哪几位是最深的，灵性最好？兼论修士的饮食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2 月 25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封面图片源自于埃及沙漠真实照片。这是笔者《沙漠教父言行录与心祷默观传统》讲座的系列问答之七和八

**问题七：哪几位教父的灵修是最深的，灵性最好的，推荐读哪几位的著作？**

**答：**笔者听闻有些学者推崇天梯约翰是灵修著作的最高峰，但我个人不喜欢这样的排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我的灵性可以说是一无是处的，我真心觉得没有资格去评价他们灵修境界之高低。我尊重所有的灵修文献，哪怕其中一些描述和说法笔者暂时不能理解或无法接受。4 世纪开始形成的文献有《沙漠教父言行录》，卡西安的《会谈录》，大圣马加略的《讲道》，大圣巴西尔的长短会规，艾瓦格里的灵修著作等都比较有名。但若说笔者个人偏好是有的，就是巴西尔的长短会规，但并不代表我认为巴西尔灵性是最好的，灵修是最深的，只是个人喜好而已。

**问题八：修士们吃很少的饭和水，一生都是这样，身体哪里来的能量去做很多事情？**

**答：**这个是有可能的。其实我们读一些佛教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这说明我们的身体适应力是很强的，只是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一步来，经年累月养成的守斋习惯。因此，笔者相信他们的描述是真实的，就是说，他们一天吃一次，一次一片面包加一点盐，就能活下来，这是有可能的。

对于在世生活的基督徒，我的建议有两点。第一，不可今天大鱼大肉、暴饮暴食，明天就只吃面包加盐或者禁食几天。而要逐步减少自己的饮食量，比如以前一日三餐的，可以考虑逐渐减少到一日两餐；一顿饭吃三碗饭的，可以逐渐减少到一顿一碗饭；以前食物丰富的，可以逐渐减少食物的品类等等；第二，由于在世基督徒工作家庭要照顾，在体力上有更多需要，因此不太可能达到他们那种禁食程度。所以一顿只吃面包加盐的情况，就不一定适合，并且每个人的体质，年龄等都不尽相同。所以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禁食。总体的原则，是饮食不是为了肚腹的享乐，而是为了满足身体之必须，不要吃饱，保持饥饿感就停止进食为好。

# 时政评论

## 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以主祷文为例

按：本篇并非提供一个具体的基督徒政教关系的具体理论体系，而是借着对主祷文的解读，试图为基督徒的政教观提供一个正确的基本原则，那就是“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笔者并非专门研究政教关系的学者，只是对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略有所知，因此是站在东方教会灵修传统的视角来探讨的。希望此文能给中国教会在思考政教关系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和视角。

### 介绍

上一篇的译作-----《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也基本代表了笔者对俄乌之战背后深层原因的立场。此篇则是以对“主祷文”的解读，为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提供一个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在这个原则下形成的政教关系模式是笔者所认可的，凡违反这个原则的政教关系都是笔者无法接受的。

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教导源自于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指主耶稣的大使命，即教会和信徒皆有义务传扬福音，让众人信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国降临的基础。

### 问：神的国有什么特点呢？

答：在回答神的国如何降临之前，我们要先回答：神的国有什么特点？耶稣所说的神的国当然不是特指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地域，某种语言，而是赐给所有信他并守他诫命的人的。

#### 第一个特点：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即神的国不在今生。

笔者在《以“你的国降临”打破一切有形无形的铁链》提到。当耶稣面对政权的代表比拉多质问时，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 18：36）

#### 第二个特点：神的国不是肉眼所能见的，即神的国是无形的，并且它在我们心里。

当耶稣面对法利赛的提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这样回答：“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παρατηρήσεως*）。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ἐντὸς within* 里面）（路 17：20-21）

#### 第三个特点：神的国属于来生，不属于今生，属于天上，不属于地上，因此它超越这一切地上的权势（当然包括政权）。

神的国正是不少中国学者心心念念的超越政权的领域（请参见《以“你的国降临”打破一切有形无形的铁链》）。

## 问：神的国如何降临？

答：神的国是在来生，如何降临到今生呢？神的国是在天上，如何降临到地上呢？这降临的中介又是什么呢？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神的国不能降临，那么主祷文的话“愿你的国降临”就归于枉然了。因此，神的国是可以降临的。

按东方教会传统，神国降临的中介有两个：

### 一个是教会礼仪（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

即以圣餐为中心，通过各样的象征和记号<sup>34</sup>，一方面回顾和纪念耶稣历史的事工和使命，另一方面预演那将要来的实在-----即神国。在礼仪中，神国通过圣餐降临，叫人预尝来生不朽的恩典。

### 另一个是人心

即通过遵守主耶稣爱上帝的诫命，尤其是心祷默观的灵修传统从心里降临。然而，神国的降临是从教会礼仪开始的，随后还要进一步更“真实的”在人心中心降临，这才是耶稣说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的意思。

### 首先，神国的降临是通过建立教会，主持礼仪开始的。

这教会借着它的圣坛和洗礼生人如婴儿，他们吃奶直到断奶。然后，他们长大，理解身心，并使他们的身体成为主的殿，心为主的圣坛，吃比奶更强更好的食物，直到他们成为完全，真地吃主，正如主说：“吃我的人必因我活着。（参约 6：58）”当他们吃干粮时，如使徒所言：“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有力量学习理解（希 5：14）主的高深长阔（弗 3：18）。”

在这里，教会通过礼仪完成了神国降临的第一步，我们通过教会生出来像婴儿，而教会如奶妈一般抚养我们长大，我们长大了，要进入心中的圣坛或教堂，在那里不止息地与主相交-----这正是神国降临的第二步，尤指灵修中的心祷默观传统。

### 其次，神国的降临进一步通过践行爱上帝的诫命，尤其是清心圣祷的传统进入人心。

我们心中有一片超越政权的空间，一片只属于上帝的无形无相的空间，我们心的最核心处，那里就是心的圣坛或教堂，那里才是心灵真正的家，安息之地。自亚当堕落后，我们的心灵就离开这片空间，去外面流浪，忘记上帝，任意犯罪。然而，藉着悔改信主，通过教会的洗礼领受圣灵的人，有圣灵住在那里。那里，就是神国降临的地方，因为主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关于此点，本网站“爱神集栏目”下多有讲解）。

<sup>34</sup>关于礼仪意义的历史，请见 Paul Meyendorff 的介绍 (Saint Germanus I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On the Divine Liturgy, ed and trans. Paul Meyendorff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4), 23-55)。其中谈到对礼仪的解释兴起于 4 世纪，耶路撒冷的西里尔 (Cyril of Jerusalem)，米兰的安波罗修 (Ambrose of Milan) 和金口约翰 (John Chrysostom) 较为出名。后来托名的狄奥尼修斯采用叙利亚传统（亦结合了亚历山大的灵意解经的路径），认为物质能象征属灵的实在，而安提阿传统的莫朴素提亚的迪奥多 (Theodore of Mopsuestia) 强调礼仪所反映的耶稣历史使命的层面。后来信者马克西姆，君士坦丁堡的哲马努斯 (St. Germanus of Constantinople) 对礼仪中的各类象征和记号进行了解释。书中提到：“教会是上帝的殿，圣地，祈祷之所，聚会之处，基督的身体…是地上的天堂。” (On the Divine Liturgy, 56-7)

当我们把心里那片原本属于上帝的空间单单给上帝，不断与主相交，心意更新而变化时，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无形无相地降临了。当我们为遵守主爱上帝爱人的诫命而流血，甚至殉道时，神的国就降临了。如此，当整个基督徒群体有这等生命见证时，就会有一个群体性的见证，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心中属灵的空间就是那超越政权的神的国。因此，神的国虽然在来生，在天上，是无形的，却可以在教会圣礼和心中圣坛中通过“预尝”的方式“降临”。

### 问：为何神国为主，人国跟随才是正当的政教关系？

答：按主祷文，在“愿你的国降临”之后，紧接着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样的祈祷次序乃是主的美意。因为只有神的国藉着教会圣礼初步降临，并进一步主宰人心那片原本属于上帝的空间时，上帝的旨意才有可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

当神国降临心中并在那里做主时，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行事为人，有天国的样式，是光明的子女。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飘来飘去，而是唯独按上帝的旨意而行。而上帝的旨意无非就是主赐下的爱上帝爱人的诫命。

因此，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领受圣餐之后，就领受神国的“宪法”-----爱上帝爱人。人间的一切法律若支持这“宪法”，基督徒就遵从，若与此相悖，就是僭越了神的国，基督徒就可以照使徒彼得的话说：“遵从神，不遵从人是应当的。”

这里的地上当然包括地上的一切，今生的一切，然而放到政教关系中，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政权（按：政权只是一个方面，还包括地上的所有方面，所有公共领域）中，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笔者说的基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产生的政教观。笔者认为，基督徒应该只有这一类政教观，其他僭越这一原则的政教观，都不能接受。

主没有说：“愿地上的政权或政权领袖的意志，或哪个特定的民族的意志，操哪种特定语言的人的意志，或哪个特定的地域的意志和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像主允许，人的国以及人间的权柄可以与上帝的旨意平起平坐一般。而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里，只有“你的旨意”，除此之外，并无别的什么，基督徒当顺从。

正如叙利亚的圣以撒所言：**殉道士不仅是指那些为基督的信仰而接受死亡的人，也是指那些为遵守他的诫命为赴死的人。**<sup>35</sup>

那些内心持守天国宝藏的人正是抱持着这种殉道的精神活出了上帝的旨意。我们这个世代缺少殉道精神，中国教会目前关于人论的教导（尤其是一救永救观）使人松懈了对主诫命的遵守，这是不可取的。我们若松懈遵守主的诫命，怎能教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sup>36</sup>

笔者已经证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政教关系原则是对主祷文-----“愿你的

<sup>35</sup> 圣以撒讲道 3。译自：Issac of Nineveh, *The Ascetical Homilies of Saint Isaac the Syrian*, Revised se (Boston: The Holy Transfiguration Monastery, 2011), 135.

<sup>36</sup> 关于笔者驳斥一救永救论以及在人论教导上——尤其是自由意志与神恩的关系——与东方教会之不同，请参见笔者的系列文章《卡西安论自由意志与恩典——以《会谈录》第 13 篇为例》，《一救永救不除，灵修传统不兴》，《因信称义等于救恩吗？》，《论自由意志与原则》。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正确延伸和解读。本文已从东方教会的角度探讨了神国降临的方式，以及当今殉道精神的宝贵。

## 驳斥“东正教与民族混同的政教观”——以俄罗斯教会为例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4 月 1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封面图片：俄罗斯现任大首牧基里尔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符合“**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本文的完成亦参考一位对俄统有所了解的读者的建议。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澄清：笔者本人对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神父，主教，俄罗斯东正教传统都尊重。笔者发此文并非为了显示好辩或者属灵（我的灵性是一无是处的），而是表示关心，让大家去关注俄罗斯东正教，免得它入了这东正教与民族混同主义的异端的中。笔者认为俄罗斯东正教摆脱这个指控的最佳方法是俄罗斯大首牧公开发文进行澄清，以免影响东正教大家庭的合一。俄乌之战所造成的分裂和流血牺牲是有目共睹的，不但有上百万的乌克兰平民流离失所，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也不少。

### 引言

在上一篇《**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本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混同的政教观。这当然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对这种政教关系的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这种宗教民族混同的政教观僭越了神的国，即上帝的主权。现今的俄罗斯教会难以摆脱这种嫌疑。\*\*笔者以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俄罗斯大首牧基里尔发文公开弃决这种政教观。

### 问：为何东正教与民族混同主义 (Orthodox ethno-phyletist religious) 当受谴责？

答：这个问题是专门针对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先谈一谈“**第三罗马**”的概念以及笔者的一些个人经历。

第三罗马是相对于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而言的。第一罗马就是古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士坦丁在东罗马建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330-1453 年，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三罗马是莫斯科，1453 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攻陷后，伊凡三世开始自诩为第三罗马帝国，后以其首都莫斯科为代表。这三个罗马产生了三位教会的领袖，那就是罗马教皇，君士坦丁堡大首牧和俄罗斯大首牧。

凡未得着罗马之名的在基督教历史上几乎都被称为异端或者隶属于其中某一派别。其实，将罗马与教会的正统性划等号实在是一大误解。教会的正统性源自于使徒，而非



是好的，笔者也认为有其好的一面，但凡事要有个度，过犹不及就不好了)。下面笔者分享一段亲身经历。

记得笔者在圣十字架希腊东正教神学院的一堂课上，一位从希腊来的学生问：“在天国，人们用什么语言交流？”老师微笑着问起我（我当时是全校唯一的中国人，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希腊人或希腊家庭背景的美籍人）我说：“将来在天国应该不会用人间的语言，因为人间的一切语言都有限，无法完全表述人心的想法，我想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心与心通，双方完成能理解的，但具体是什么语言，不清楚。”老师当时如何回应我的话，我已经忘了。但那位希腊同学的话我却无法忘怀，因为他认为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希腊语。这种说法当然刺激了我对东正教整体的思考。

我一直在想，这位希腊血统的正教徒为何这么说，其背后的因由是什么？我老觉得他的说法不对，但找不出具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厌恶以语言，人种，地域以及政权（有人将这些因素通称为地缘政治）为其撑腰而来的正统观。因为正统并不源自于这些。现在借着“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思考似乎清晰起来。那就是东正教整体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念，现在的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民族和政权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到了被政权和民族主义“裹挟”的地步。笔者认为俄乌之战就是典型案例。

面对“俄罗斯世界”思想衍生的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有人否认这种说法，然而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第三罗马”的自称，有学者指出这种混同的中介还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教观念试图将俄罗斯民族及其政权等同于上帝的国，并且置于与上帝的旨意平等，甚至凌驾的地位。然而，神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不属于任何政权），教会当只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别的地上的——诸如，民族，语言，地域，政权等的因素。这种将教会与民族捆绑在一起产生的政教观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它僭越了上帝的主权。

对于，俄侵乌事件，其实不只是笔者谴责，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天主教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首牧也谴责战争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并规劝信徒为和平和战争尽早结束祈祷。笔者认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就是一打着“俄罗斯世界”思想，欧亚主义的牌子来侵略的军事行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教会已经被俄罗斯这个民族和国家所裹挟，甚至绑架。

总之，笔者以为，如果枪炮能实现和平和合一，我们的主耶稣就徒然死在十字架上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是民族主义“裹挟”着俄罗斯东正教的明显证据。俄罗斯正教会若不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划清界限，带来的不是合一，而是分裂，不是和平，而是流血牺牲，其后果不堪设想。

## 译作：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 ☒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4 月 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此篇参考了初始译稿，笔者稍加修订而成的译作。其中的内容亦代表了笔者对俄罗斯侵乌事件的立场。此宣言是由几位学者发起的签名运动，君统（即君士坦丁堡系的东正教）并没有对此做出正式申明。有兴趣的学者同仁可点击进入原文网站进行签名。笔者以为，文中将“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解释为宗教与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体现在俄乌战争，俄罗斯大首牧基里尔和总统普京二人身上。笔者的政教观是“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因此，笔者驳斥一切将人的国，或地上的政权，或某位领袖抬高到与神的国同等甚至凌驾于其上的政教观。这些政教观包括俄罗斯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至少有这个倾向），中国政主教随的政教观，西方政教分离或分治以致于教会完全丧失公共领域（包括学术，教育，媒体，政治等）话语权的政教观。笔者并非研究政教关系的学者，仅从神学的角度来探讨此话题，若有偏颇处，欢迎读者们指正探讨。关于政教关系理论的专著，笔者推荐沈阳弟兄的《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

此宣言翻译自：[https://publicorthodoxy.org/2022/03/13/a-declaration-on-the-russian-world-russkii-mir-teaching/#pll\\_switcher](https://publicorthodoxy.org/2022/03/13/a-declaration-on-the-russian-world-russkii-mir-teaching/#pll_switcher)

# 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

为普世的平安，为上帝圣教会的福祉，并为众人的合一，让我们向主祈祷。（圣金口约翰事奉圣礼）

左：希腊皮利翁维兹伊萨生命之泉教堂的十二使徒聚会圣像；右：基辅地区博布里克村受损的乌克兰东正教堂

俄罗斯联邦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大举入侵乌克兰。此举对一个拥有着悠久东正教传统的民族构成了极大的历史性威胁。使正教信众倍感不安的是，俄罗斯东正教的高层拒绝承认此次 [军事行动] 为入侵，仅仅发表了些许关于和平必要性的模糊声明，并 [附和俄罗斯官方措辞] 称侵乌战争仅为“事件”及“敌对行动”。莫斯科教会高层同时强调了所谓的“兄弟情谊”，即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同为“神圣罗斯”的组成部分，将双方敌对现状之根源归咎于邪恶的“西方”，甚至指示他们的宗教社区积极鼓励为敌视对抗行为祷告。

莫斯科教会高层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发动侵乌战争的支持植根于一种具有极权主义特征的东正教与民族混同的 (Orthodox ethno-phyletist religious) 基要主义思想，称为“罗斯基·米尔” (译作：“俄罗斯世界”)。这是一种吸引并误导了很多正教信徒的错误教义，此种思想甚至被极右翼分子、天主教及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

(按：东正教与民族混同 [主义] (Orthodox ethno-phyletist religious) 是一种在教会论上的异端思想。1872 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谴责这种异端教会论。该主义主张将东正教与一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等同。简单地说，就是东正教“被囊括”为某个民族或国家的所有物，在该国家内，只能存在某个特定民族或国家的东正教，该正教也只服务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其教士的选拔也基本限于那个民族或国家。[1]有兄弟姐妹指出不能将“罗斯基·米尔”与“东正教民族混同主义”画等号，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想确实是“东正教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的来源之一，二者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笔者以为学者们的这种解释并非空穴来风。)

在过去的 20 年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莫斯科宗主教区牧首基里尔（根季亚耶夫）的发言多次援引和发展这种“俄罗斯世界”意识形态。自 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及发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代理人战争以来，直到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战争开始后，普京和基里尔宗主教都以“俄罗斯世界”理念为主要指导思想发起军事行动。该思想指出，存在一种被称为“神圣俄罗斯”或“神圣罗斯”，并超越现有主权领土的大罗斯疆域或文明。“神圣罗斯”涵盖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有时还囊括摩尔多瓦和哈萨克

斯坦), 以及世界各地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群。此理念认为“俄罗斯世界”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中心(莫斯科)、一个共同的精神中心(基辅是“众罗斯之母”)、一种共同的语言(俄语)、一个共同的教会(俄罗斯东正教、莫斯科宗主教区)和一名共同宗主教(莫斯科牧首), 并以此为基础与共同的总统/国家领导人(普京)精诚合作以管理这个“罗斯人的世界”, 维护其共同信仰、道德和文化的独特性。

(根据此理念)这个“俄罗斯世界”的对立面是由美国和西欧国家领导的腐败的西方, 这个“对立”的社会屈服于“自由主义”、“全球化”、“基督教恐惧症”、“同性恋权利”和“好战的世俗主义”。此外, 与西方和那些“陷入分裂和错误”的东正教相反(如普世宗主教巴尔多禄茂及其他支持他的地方东正教教会), 莫斯科圣统与弗拉基米尔<sup>☒</sup>普京视自己为正教教义的真正捍卫者, 正教传统道德的维护者、对正教传统严格和不可妥协的执行者以及“神圣罗斯”价值观的尊崇者。

自 2009 年基里尔宗主教开始领导俄罗斯正教会以来, 莫斯科宗主教区的主要人物以及俄罗斯政府发言人不断利用这些“俄罗斯世界”原则来破坏正教会“统一”的神学基础。君士坦丁堡会议于 1872 年已然谴责了教会民族主义的误区。然而, 这种错误的宗教民族混同主义是“俄罗斯世界”意识形态的根基。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错误原则的存在具有正当性, 那么东正教就不再是一个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徒的教诲、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大公会议和教父神学传统为基础的教会。而这种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从根本上破坏了普世教会的合一。

因此, 我们驳斥“俄罗斯世界”这种异端邪说, 反对在俄罗斯正教会纵容下俄罗斯政府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耻行为。这种邪恶并毫无根据的教义是非正统、非基督教, 反人类的。如神圣洗礼的祷告所示, 人类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藉着上帝的灵被称义...蒙光照, 被洗净的(洗礼仪文)”(按: 显然, 这些东西不被任何地上的权势, 民族与利益所捆绑)。正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 莫斯科牧首基里尔也在染指其他正教兄弟教会。莫斯科宗主教会在非洲造成分裂和冲突不仅破坏了属世的教会团结, 而且在属灵上也造成数不清的伤害和割裂, 此举甚至危及信徒的得救。

鉴于此“俄罗斯世界”之意识形态正在破坏和分裂教会, 我们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及<sup>☒</sup>的身体---东正教教会神圣传统的启发, 宣布并见证以下真理:

1.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争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 18:36)**

**我们确认**神所指定的历史目的和成就, 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国度的降临。这将是一个公义、和平与在圣灵中喜乐的国度, 是一个被圣经证明, 结合教父神学权威解释所印证的国度。这是我们在每一个圣礼仪式中预尝所参与的国度: “赞颂归于父及子及圣灵的国度, 自今至永远, 及于万世!”(圣金口约翰事奉圣礼)。这个国是东正教会的唯一基础和权威, 对所有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这个国并非来自于其他启示, 这个国不以任何团体、社会、国家、法律、个人身份和教义为根基。东正教会是上帝通过我们主耶稣和圣灵所启示的基督活着的身体。

因此, **我们谴责**这些非正统的教会论(即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 并**拒绝**接受任何试图以地上的国-----无论指“神圣罗斯”, “蒙恩的拜占庭”亦或是任何其他人间王国-----来取代那个被先知所预言、被基督所宣布和开创、被使徒所教导、被教会所接受为

智慧、被教父们所规范、被我们在每一次神圣礼仪中所见证过的主的天国的教导。这些教导篡夺了基督通过自己将王国交付给父神的权威（哥林多前书 15:24），并否认上帝有“擦去每一滴眼泪”的能力（启示录 21:4）。我们坚决谴责一切否认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过客和难民的神学教导（参希伯来书 13:14）。经中有云：“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腓立比书 3:20），并且基督徒“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但只是作为寄居的人；他们作为公民参与各样事务，却作为外人忍受一切；每一个异国都是他们的故土，而每一片故土却都是异地”（丢格那妥书 5:5）。

## 2. “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 22:21）

**我们申明**，在期待天国最终胜利的过程中，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的唯一和至高权威。在这个属世的时代，地上的统治者应当保障和平，以便上帝的子民可以过上“平静有序，敬虔和圣洁的生活”（圣金口约翰事奉圣礼）。然而，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或人类生活秩序比耶稣基督能向我们提出更高的宣称，因为“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腓立比书 2:10）。

因此，**我们谴责**这些异端邪说，**抵制**任何将教会或世俗领袖置于由神圣教会所昭示那天国之上的世俗政权。这些地上的权威无法使我们称义并提供救赎。我们坚决抵制一切将国家神化进而吞噬教会的政体形态，[其结果是]剥夺教会以先知般的方式谴责[地上]一切不公不义的自由。我们也斥责所有支持政主教随（caesaropapism）的思想，这些人将对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之主的极致顺从替换为对任何拥有统治权力并声称“君权神授”之领袖的俯首戢耳，无论这世间领袖被称为是“凯撒”、“皇帝”、“沙皇”或“总统”。

（按：从下文的解释可知，政主教随 caesaropapism 政体特指“君权神授”下以政权做主导，以取代超越世俗政权的神国的教导）

## 3.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 3:28）

**我们声明**，基于种族、宗教、语言、族裔或任何其他次要性状而将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恰是暴露出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和罪恶。按照教父神学传统，这种人类之间的切割被称为“属肉体的特征”（圣额我略·纳齐安，神学演讲录 7:23）。那些声称一个群体优于其他群体的思想更是这种属世分裂所产生的邪恶典型，这种理念完全违背了福音的教导。在福音中，人人在基督里是一体的，人人平等，人人都必须为他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负责，人人皆可以得到神的爱和宽恕。神爱世人，不是爱作为特定社会或种族群体的成员，而是爱作为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平等创造和出生的所有人（创世记 1:26）。

因此，**我们谴责任何**这种非正统的教义，**拒绝**一切将神圣机构或权威的特殊神圣性及纯洁性归因于任何单一地域、国家，民族身份，或特定文化，并认为它们是特别的或天命所归，无论它们是指希腊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任何其他族群。

## 4.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天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 5:43-45）

遵循我们主的诫命，**我们见证**，正如阿索斯山的圣西卢安所说，“不爱敌人的人不会得到天主的恩惠”，除非我们爱我们的敌人，否则我们无法获得和平。因此，战争总是与

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谴责**任何非正统信条，**并驳斥**任何煽动民族、宗教、信仰、种族或国家之间分裂、不信任、仇恨和暴力的教义。我们进一步谴责任何妖魔化或鼓励妖魔化那些被认为“非我族类”的国家和社会-----包括外国人、政治和宗教异议者以及其他被污名化的社会少数群体-----的教导。我们拒绝任何摩尼教和诺斯替 [二元论] 的分裂 [教导]，即视神圣的正教会，及其东正教子民高于污秽不堪和不道德的“西方”。那藉着特殊的正教会议文来提高正教会信友和文化上的属灵神圣感，进而谴责其他国家民族为属肉体的，世俗的异端的做法实在罪大恶极。

5. “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福音 9:13; 援引何西阿书 6:6 及以赛亚书 1:11-17)

**我们承认**基督呼召我们对穷人、饥渴者、无家可归者、难民、寄居的、病人和受苦者进行个人和公共慈善活动，并为受迫害的人、受苦的人和有需要的人寻求正义。如果我们非但拒绝邻居的求助反而对他们进行打劫掠夺，任由邻舍受苦而死在路边（仁慈的撒马利人，路加福音 10:25-37），那么我们就没有基督的爱中行走通往上帝天国的道路上，反而却使自己与基督和<sup>①</sup>的教会为敌。我们蒙召不仅要祈求和平，还要积极主动地站出来谴责不公，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来实现和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5:9)。仅献上圣礼和祈祷，却拒绝付代价，在言语和行为上去谴责的人背离了基督十架的真意（马太福音 5:22-26 和哥林多前书 11:27-32）。

因此，**我们驳斥并谴责**在教会的信徒和神职人员中提倡在灵性上“沉默”的异端说辞，无论遵循者是最高的宗主教还是最卑微的平信徒。我们责备那些仅祈求和平而没有积极缔造和平的人，无论他们是出于恐惧还是缺乏信心。

6.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 8:31-32)

**我们肯定**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不仅要知道真理，而且要说真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 5:37)。这场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悍然对邻国发动的全面入侵绝非是“特殊军事行动”、“事件”、“冲突”或任何企图否认局势真实性的委婉说辞所能轻描淡写的。事实上，这是一场全面的军事侵略战争，它已经导致大量平民和军人死亡。超过四千四百万人的平静生活遭到暴力摧毁，两百万人以上流离失所，浪迹他乡（截至 2022 年 3 月 13 日）。这个真相必须被公诸于世，无论它是多么的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疾首。

因此，**我们谴责**任何拒绝承认真相，甚至支持大肆镇压封堵侵略战争之真相及其反福音本质的教导与行为。**我们全面驳斥**任何在没有明确指出一方对另一方的蓄意谋害的情况下而提出关于这场战争仅是“自相残杀的战争”，“复刻该隐的罪，他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的言论种种（启示录 3:15-16）。

我们在此昭示，我们追随真理的信心，我们谴责异端的呼唤和我们拒绝错误理论的行动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正统基督教信仰的神圣传统为根基的。我们呼吁所有接受这一宣言的人在他们的教会政治方针做决定时重视这些神学原则。我们恳请每一位与此宣言有关的人“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 4:3)

2022 年 3 月 13 日---正信凯旋主日

如果您希望签署并支持本宣言，请在此处添加您的姓名。

请参阅随附的此宣言责任编辑人的说明信。

该宣言已于本网站及沃洛斯神学研究学院共同出版。

[1] 具体详情，请见<https://ocf.org/the-1872-council-of-constantinople-and-phyletism/>。

## 驳斥忽略了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政教分治”观——以西方为例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4 月 15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符合“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 引言

在《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一文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本文力图驳斥西方主流所提倡的政教分离观。这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西方世界以“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 22：21）”为基础建立的政教分离原则彻底忽视了背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实质，忽视了神国与人国之间不止息的张力和冲突，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教会几乎完全丧失了在一切实公共领域（包括学术，教育，媒体，政治等）的话语权。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怎能“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怎能说是以“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呢？

虽然，近来有学者开始纠正说，西方是政教分治，而不是政教分离。然而，在笔者看来，换汤不换药，无论是说辞，还是其执行结果都说明教会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失职，西方世界的世俗化，教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正是重新反思政教关系的时候了。

### 问：为何要驳斥“忽视了神国与人国张力”的“政教分治”观？

答：政教分治观也源自于耶稣的教导，他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 22：21）”。

凯撒的物属于政权的范畴，“在地上”，即人在地上的生活。

如吃穿住行，乃至制定法律，维护公共秩序，收税，惩恶扬善（指已经行出来的罪行或善行），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建立军队等。

这些“地上”的事物教会不能亲自去管理（即神职人员不能同时担任做政府的官员），但教会需要以济世和监督的角色帮助政权更好地按“上帝的旨意”管理地上的国。

**济世层面** > - 是指教会应积极参与社会慈惠教育事工，诸如建立学校，孤儿院，福利院，扶助孤寡病弱，资助地震洪水等天灾。

**监督层面** > - 是指教会应站在“神国”和“上帝旨意”的角度有义务监督和谴责政权管理中不公不义的做法，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评论，在教育，学术，媒体，经济等领域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为掌权者出谋划策，使他们做出符合上帝旨意的决定。

反观现代政府，我们看到的是：在济世层面，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承担了大部分社会慈惠和教育的功能，政权担起了这个责任，而教会被逐出这个领域或者只是起到辅助者的角色；在监督层面，教会更是以“分离”或“分治”之名，自行退出了作为政权监督者的义务，按“上帝的旨意”作为先知发声的传统荡然无存。甚至到了教会不能谈政治，教会领袖无法针对社会的热点时事表达立场的地步。

比如说，笔者在美国六年，很少见到教会公开发文宣称反对同性恋的，教会牧者讲道也尽量避免谈及这个话题（怕“政治正确”），这实在是一大怪现象。

**神的物则是为神国而设，是开启神国大门的钥匙，是神国降临的渠道，其存在的目的是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耶稣赐给使徒管理教会的权柄不能被政权所取代，控制或裹挟。这权柄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 16: 19）。”按笔者对东方教会早期传统的理解，这天国的钥匙正是主耶稣赐予使徒以及后来的神职人员主持礼仪的权柄（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因为正是洗礼和圣餐礼打开了天国的钥匙，使人在神国里出生为婴儿。如此，做官的不能成为神职人员，政权也不能控制神职人员的选拔，神职人员对教义和礼仪的解释和理解，不能干涉教会的礼仪等。

然而，政权也绝非像西方国家一样，完全不干涉教会的事物，以至于出现了异端和异教，它也一视同仁，无动于衷，不加任何限制和阻拦。主耶稣以他自己的榜样，并没有赐予教会“管理地上事物的”强制执行的能力，在执行上帝的旨意的过程中，需要政权强制力的辅助才能进一步“强化”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比如说，西方泛滥同性恋，跨性别问题，政权至少是可以不鼓励，甚至不支持在媒体，学术，教育等公共领域大肆宣传的，然而西方的政权都纵容了，鼓励了。我们能说，政权的做法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当然不能。上帝若支持同性恋，他在造人之初就不应该造一男一女，而应该造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出政教分治有其合理的层面，但若其忽视主祷文中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只会沦为西方治理的结果：就是教会完全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无论政治，学术，教育，媒体，社会等层面都不理教会，教会也自觉地不“介入”这些领域中，这实在可悲。

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这样的分治彻底使教会丧失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职能，再加上新教体系下人论的偏颇处（其结果是丧失了早期教会的灵修传统和殉道精神），使主张政教分治的西方国家彻底陷入世俗化。现在，西方世界同性恋，跨性别大行其道可见一斑。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因此，笔者不赞成政教分治观，也不建议使用这个名称来描述政教关系（西方世界已经“玷污”了它），因为它未能反映神国与人国之间张力的本质。政权的背景是人国，是地上，是今生，教会的背景却是神国，是天上，是来生，政教两者背后的张力是动态的，并且始终存在。**

在笔者看来政教关系只有处得好和不好之分，处得好则是在不僭越彼此权柄（凯撒的物和神的物）的情况下中有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处得不好就如当今的俄罗斯，中国以

及西方世界的政教关系。

为避免西方世界政教关系的错误，笔者推荐“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政教观，即以“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作为政教关系的第一原则，其次再按主说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作为第二原则去“分治”。

注：笔者限于所学，未能参考奥古斯丁（尤其是《上帝之城》），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政教观，中国教会有不少了解这些视角的学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驳斥政权崇拜式的“政主教随”观——以中国为例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4 月 1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封面图片：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147 页。古代人王用的玉琮，代表君权神授的礼器，归君王一人所有。

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符合“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 引言

在《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这一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来学者所提倡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这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政主教随观将政权置于神国之上，以压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背道而驰，是不行的。

### 问：为何中国近来学者主张的“政主教随”政教观当受谴责？

答：笔者并非研究中国教会的学者，对政主教随观的探讨基本限于强烈的字面暗示，若有偏颇处，还请读者多多指正。首先，笔者特别推荐[Jesse Sun 三场政教关系的讲座的文章](#)。关于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学者，笔者推荐学者[姚西伊](#)的作品，其最近的讲座请见《[从中国的基要派研究谈起---对中国教会史的反思](#)》（都在油管，国内的读者需翻墙）。笔者知道中国学者近来主张的“政主教随”观也是从他而来。此外，站在社会学角度探讨当地中国宗教市场理论的[杨凤岗](#)教授的作品也值得一读，其最近的三场讲座都值得推荐：[中国宗教市场三色理论](#)，[宗教法制建设](#)，[美国基督教研究](#)。此外，笔者认为以上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教会，对中国教会的政教关系的具体理论探讨很有鉴戒意义。

通观中国历史，宗教基本都是置于政权之下。笔者在《[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一文中已经指出，在春秋战国之前，政权与神权处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之下基本为地上人王一人所垄断，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神权充其量是与政权平起平坐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的政教关系是神国与人国是混同于一人的。地上人王有天子之称正是基于这种起源，换到基督教语境中，就是神国的权柄已经赐给地上政权的领袖一人了，从此地上人王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他的话就是法律。不存在“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种张力，因为地上人王的旨意就是上帝赋予的，地上人王是执行上帝旨意的。

春秋战国之后，上帝更是被高高挂起，人们眼中再无至高的上帝，只有那位处于政

权第一把座椅的人。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国的政权如何更迭，对宗教的包容度如何大，其政教关系基本体现了当代学者提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掌权者包容宗教，并非因为他真的“相信”，而是因为他认为宗教有利于其治理之下人民的社会稳定和和谐，能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

现在，基督教宣称出现了一位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教导我们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是暗示上帝的旨意不一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地上，上帝的旨意会遇到“阻拦”，这阻拦的一大因素就是政权及其领袖。显然，这句话与“君权神授”下产生的政主教随观背道而驰，“僭越”了传统中国人对政教关系的理解。

以上就是我对学者们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一个超越政权的领域”的答案。这也显明，基督教还未在中国扎根，未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未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因此，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笔者驳斥与该原则正好相反的“政主教随”观。

## 袁永甲 || “买妻生子” 深层原因分析：普通人以尽孝实现不朽的渴求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2 月 6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最近江苏徐州“买妻生子”的新闻上了热搜，笔者转发了三篇文章：

第一篇转自中产之路《世间疾苦，为八孩母亲痛心》，其中截取了一些网络照片、视频等信息，记载了该事件的一些基本信息。

第二篇是由海边的西塞罗（以下简称“西塞罗”）写的《买妻生子'的盲山式穷愚，是种心灵癌症》。这篇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大体是未开化，没有普世价值等，反省深入心灵，称这种现象是一种人心的癌症。笔者认为该篇虽正确地指出了这是人心的病，却没有告知人心为何得病的，又该如何得医治，这是不够究竟的。站在基督教教义和灵修的角度，人心的病与癌症源自于人忘记上帝，而治疗该病的终极办法是找到真正的医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就是我们的医生，他也懂得如何给心灵开刀治病。

第三篇是由王明远写的《故乡那些苦命的女人》。该篇作者以自己所在故乡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这些苦命女人背后深层的儒家观念，尤其是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篇给了我更多的反思和启发，再加上有兄弟姐妹给我评论，言辞间责备当今基督徒不关注弱势群体，无担当。笔者似乎受到催促去写这样一篇文章，试着从自己所学-----基督教教义和灵修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笔者不是律师，也非政治家，故无法从法律和政治的角度给读者一个答案。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西塞罗文中就对现今法律中对于拐卖、收买妇女的量刑问题提出了质疑。然而在很多程度上，ZF 的不作为似乎也瞥见了一些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一些张力。关于这一点，笔者基本赞同杨小凯先生的见解，就是任何的法律制度背后是信仰和文化支撑着的<sup>37</sup>。

笔者认为，买妻生子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代表了中国传统对不朽观的一种理解，这种不朽观在儒家孝道文化的助力下根深蒂固，以至于这种现象在法律层面只能得到暂时的扼制和缓解，却无法根除。

### 买妻生子的根源：普通人以尽孝来实现不朽的渴求

在《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与孙叔豹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丐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国，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sup>a</sup>

<sup>a</sup>原文请见：<https://ctext.org/chun-qiu-zuo-zhuan/xiang-gong-er-shi-si-nian/zhs>

<sup>37</sup>关于杨小凯先生对制度的反思，请见他的文章《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和新闻《杨小凯 | 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

儒家的不朽观与孙叔豹的三不朽息息相关，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以便后人世世代代都纪念之，就是不朽。这种观点学界似乎已有定论，这里不再详述。

而以范宣子为代表的**不朽观**-----保存姓氏、守护先祖宗庙、祭祖和维持家族俸禄-----换成现代说法就是要生男丁维持姓氏，要祭祀祖先，自己或后代要努力做官发大财并且维持家业。

在以上的对话中，范宣子的不朽观似乎被孙叔豹的三不朽取代了，但事实远非如此。儒家在立德的项目里处处成全范宣子的不朽观，并且以孝成了“德之本”，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花钱买个女的，生个男娃不但没有任何错误，而是普通人尽孝道，追求不朽的一种途径。

有人也许会反驳，生个男娃怎么等于追求不朽呢？

**这当然就是中国普通人的不朽观：名字被后人纪念，自己的生命在后代中延续**

首先，生个男娃保存了姓氏，姓氏保留了，“慎终追远”的祭祖传统也于孝道中一并保留了，这样自己的名字就会在后代有人纪念，只要自己还活在后人心里，这也算是他的不朽。

其次，笔者曾在一次与朋友聊天时，听到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看法，他们说，他们的孩子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如果生命可以通过后代延续，那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实现了不朽。

因此，对中国普通人来说，生个男娃就是立德，就是不朽。并且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也追求孝之终-----“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这孝的终点不是别的恰恰是范宣子不朽观的最后一点：即做官发大财。而做官发大财与孙叔豹的立功和立言也息息相关的。做官和发大财是立功的基础（在普通人眼里，几乎等同于立功），人如果发不了财，做不了官，就不会对社会有多大影响力，也就不可能立功和立言。这一点从当事人 8 个孩子的名字以及孩子父亲的原话（“这么多孩子，总有一个有出息的，出息一个，就能带动全家实现共同富裕”）中可以看出端倪。换句话说，他生那么多娃，希望后代能光宗耀祖，这就是孝之终了。

因此，笔者以为，儒家的三不朽是含着范宣子的不朽观的。当一个儒生，或者信奉儒家传统观点的普通人，家族或地区不能真正做到立德、立功、立言时，他们就退而求其次（或者退得不能再退）：以生男丁来践行立德的不朽观（因为孝乃德之本）。

正是在这种不朽观念的驱使下，他们可以群体丧尽天良，不择手段地买妻，家暴，视女性为生育机器，这当然不是立德，而是丧德，也非尽孝，而是做恶。

**如果孝要以邪恶的手段来成全，那么孝不再是孝，而是杀人的魔鬼本身。**

因此“买妻生子”现象的根源是普通人尽孝、追求不朽的渴望，也反应了儒家不朽观的差等性：就是说除了以孟子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士大夫传统外，对于帝王级别的是打江山，稳家业，对于贵族有钱人是维持家业，对于普通人就变成了生个男丁。这就是国人追求不朽的方式。

因此，我要给买妻生子的家庭，家族，村庄，市镇一剂“治根”的良药：就是天国的福音，这福音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少，不分富足贫穷，无论人处在何种境遇，都一律分享给所有相信的人。

来吧！你们对不朽的追求，不用放在你们生男丁的后代上，不用放在你们的家业权势上，不用放在你们的姓氏上，而是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这世上的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上帝旨意的将永远常存。

你们祈求人的纪念，难道上帝的纪念不比这个更好吗？你们希图你们的生命在后代中“无形”的延续，难道死里复活、不朽的身体不比这个更真实吗？

来吧！你们受虐待，遭家暴，受冤屈的女子，愿你们看见十字架上的光，你们的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体味过；你们并不孤单，因为耶和华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丈夫，你们离天国很近，只要你们信主耶稣，呼求他的安慰，怜悯和拯救，他必为你们开一条出路。

## 袁永甲 || 成王败寇男尊女卑的根源——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2 月 1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封面图片：右上项羽自刎图，其他两张无需解释

我在上一篇《袁永甲 || “买妻生子” 深层原因分析：普通人以尽孝实现不朽的渴求》探讨了买妻生子的根源。今天，笔者要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化里成王败寇，男尊女卑的根源：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首先我们要论证上帝及其命令是如何被高高挂起的。

### 与上帝沟通的权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已被地上人王一人所垄断

有不少学者认为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以至于一谈中国，必提夏、商、周、孔孟、老庄，以为中华“大一统”的文明源自于那个时代。然而，随着近年考古的重大发现——包括夏商时期的器物，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秦汉时期的汉简，敦煌和吐鲁番的考古发现，学者们逐渐对这种“中华 [文明] 大一统”<sup>38</sup> 的观念提出质疑。苏秉琦就证明商周的文明不同源，可见中国自古就是多元文化共存，存在张力的文明。<sup>39</sup>

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古籍文献都是经历代政权许可才留下的，采用了一个政治大一统的视角，结果自然影响了学者们的观点。而考古发现的材料很多是无意间留下的或未经政权修订的，因此为学者们提供了另一种看待中华文明的视角。

**早在春秋战国之前，普通人早已被剥夺了与天沟通和说话的能力。如果说早期这种能力还见于男觋女巫系统的话，那么后期这种能力逐渐被集神权和军权的地上人王一人所取代。**

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言：“玉琮是专用的祭天礼器，设计的样子是天人交流，随着从早到晚的演变，琮的制作越来越规范化，加层加高加大，对琮的使用趋向垄断，对天说话、与天交流已成最高礼仪仅仅只有一人，天字第一号人物才能有此权利...这与传说中顛頊的“绝地天通”是一致的。这种权力集中到一人为标志的政权转折，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sup>40</sup>。

然而，在那个时期，上帝/天的概念至少是具有一定人格性，是可以与之沟通说话的，虽然被特定阶层——男觋女巫，甚至一人所垄断。

正如余英时指出的，“轴心突破以前（按：即春秋战国时期之前）的天通指神鬼世界。”<sup>41</sup> 那时的普通人虽然被剥夺了与天直接沟通说话的能力，但至少可以借着男觋女巫及其构成的礼乐系统祭祀，祈福天或上帝，从而远远地保持这与上帝的关系。笔者认为，那时的上帝观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观，因为这个上帝不是通过启示而来的，但至少保

<sup>38</sup>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4 页。

<sup>39</sup> 同上，4-19 页。

<sup>40</sup> 同上，149 页。

<sup>41</sup>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北京：中华书局，2014），32 页。

留了些许保罗在亚略巴古的讲道时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使 17: 27）-----的概念。

此外那时候的上帝具有自己的意志和性情，可以说是有人格性的。按学者陈梦家的观点，上帝“常常发号施令，与王一样，上帝或帝不但施号令于人间，并且他自有朝廷，有使、臣之类供奔走者。”<sup>42</sup>

### 春秋战国时期，上帝的人格性和意志（即天命）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非人格性的“天”、“道”、“民视”、“仁”等概念

到了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上帝进一步被高高挂起，那时的上帝已经丧失了其人格性和意志-----即天命，被其他的哲学概念所取代。礼乐设计的初衷祭祀神灵被“德”、“仁”等概念取代。“敬鬼神而远之”逐渐占据主流，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从此中国人对神灵抱持一种冷漠疏远而非亲近的态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不经常提上帝，取而代之的是“非人格性的”天和道（墨家虽有《天志》说，但终干不过儒道两家）。说白了，上帝既然不理人间事，那要祭祀敬奉他干嘛？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士大夫阶层已经觉得人格性的上帝观没什么卵用了，转而开始改造这种观念。《左传》昭公 18 年（即公元前 524 年），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换句话说，就是上帝离我们太远了，管不了一个国家的祸殃，更不用提普通人家结婚生子，找工作等事宜。

那时的士人以改造礼乐为己任，其中儒家以仁说礼，道家以道贬礼，墨家稍微保留了礼是“祭祀于上帝鬼神，而祈福于天”的理解（见天志说）<sup>43</sup>。他们也不提上帝之名，取而说没有人格性暗示的“天”和“道”。

总之，人格性的上帝观被彻底抛弃，而非人格性的“天”和“道”则被拉下马来服务于人道，从此不朽-----即通天，所谓天人合一-----只能从人自身身上找根源，也只能由人自己决定，跟上帝的旨意和主权没啥关系。上帝的人格性既然被抹杀，通过与他沟通，说话来达到天人合一不朽之境就显得幼稚可笑了。因为“天”和“道”从那时开始只得屈从于人的意志和解说。

### 一个上帝被高高挂起的文明，没有平等性可言，其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人吃人

孔子谈仁，孟子却找到了心-----即四善端，良知，以所谓尽心知性以知天来达成天人合一之不朽，来实现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立德。然而儒家除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外，始终以孝道来包含范宣子的不朽观-----即生男丁维持姓氏，祭祖，自己或后代努力做官发大财，维持家族兴旺，甚至打江山做江山。

至于天命，周代开始体现为德，到了春秋时期的儒家，体现为仁<sup>44</sup>，到了孟子就是四善端-----良知，以及基于此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

<sup>42</sup>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572 页。单传航亦发表专文《简析中国先秦和汉朝“上帝”观念的理论演化——者格化的“上帝”如何让位于非者格化的“天”和“道”》探讨这种现象，这里不再详述。

<sup>43</sup>参：余英时《论天人之际》，15-22.

<sup>44</sup>同上，95-6 页。

因此，在儒家，上帝的旨意无非是良心的声音，以及老百姓的声音。

孟子不朽观虽是今世的，却带着点超然的气息。这也导致遵从孟子精神的儒生带着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其实像孟子这么风骨硬的儒生在历史上不多，经过几千年政权的压迫，又缺少上帝超自然恩典的情况下，世风多数时候是范宣子的不朽观为主导。

范宣子的不朽观是彻底今世，缺少温情的。对普通人而言，以“娶”/买妻生子，男尊女卑来守孝道；对想进一步光宗耀祖，扬名立万，做大官，发大财，甚至打江山的人而言，那就是丛林法则，一路踏着别人的血走上成王败寇的道路。

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谁登上了政权的至高宝座，谁就是“上帝”，这个“上帝”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人格性的上帝已被抹杀，没人监督他，并且上帝的旨意也被“民视”和“良知”所取代，掌权者只需将继承孟子这种精神的人收买，防范，甚至抹杀即可。

因此，一个没有真正的，人格性的上帝所监督的文明，一个普通人无法与上帝直接交流亲近的文明，当然没什么平等性可言，最终会形成一个成王败寇，人吃人的社会。

### **唯有耶稣基督，这世界的医生能治好中华文明之病痛，彻底扼制这种买妻生子，成王败寇的社会丑恶现象**

众民啦！当听！创造天地的主并非没有意志，亦非没有主权，亦非高高在上，不关心人事。他离我们各人都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难道作为万物起源的道还不如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己的意志和主权？难道人的不朽不需要道-----即主耶稣基督-----主动参与和指导？

你们道家错了，因为你们说清心寡欲，却没有意识到与上帝相交才是人清心寡欲的根源。你们儒家错了，因为你们以为尽心知性-----即行人道就能通天道，却忽视了那最为重要的诫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一点，你们藉着敬鬼神而远之给彻底抛弃了。

众民啦！当听！现在你们有一个机会彻底打破范宣子之下的不朽观，因为不朽不在乎生男娃，不在乎祭祖，不在乎今生的荣华富贵，甚至江山美人，只在乎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只在乎派下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因为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如今就是了。

你们不都想做天子吗？何必为那必将朽坏，灭亡的国劳力呢？不如为上帝永恒的国度劳力，做真正的天子。凡愿意与上帝沟通的人，凡愿意做真正天子的人，来吧！主耶稣基督的好信息不分种族，性别，高低贵贱，平等地赐予每一个相信的人，只要信主耶稣，就能因他获得上帝儿子的名分。

真是，与其在人间做王，不如在天国里做真正的王子，因为人间的宝座和皇冠必将朽坏，而天国的冠冕却要为一信主，遵守他诫命的人存留。愿上帝的美意成全。

## 袁永甲 || 以“你的国降临”打破一切有形无形的铁链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 起来，不愿被铁链束缚的人们，让我们以殉道的精神，迎接神国的来临

本文是为回应学者崇明 2 月 18 日转发的文章《学者江绪林：重回《理想国》时的评论，我引用如下：> - 徐州和中国的拐卖妇女（儿童）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会加剧以下后果 1 移民加速 2 生育意愿降低 3 助长重男轻女意识 4 强化社会冷漠（父母会教育孩子对人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5 司法、媒体等公权部门持续陷入公信危机.....

- 这些都是浅显易懂的道理。但有人会因此说，不应该让民众知道这些，更不能容忍他们发动舆论.....结果接下来会进一步收紧媒体特别是自媒体.....

- 从 2016 年的 lei yang 事件，到 2020 年的武汉，再到 2022 年的今天，每次看起来掀起了滔天巨浪，最终却仍然是一潭死水。

- 写下几句消极的话，不只是因为现实的幽暗，是因为又到了一个悲伤的日子。六年前，即使绪林不离开，他能坚持到今天吗？

- 悲伤、乃至悲观，但不应该绝望，因为绪林这篇写于十年前的小文的最后一段话给人们指出了希望所在，虽然他自己没有能够胜过绝望：

- “这篇小文不能讨论‘不存在理想天国（没有逾越政治并高于政治的领域）’这一争议，仅仅指明这一争议仍然是极为敏锐地触摸着当下的政治实践：当正义的制度尚付阙如，当那些坚强的人们还在为自由和平等付出沉重而可怕的代价的时候，他们常常以甘心的行动显明，他们所委身的不仅仅是政治本身，而且是一个逾越政治的领域。”

- 是的，如果没有超越政治的领域，希望何在？

评论中提到问道：“如果没有超越政治的领域，希望何在？”站在笔者研究领域---神学的角度，笔者试图回应这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需要超越政权之上的神国，以及神的国如何降临？

有人把铁链女与欧美权贵之下的性奴案做对比，笔者以为现象类似，但背后文化根源不尽相同。针对铁链女事件背后是一根无形的信仰文化铁链：儒家以“孝”之名保存下来的范宣子不朽观，即将上帝高高挂起，完全只在乎今生，小就生男娃以致买妻生子，大就打江山，做江山，成王败寇的不朽观。笔者已发专文《买妻生子”深层原因分析：普通人以尽孝实现不朽的渴求》《成王败寇男尊女卑的根源-----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论述，这里不再详述。

政治只属于今生，不属于来生。一个只在乎今生的民族，它的上帝就是站在政权顶端的人物。中国为何“没有逾越政治并高于政治的领域”，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将上帝高高挂起。于是，我们民族的不朽观几乎是只在乎今生的。

一个只有今生的不朽，不是不朽而是人间地狱；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人与人之间

没有平等性可言。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应的就是上帝观念的缺失。我们要打破铁链女的有形铁链，还她自由，更要打破束缚她的无形铁链-----生男娃，成王败寇的不朽观。不打破铁链女的铁链，我们的人身安全没有着落；不打破只在乎今世，以“孝道”为中心的不朽观，我们的心就看不见天上的太阳。

中国人需要神的国就如同离开水的鱼需要入江海，快要枯死的老树需要重新生根发芽一样。

面对政权的代表彼拉多的质问，主耶稣清楚地宣告两件事：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真正永远的王。

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 18：36）彼拉多接着问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 18：37）

真正的王是上帝，不是人；真正的王是真理本身，而不是局限于今生的政权；真正的王是造天地又更新天地万物的上帝，而不是踩着千万人的血踏上王座的“英雄”；真正的王是道成肉身又死里复活的主，而不是如秦始皇一般，实现了“大统一”，又寻求不朽的人；真正的王是战胜了死亡，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而不是为了保家业，希图千秋万代，仍免不了死的人。

上帝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丈夫，他为受屈的伸冤，铁链女分享了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上的主必为她伸冤，必为她辩屈。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主施行公义，速速地消灭城中的恶人，还铁链女自由，不单是她人身的自由，更是她在主基督里心灵的自由。

然而，神的国在哪里呢？面对法利赛的问题：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这样回答：“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路 17：20-21）

神的国是从心里首先降临的，当我们把心里那片原本属于上帝的空间单单给上帝，心意更新而变化时，神的国就降临了，然后才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片心中只属于上帝的空间，就是那上好的福分，而我们像马大一样忙里忙外，却忽略了那更好的。

这心中属灵的空间就是那超越政权的神的国。在这个世代，这片空间被荒芜着，无人进入，去修理内心的葡萄园，园子里尽是偷吃葡萄的动物，遍地是情欲的野兽，于是乎，我们外表是人，却活成了动物。我们物质丰富了，生活也随之腐化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以钱和权为上帝的世代，生活在一个范宣子不朽观-----即生男娃，以致做大官，赚大钱的世代。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进入这片空间呢？笔者以为，我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进入这片空间。因为这是一条窄路，如主耶稣所言，需要猛力进入，那猛力的人就能进去（参太 11：12）。这撇下一切的精神就是殉道精神，就是修道精神，是教会灵修传统的根基，是灵性的堡垒，万福的开端。

因为，只有殉道的精神，我们才能彻底地不随波逐流-----即效法这个世界；才能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才能手扶着犁不向后看；才能看万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才能因着死里复活的盼望，有战胜死亡的勇气。

因此，起来吧！不愿被铁链束缚的人们，让我们以殉道的精神，迎接神国的来临。因为人的国不值得你们留恋，上帝的国才是我们永恒的天家。

## 袁永甲：乌克兰的老百姓，铁链女们，我愿与你们同哭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年3月3日，PDF版本发布日期：2026年4月22日

封面图片：右边图片截取自 BBC 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乌克兰的房子被导弹击中，他女儿死了。网址请见 <https://www.bbc.co.uk/news/live/world-europe-60582327>

乌克兰的老百姓们，你们见证了战争的不义。

铁链女们，你们见证了这世代的黑暗。

一切历史上因受冤屈而死去的人都在宣告一件事：在人间没有完全的正义，在今生，正义无法完美彰显，然而，你们不要忧伤，因你们的血正如亚伯的血，流进土里哀号，上帝听见了你们的哀号。他将在来生，在基督公义的台前为你们伸冤。

如果人类只有今生，那公义将无法得到完全的彰显；如果人类只有人间，那对那些受苦受难受冤屈的人而言，就是地狱。因此，我们期盼天上那更美的家乡，信死里复活，盼望永生。

有人以为我反战是受西方左媒影响，西方左派的无耻，难道我不知道吗？他们支持性泛滥，允许堕胎，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试图灌输同性教育给小学生，在政治，经济，媒体，文化，教育，学术领域全方面地排挤基督教。他们挑拨了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的内乱，自以为聪明，终有一天会掉进自己挖的坑里。

我前两天屏蔽了一个主战的朋友的朋友圈，谁知他私聊来劝我支持他的观点，大意是俄罗斯打的对，我受了西方左媒影响。在他眼里，我不是跟普京站在一边，就是跟西方左派站一边。

他还提到波罗申科政府以及乌克兰纳粹分子亚速营的暴行，并分享了一段他们将一个人焚烧在十字架上的录像，一如早期教会的殉道士。我对人类的暴行和罪恶，从来不乐观。

注意，笔者的视角不是政治的，不是经济的，不是社会学的，不是法律的，也不是文学的，却始终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毕竟所学有限）。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说俄罗斯战争有多少正义可言。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乌克兰老百姓要见证这场战争的不义。以暴制暴有多少正义可言，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如果战争都是正义的，基督就不用死在十字架上了。

我今天就告诉亲爱的读者，我站在乌克兰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这一边，我站在铁链女这一边，其他的边我都不站。我也请那位朋友不要再在这事上来烦扰我。

我站他们这一边，因为他们分享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我站他们这一边，因为他们受屈，哭泣，哀嚎，流血，这些诚然是他们的祷告；我站他们这一边，因为我努力使自己体会他们的苦情，因我愿与哀哭的人同哭。

我惊叹，原来有人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却大言不惭地谈什么正义之战；我惊奇，原来一个强大的祖国，竟然不能破除铁链女身上的铁链，还她自由，竟然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天天担惊受怕，怕自己的孩子哪一天被拐走。

古话说得好，天视自以民视，因为上帝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丈夫，是受苦受难之人的安慰者，是受冤屈之人的正义伸张者。如果我们看自己在地上是寄居的，就知道，在地上把基督徒这个身份做好，努力操练爱上帝爱人的诫命就已经很不容易，甚至可以足够了。

## 铁链女：如果人不为你主持公道，上帝将为你主持公道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3 月 27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  
2 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  
徇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  
3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  
4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5 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6 我曾说：“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7 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  
要仆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8 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诗篇 82 篇（和合本）

也许有人以为铁链女的事已经过去了，但在上帝那里，这件事没完，让我们以诗篇 82 篇的祈祷，求上帝起来，施行审判，让公义临到人间，让神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在人的国中没有完全的公义，而我们需要努力让神的国降临，意思就是要督促人的国按公义治理国家。铁链女之事未得昭雪，就是人的国治理不佳的明证。

我们不要盼望人的国，而要盼望神的国，因为人的国有限度，不可靠，有时还充满暴力，血腥，黑暗和污秽，它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医治，来净化；神的国是无限的，永恒的，可靠的，是我们真正的天家。虽然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主说“愿你的国降临。”

人的国可以攻打乌克兰，但神的国关心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百姓；人的国可以枉顾铁链女之冤屈，但神的国会铭记这历史性的时刻。因为神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丈夫，是一切受冤屈之人的伸冤者。他们的痛就是我们的痛，实在的，这些受苦受难受冤屈的人们分享了十字架的苦难。

那超越政权的领域就是神的国，若政权近亲它，则蒙神祝福；若政权僭越它，则蒙神咒诅。政教从未分离，从未分治，也从来不是政主教随，而是神国为主，人国跟随，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有人说基督徒如何爱国，在笔者看很简单，爱上帝爱人就是爱国了，愿神的国降临就是爱国了。

这一切只关乎一场属灵的争战。这场战争无人能免，而我选择站在那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一边。

## LGBTQ+ 的教导不除，基督教不兴——驳 LGBTQ+ 主义序言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7 月 1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今天头一次在华人教会听讲道驳斥同性恋的教义，痛快。原因是我所在的华人教会要搬家了，主任牧师讲述的理由如下：我们教会租用的循道会 5 月份通过决议，牧师可以为同性恋婚礼祝圣，这有悖于我们教会的教导，为了见证的缘故（怕别人误以为这间华人教会也赞同此等做法），选择离开。发此文以表纪念，与 LGBTQ+ 的教导战斗到底。

声明：本篇主旨并非针对属血气的人，而是指属灵的黑暗势力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理念。若言辞过于激烈，并非指同性恋“患者”（耶稣是为医治病人，自认为健康的人用不着耶稣的医治），而是指 LGBTQ+ 所倡导的敌基督的理念。

### 序言：LGBTQ+ 的教导不除，基督教不兴

LGBTQ+ 的核心教义是直接反对和攻击上帝在创世纪一二章所设立的一男一女的婚姻观，鼓吹同性婚姻，变性，男女同厕，双性别等等，总之，只要是在传统男女双性之外的性别认同和性行为等主张，都为它们所赞同。一如当年蛇欺骗夏娃的，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蛇直接加了一个否定词，说你吃了必定不死（按：这里是根据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和合本翻译不准确。蛇直接在前面加了否定词 ☒☒）。

当基督教得到政权支持时，我们争论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当基督教遭到政权唾弃排挤时，我们不再争论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如今就是这种状况，在欧美，我们争论教会应不应该接纳同性恋，在中国，我们争论要不要基督教中国化，要不要在崇拜主耶稣的同时，也崇拜政权。

4 世纪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之后，教会历史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异端：阿里乌主义。他们为了确保独一真神拒绝了基督的神性。然而如今时代已然不同，在当今政权唾弃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和教导情况下，首当其冲的大“异端”就是 LGBTQ+ 的教导。

LGBTQ+ 的教导不除，基督教不兴。因为很明显的，欧美的教会都只剩下老年人了，年轻人兴致勃勃地加入了 LGBTQ+ 的大军，教会要么彩旗飘飘，给同性婚姻祝圣，甚至允许同性恋的牧师；要么纷纷倒闭，持守的是父母一辈的老人，而反对他们的是他们的下一代，这不仅体现在华人教会，其他欧美的教会（不论什么教派）都是如此，只不过是程度的多少而已。

LGBTQ+ 之教导的流行程度一如当年索多玛，越是繁荣兴盛的国际化大都市，越是兴盛，势不可挡。可以预见在未来 100 年之内，欧美的基督教将彻底消失，或者纷纷倒戈，变成娼妇，与 LGBTQ+ 的教导和群体行淫。

LGBTQ+ 的教导是欧美左派拿来敌对基督的有力武器，就目前的局势来看，效果显著。如果 LGBTQ+ 的教导是这个时代的巨人歌利亚，那么也愿笔者的系列驳文成为大卫手中的石子，就算不能正中它的额头，至少也要表明一个态度：这敌基督的 LGBTQ+ 的教导，怎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你有政治势力撑腰，有资金，有人脉，有财团，有

媒体，占据一切优势，一如当年的歌利亚，然而你必败在上帝的手下，因为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秉承着教父精神，笔者认为有义务驳斥 LGBTQ+ 的教导，笔者的专长领域有限，因此其角度始终是神学和东方教会传统的。笔者发此文并非不爱 LGBTQ+ 这个群体的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爱他们，希望他们回转，才指出他们的错，希望他们能摒弃 LGBTQ+ 所奉行的理念和教导，回到基督的怀抱。

LGBTQ+ 横行天下的例子

近来观影，看到神秘博士 2 的女主角有两个妈妈的设定。看瞬息全宇宙，主角的女儿是同性恋的设定。现在迪士尼，漫威影业的电影纷纷向 LGBTQ+ 站队，看到其中这方面的人物设定，大家不要惊慌，这说明他们已经攻下了这两个影业。

近日看油管视频，微软高管收购暴雪后的一次发言说，目前公司员工认同自己是女性的只占据 30%，希望能提高到 50%。一位游戏评论员调侃道：“古有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今有欲入微软，必先割卵（暗指男性游戏开发人员要做变性手术）。”这说明 LGBTQ+ 已然攻下各大财团和公司。

伴随着 LGBTQ+ 理念的还有毒品大麻合法化。这些笔者不一一细说了。

葛培理 (Billy Graham) 的儿子近日在英国开布道会，他明确反对同性恋，同性恋群体就在布道会场地周围游行示威，结果 BBC 只报道同性恋群体的游行示威。这说明欧美的主流媒体早已经一边倒地倾向左派，倾向于 LGBTQ+ 的理念和教导。

LGBTQ+ 的教导在左派政治正确的加持下已经“通行”天下（当然没达到某国的地步），一旦公开用西方语言发文驳斥就会面临丧失工作，被起诉，被禁封，遭群体围攻，被“天下人”所唾弃的危险。

笔者采用中文写作此系列文章，看看其“通行”的气量。笔者接下来的系列文章将梳理 LGBTQ+ 的历史，学术发展史，总结他们的教导，然后站在神学的角度一一加以驳斥。敬请读者参与提议。

## 为何应该在一切公共领域驳斥同性恋, 跨性别 (LGBTQ+) 主张的理念?

作者: 袁永甲, 首发日期: 2022 年 4 月 24 日, PDF 版本发布日期: 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 最近一次讲课, 主旨之一是有必要在公共领域, 即学术, 教育, 社会, 媒体, 出版, 政治等公有领域公开反对敌基督的 LGBTQ+ 的理念。有听众表示怀疑, 大意是你要是反对同性恋, 同性恋会受伤, 然后就“阻碍”了传福音, 不如去爱他们, 善待他们。又说同性恋只是罪的一种, 异性恋之间的淫乱行为也不能接受。笔者遂发此文公开反对同性恋, 跨性别。

**问: 为什么有必要在一切公共领域反对 LGBTQ+ 的理念?**

**答:** 简单来说, LGBTQ+ 是与传统的男女的双性性别以及基于此异性恋争锋相对的理念。在性别认同上, 它主张并教导人赞同男女双性以外的性别, 跨性别, 变性等即由此而来; 在性别恋爱上, 它主张并教导人赞同男女异性恋之外的一切恋爱关系和性行为, 即同性恋, 双性恋等。其中 L 特指女同性恋 (lesbian), G 特指男同性恋 (Gay), B 特指双性恋 (bisexual), Q 特指性别认同或恋爱关系上 (显然是传统男女双性和异性恋之外的) 的特例 (Queer)。这个条目还在增加, 但它的主旨就是要与在传统的男女双性和基于此的异性恋中拓展一片空间。

就目前的局势而言, 它做到了, 并且很成功。在欧美, 它受到政权的欢迎 (尤其是左派, 比如, 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典型案例, [2022 年 1 月芬兰起诉圣经价值观的案例](#)), 霸占着主流媒体资源, 主导着学术方向, 控制着公共教育体系 (其理念已经渗透进小学至少三年级, 甚至以下), 大量财团和资金也纷纷加入他们的阵营。在美国, 它更是以政治正确之名横行天下。据笔者在美国工作的一些朋友透露, 人不能在工作场所攻击它, 反对它, 若是如此就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 被辞职, 甚至找不到工作。人也不能在媒体公开反对它, 否则会遭到禁言被封; 人也不能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反对它的观点, 因为你很可能会发现, 你根本出版不了。总之, 它如今霸占了一切公共领域, 是十足的主流思潮, 这股风“势不可挡”, 已近吹入台湾, 吹入东南亚, 马上会吹入全世界。

而教会在面对它时, 要么夹道欢迎 (笔者开车见过不少挂着彩虹旗的教会了), 甚至支持同性恋牧师; 要么静默不言; 公开反对的实在太少。因为, 可以预见的, 只要公开反对, 就会遭到逼迫。

因此, 笔者极少见到教会公开发文反对它的, 只听见牧者讲道中隐晦反对它。教会退出了一切公共领域已成事实 (具体请参见笔者专文: [我为何要坚持做学术与教育](#)), 实在可悲, 求主怜悯。

LGBTQ+ 的理念已成主流, 几乎“垄断”了公共领域的一切资源。笔者限于自己的短浅的见识, 极少听到有学者, 政客, 主流媒体, 教会, 世俗大学 (甚至神学院), 教育家公开驳斥它。

沉默啊, 沉默, 不在沉默中灭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笔者当然是主张爆发的, 否则

教会在主面前就如同娼妇，是卖给罪了，是不会讨主喜欢的。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要爱他们，而是没有人公开地在公共领域反对他们所主张的理念。其结果是，我们努力传福音，教会的青年人还是迅速流失，我们在家把圣经的道理教导孩子，孩子一转头就从学校和媒体找到截然相反的教导。

LGBTQ+ 所主张的理念和思潮使当今的世代成了“土浅石头地”，使我们传福音的果效迅速流失，因为我们自己退出了这片公共领域的属灵战场。因此，站在公共领域的层面，我们必须反对它，我们要竭力扼制它独占垄断这个公共领域的“市场”。

我们发声在公共领域反对它，不仅是基于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观念的教导，也是基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当然包括公共领域），如同行在天上”的教导。

现在，有人质疑要不要公开反对它，是不是会让他们受到伤害，这真是个笑话；就像有人说我们应该把毒蝎子抱在怀里，如果不抱的话，这只毒蝎子会受到伤害一般。爱里面是含着公义的，爱并不等于纵容，也不等于妥协。没有公义的爱是溺爱。神的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若有人拿出神的话摆事实，讲道理，指出一个群体的理念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让他们可以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性和性别的问题，这就是让明光照在黑暗里了。要知道光不是放在斗底下（即仅限于教会里，私人团体），而是放在灯台上（即公共领域）。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难道非得在城外面放一层云雾（即保持沉默），让别人看不见城的样子吗？

### **问：若同性恋出现在教会，我们当如何给他们传福音？**

**答：**这里将处理个体性传福音的问题，以跟上一个在公共领域驳斥敌基督的思想理念做个区别。

正如耶稣所言，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路 5: 31）。自亚当堕落以来，就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因我们都是病人，都犯了罪，匮乏了神的荣耀。耶稣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一个生病的人若把自己的病藏着掖着，甚至认为自己没病，那么医生也无法给他医治。照样，病人进入教会这所医院（有耶稣基督，这世界的医生主治，没有治不了的），需要告知自己病情，并且愿意接受治疗（即悔改）才能得到医治。教会只能救悔改的人，对于不悔改者，我们为他们祷告，但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是嫁给基督的童女应当持守的贞洁。

因此，同性恋来了不必大惊小怪，他若认自己是同性恋，我们就指出同性恋也属于淫乱，是罪，需要他悔改即可。他若不认自己的罪，那教会就不能为他施洗，但可以为他祷告，关心他，让他加入教会的各种查经小组，集体活动和教会礼仪中。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在公共领域已经有牧者或基督徒学者的讲座或书籍出版，就可以推荐他自己看；平信徒本身不用对此发表太多意见，要问起，就跟他说，我赞同某某牧师或学者的观点即可，或者简单地说，基督教认为同性恋属于淫乱，也是罪，要受洗加入教会需要悔改（每个人的罪不一样，也不必把同性恋看得跟其他的罪有多大不同）。倘若我们在公共领域没有这样的讲座和书籍出版，笔者建议平信徒把这种问题交给教会牧者来处理，平时交往尽量避免跟他谈及这个话题。

针对同性恋来教会的人，笔者不建议教会的平信徒或牧者参加任何 LGBTQ+ 组织

的任何活动，而是相反，建议他们来教会，参加教会和小组的活动。此外，由于性和性别上的认同问题，笔者不建议教会平信徒（尤其是单身的）跟他们单独交往，免得落入试探中，他若要单独咨询，建议他找教会的牧者，或者已婚的，灵性较为成熟的小组组长。即便如此，安排的见面地点也应该是在公共场合，或者至少可以让第三者看到的地方（比如，在一个通体玻璃门窗的房间，隔壁有小组活动等）。

### 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观告诉我们同性恋是淫乱，是罪

**任何教导处在传统男女双性和基于此的异性恋之外的性别或关系是符合教会教导的都是魔鬼的诡计；任何教导在一男一女的婚姻观之外还有合法婚姻的都应受到教会驳斥；任何教导说性可以处在一男一女婚姻关系之外的都应判为淫乱**

关于神所设立的一男一女婚姻家庭观，请参见笔者讲道。本篇旨在以圣经的话来反对同性恋，同性婚姻，跨性别以及一切涉及性和性别的内容。圣经主张，上帝设计性和性别是为了让人可以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中，彼此相爱，组建家庭，繁衍后代。性仅限于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中，性只是婚姻中一男一女表达爱的方式之一。爱不等同于性，爱的真谛是生死相许。

我们的总结是：同性恋，同性婚姻，跨性别诚然只是众罪中的一种，它们都是罪，因为它们破坏了上帝创造的秩序，滥用了性（滥用性就是罪），教会应该呼召他们悔改，而不是支持他们，也不应该保持沉默，在教会不公开反对这些罪恶的做法。

# 阿甲随想

## 从新英格兰到英格兰系列一

\* 新英格兰指美国东部六大州，我们近期从美国波士顿搬家至伦敦

1 我们一位美国朋友住海边，一次去他家玩。我随口问起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爱 BBQ，每家后院都有个烧烤架，我们家没有，也不知道怎么烧烤。那位朋友听了，就说给我们留意附近有没有烧烤架。结果没过几周，他们就送给我们一个烧烤架，说是有一家人不用了，免费给的。我就在网上买了套烧烤工具，开始做汉堡，热狗，带着孩子在后院吃。

2 我太太有一天兴奋地跟我说：“我的美国朋友爱丽丝真幸福，这两天她老公单独带着孩子露营两天。”我跟她说：“我也可以啊，我可以先试试从露营一天开始。”于是，今年 5 月份，我带两个孩子在外面露营一晚，我提前买了个小型的烧烤架，棉花糖，用上次租客留下的炭，还带了一大袋废纸，用于烧炭和篝火。我买好票，驱车去营地，在营地买了篝火用的柴（营地要求只能用他们那的柴）。孩子们特别兴奋，来了就让我烧篝火，烤起棉花糖。晚上又拿着手电筒，头灯闹腾，那一晚我们睡在车里（把车后座放下就当床睡了）。从那次开始，我爱上的露营，尤其是烧篝火的环节，看着火焰从一小点往上燃，加上柴，火焰就越来越高，心里莫名地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3 我和太太都不太喜欢搭帐篷露营。可我心里又想着再去露营。于是，我们 7 月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时，没有住旅馆，而是找了个露营地，住小木屋。再次开启篝火，棉花糖，烧烤 BBQ 模式。我们房子八月底到期，机票定的 9 月 15 日，因为我们准备去伦敦，房东也不让在多住几天。我们想与其麻烦别人，不如再去露营。于是从 8 月底到九月中旬，我们几乎都过着露营的生活，期间周末有朋友招待我们。我们最开始住了小木屋，后来住露营车。孩子们跟我们一路奔波，我们虽然累，但他们很开心。这差不多半个月的露营生活，让我深刻体会到两个词：放逐和寄居。在露营中，我似乎把自己流放了，又清楚地意识到我在地上没有一个永远的家。

4 我们来伦敦后，小儿子发芽跟我说：“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去露营呀？去篝火呀？”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喜欢露营，孩子们也享受其中，也给他们带去了美好的回忆。露营似乎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5 到伦敦后，姐妹房东招待了午晚餐。次日，房东带我们去逛超市，宜家置办一些日用品和食物，一整天充实，感谢主。到伦敦第三日，坐地铁去办 BRP 无果，下午五时，一位姐妹托人送来热水壶，高压锅，煮饭锅，炒锅，几套碗碟，一桌子，感恩。

6 我导师是个中国通，跟导师第一次见面，他上来就跟我说普通话，于是我们全程用普通话交流。第一次去亚非学院的图书馆，发现图书馆不是按编号区分的，而是按地区，民族分层划区，比如 C 层主要是中国和日本文献，D 层主要是中亚地区的文献等。

7 有一次，在老师办公室学满语课，一位研究印度的学者经过，说：“其实我一直想学满语课的。”导师说：“那就来加入我们吧。”又一次满语课上，一位朝鲜族的中国人说：“其实，满语的发音有不少跟韩语类似的地方。”导师感慨道：“我应该学韩语的，韩语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语言。”原来导师们丝毫不觉得多学一门语言是一种负担，他们似乎乐在其中。

8 最近对两个词体会越来越多，一个是碎片，一个是方法。历史留给我们的碎片，

学者们只能基于这些碎片试图去拼错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然而，不同学者的路径和方法不同，他们讲的故事又不同。可见，不提求学为做人了，求学能求真都非常难。如同，基于一个杯子的些许碎片去揣测杯子的形状，用途等。

9 最近去了一个希腊正教会，惊叹于几乎全程都是希腊语，几乎全体都是希腊人。除了极个别的词，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刚进入时，一位唱诗的人不时看向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外国人。我回家后跟太太分享，太太说：“他们就像这边的华人教会，大家都用普通话交流。”她说得对，如果大部分都是希腊人，他们为什么要用英文礼拜呢？

10 一次教教会历史，讲尼撒的格列高利写的《论不是三位神》，课后，一位学员问我：“我们不是总是说，有一位神。这个说法是不是指数字 1？”我回答：“当然包含数字一的含义，但也要超越数字一的理解。我个人觉得，一位神是指上帝是超越的一，是超越数字的一。只有真神才不受数字一的束缚，从而可以有圣父、圣子、圣灵之三的存在模式。如果我们把一位神只看成数字的一，那圣父、圣子、圣灵之三就无法被接受。”

## 从新英格兰到英格兰系列 2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 年 12 月 12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注：新英格兰指美国东部六州，我们今年十月初从其中之一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举家搬到伦敦。

1 暑假一日，万里无云，与朋友家孩子约起去附近公园玩。那天朋友家带了块小滑板 (mini Cruiser)。我踩上去，滑了一会，觉得还挺好玩的，只是觉得尺寸有些小，就在网上买了一块标准尺寸的滑板。心理想着让老大学滑板，但自己也是想玩的。买的时候，我跟老大说，如果你能坚持每天玩半小时，一个月后，我就把这块滑板送给你。然后，我带着老大几乎天天去滑，老大刚开始还有兴趣练习，后来觉得累，就不怎么滑了。但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滑板，跟太太说是为了锻炼身体，但实在享受滑行时乘风的感觉。来到伦敦后，我就立即入了两个二手滑板，作为去火车站地铁站时的“交通工具”。

2 八月中旬开始，我们准备搬家事宜，所有的家具、家电、衣物、书籍，要么卖掉，要么送人，要么捐给 Savers，要么放到马路边写上免费。八月底，我们准备驱车去营地 (欲知为何去营地玩，请看上一篇记事十则)，车被塞得满满当当。太太突然发现车里有两个箱子挺占空间，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就问我：“里面装的是啥？”我说：“里面装的都是废纸，用来烧炭和篝火用的。”太太惊呆了，表示从未想到有人会将废纸装到两个箱子里占地方！最终我还是留了一箱废纸，因为我太喜欢用废纸点燃篝火的感觉。

3 六月底，我们准备去 New Hampshire 的白山，发现大儿子幼儿园时的同学 Peter 老家就在白山附近。原来 Peter 的姥爷是一位东正教神父，也是从圣十字架神学院毕业的，说可以到他们家住几天，招待我们。我们带着意外和感恩，决定去拜访他们一下。到了那里先去附近的湖边游泳，在沙滩玩，然后吃了 Peter 妈妈做的希腊风味午餐、听八十三岁的老神父聊天，非常享受。没有想到的是，在八月底我们出去露营并寻找周末的住处时，她们说我们可以住在她家，完全免费，而且可以住五天！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他们并不是给我们一间房，而是把他们家旁边的一栋两层小楼 (三室一厅) 都给我们独享！在湖边还有一艘他家的小舟可以让我们随意使用！当天下午，神父又从自家后院摘了一些瓜果供我们食用。我想基督的爱一定在他们心里，因为我真切感受到了。

4 波士顿的房子到期后，我们的签证和机票都还没有下来，之前我们所在华人教会同一小组的基督徒夫妇跟我们说：“你们可以住在我们家里。”当时，我们已经订好了几个露营地，想着 9 月中旬飞伦敦前的住处是有着落的，就没有去。但到了九月中旬，去英国的签证还没有下来，我们只好退掉机票，需要再觅落脚之处。此时想起他们的邀请，就问可不可住他们家，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们提前一天做了新冠测试，得到阴性结果后就驱车去了他们家。从九月中旬入住，到等待签证的漫长过程，再到签证下来后购买合适的机票，我们在他们家呆了差不多一个月！他们为人随和，生活自律，思想理性成熟，孩子懂事，不时询问我们的签证，计划等，并为我们祷告。男主人说：我们刚到他家时，他还不确定去伦敦是否是神对我们的带领，但当他一路陪同我们走来，看到神是如何通过了签证、预备了资金、安排了我们在伦敦的住房、甚至有当地的姐妹为我太太介绍工作 (虽然后来没有去成)，他就很确定这是神的带领了 (比我们的信心还大)！每

逢回想，实在感恩这段在主里美好的相交。愿主祝福他们这般的好客与热心。他们一家和神父一家让我想起经上的话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 13:35）”

5 去年暑假，我们约好跟一位姐妹在公园玩。期间她提到大女儿最近老是问她一些神学问题，看看我能不能回答一下，并且还问我有没有兴趣教她女儿神学课。随后，她大女儿就问了我在一些神学问题，大体是关于上帝为何是三一的，我简要回答了一下，就回家去了。我当时以为姐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她是认真的，就在去年秋季给她女儿开了第一期的教会历史课，我觉得课程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没想到她女儿还挺喜欢听。第一期完后，今年春季，又有一位小朋友加入，开了第二期，效果其实是超乎我想象的。第二期开后，姐妹又要求我开课，我想与其这样不如我自己开个学堂吧。就这样，我在今年暑假开办了亚略巴古学堂，除了搬家前后暂停了一个多月，一直开课到如今，课程主要是教会历史课，初级古典希腊语课，人数虽然不多，但参与的学员都很委身。开办亚略巴古学堂离不开那位姐妹的督促、帮助、支持和代祷。我想上帝是让我谦卑，他乐意安排一些弟兄姐妹在我周围，一同开启一些美好的事工。

6 去年暑假应国内一位牧者邀请，在网上讲了一次东正教灵修课程，共三讲。8 月应 CIU 一位牧者邀请，简短做了一次关于东正教灵修的讲座。同月，在一间教会开始每月一次的讲道服侍。今年暑假，开办亚略巴古学堂，最初只是想给青少年讲教会历史课，未曾想不少成人也感兴趣，索性也开设了成人班。我们来伦敦前，有弟兄姐妹和慕道友跟我们说，可以考虑开个 Youtube 频道，我想现在是时候考虑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口舌笨拙的人，不善言辞，不曾想到了今日的地步，这实在是主的恩典。

7 到伦敦后，创世纪刚好讲道亚伯拉罕，故讲了这个题目：举家寄居，定睛天国——亚伯拉罕蒙召记。我默想亚伯拉罕蒙召，真是举家搬迁，义无反顾，不给自己留退路，很是感动。故与妻子分享，妻子说：“但亚伯拉罕有很多钱啊！我们没有！”我说：“亚伯拉罕也有他的难处，你看，他 75 岁出来，25 年后才有自己的孩子啊，我们的难处不一样而已。”妻子又说：“但是我们没有钱。”“好吧，虽然我们没有钱，我们还是来到了伦敦这世界上最贵的城市。神是要如何为我们开道路呢？”

8 有一段时间，我微信公号“清心乃圣祷”老发不出去文章，心里不觉恼火。后来，有几次，我的一些学堂海报都遭到屏蔽，一打听才知是触到了敏感词什么的。后来与一弟兄分享，那弟兄说：“写微信老是要自我审查，你不如自己建个网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这个主意不错，就有了这个网站，看来我的微信公号只能等着被“封圣”了。

9 最近太太找到了一份在香奈儿专柜做导购的临时工作。她说，香奈儿几个包包的钱就够我们一年的学费了。不少买包的中国客人都还是学生，有的在说怎么前些日子没有跟老爸要另外一张卡，真是出生即巅峰。我笑道：“出生即巅峰，简称‘生巅’。”我们要如何与这些“生巅”的人比较呢？我们的盼望如果不在主，还能在哪里呢？

10 近日给孩子们上课，我问：“《安东尼传》中安东尼见的魔鬼的形象和声音都是眼耳能听到看到的，还是魔鬼在他心里产生的幻相？”孩子们都认为是后者，即安东尼心里产生的幻想，并不是肉眼能看到，肉眼能听到的。我说，那为何他在古堡的时候，古堡外的人也能听见声音呢？可见魔鬼能在空气中产生声音，能伤害人的身体（参约伯记），能产生肉眼能看见的幻影。其实《圣安东尼传》是研究魔鬼的极好材料，可惜了。数年

前听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说，心理学家们的看法跟孩子的回答一样，认为修士们出现了幻觉，放到现代，圣安东尼怕是要被送进精神病院的。

## 随想十则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年12月16日，PDF版本发布日期：2026年4月22日

近些年读神学，脑子里想了很多，有些话几日挥之不去，就干脆记了下来，遂成了这篇随想的来源。此篇乃个人随想，不喜请路过。

1 呼求耶稣圣名就是读经，因为整本圣经指向的就是他。

2 孤独即地狱，因为上帝是独立而不改，但他并不孤独。他是三位一体的。因此人之为人爱神爱人

3 节制的开端是控制饮食和睡眠，在灵修术语中叫禁食和守夜

4 如果这些年我在灵修方面有什么长进的话，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5 叫万物各从其类的是上帝的旨意-----认信者马克西姆把它叫做理 (λόγοι)，而不是各物的本性。我们不被本性界定而被上帝界定，也就是上帝的美意界定。上帝说各从其类就各从其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本性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在末了，这朽坏的要变成不朽的，万物的本性变化了，但它们的类别没有发生变化，因为上帝造万物各从其类，不会改变。理不变，因上帝的旨意永远长存，理只做天命/神意解即可。

6 灵与物只是一气之化，物可灵也，体贴圣灵则灵，灵可物也，体贴肉体即是物。

7 敬拜，祈祷，感谢就是真正的神学。如艾瓦格里 (Evagrius) 所言，真祈祷者是神学家，神学家真祈祷。

8 家庭是小教会教会是大家庭

9 灵修需要关闭感觉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早已经习惯了跟随感觉和肉体的欢愉四处奔走，迷失了自己，但真正的罪不是感觉和肉体的欢愉本身，而是心思从上帝身上转离了。

10 如果在夜空中有流星和明月，那为何拒绝上帝以其隐秘的方式在自然之书和人之良心中显明他自己呢？诚然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真正的罪是人不感谢上帝，拒绝他，于是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开始造偶像。

## 随想 13 则论中国文化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 年 12 月 19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耶稣：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 14:26）

耶稣的到来，对孔子是会构成挑战的。

2 所罗门：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Eccl. 8:15 CUS）

诗人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

3 原来妖魔鬼怪不过是一股子邪念而化

4 内丹不过是操练身体之术，益处有限。无论外丹还是内丹都是在被造物身上找永恒的基础，而被造物都是从虚无中造成的，因此，无论什么丹都将一无所成。

5 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是从老子一，二，三，万物的世界观来的，顺则成人，逆则成丹。谁顺谁逆取决于自己，并且丹道的精髓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独化，自救。如此，道家乃自救论无疑。基督教乃上帝从虚无中造万有，又以道成肉身与其造物联合，万物离了上帝不能独存。因此，基督教是他救，认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为救主。你要尽心，尽魂，尽意，尽力，前三者是指心灵（即神）而言，力是指精气而言，对于基督徒而言，乃是将精气神倾注于道，即与神相交，此乃神化，非独化。世界观不同，造就了操练之大异。

6 吞吐日月之精气远不如领受神的恩典，因为神是创造天地日月的。

7 为何妖精都是有动植物甚至石头所化，为何它们都想变成人？其实妖精所体现的精神正是那股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的劲。因受造之物指望神的众子显出来，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 8:19-21）。这就能理解，妖精为何都想变成人了。

8 人是万物的目标，上帝是人的目标。

9 释读中庸：所谓天命即爱上帝爱人。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因为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爱上帝爱人之诫命下就是恢复了与上帝爱的关系。

10 天子不是地上的君王，乃是每个相信耶稣基督，借着洗礼加入教会的人。他们真是耶稣的兄弟姐妹，是天父的儿女。

11 贱民如草，因为中国人缺少一种天父的观念，因为在今世找不到一种平等的基点。但在天父那里人人都是人，都一样尊贵，每个人的命都很宝贵，“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全然错了，上天并非不仁，若如此，我们的天父怎能舍弃自己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呢？

12 人的价值和尊严，不在乎今生的荣华富贵，如主耶稣所言：“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丢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而在乎借着信靠主耶稣成为天父的儿子，因为神儿子的身份岂不比这个世界的一切荣华富贵来的宝贵吗？因此，努力成为天父的儿子吧？诚如主耶稣所言，你们要完全，向你的天父一样完全，因为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

13 在理中，你是你，我是我，因为，你不是我，我不是你，你是个体，我是个体，如此，就分开了你我。在爱中，你才是你，我才是我，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是人格，我是人格，如此，就成全了你我。穷理，尽情而已；无理，邪情生矣。理之本，道也，情之本，爱也。上帝就是爱，圣子就是道，如此，情理本乎上帝。

## 诗歌集二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 年 12 月 20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 1 无题

- 雪花点点问窗前
- 耶稣声声在心田
- 随风舞动润无声
- 原来心中有四季
- 季季都尝主恩甜

### 2

- 雪花啊，雪花
- 带我向上帝问声好
- 好吗？我想他了。

### 3 自勉诗

- 生如落叶随风舞
- 转瞬归土人生苦
- 不如放手一搏
- 尽心尽性爱主
- 随圣风尽情舞

### 4

- 道不远人，在心在口
- 念念不忘，耶稣圣名

### 5

- 害怕地狱，但更害怕忘记呼求主耶稣的圣名
- 害怕惩罚，但更害怕放弃爱神爱人

### 6 天地之道，一以贯之，爱也。

### 7

- 听啊，鸟儿开口颂赞主
- 看啦，阳光里见主荣光
- 呼吸主名吧，那就是你的祈祷

## 8

- 愿我心紧贴你心，长相守
- 愿我灵呼求你名，不止息
- 愿我身为你手脚，做主工

## 9 万千念虑不如专一祈祷

## 诗歌集一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年12月20日，PDF版本发布日期：2026年4月22日

### 修道者颂

繁华实云烟，名利乃虚空，不如守童贞，退隐祈祷中

收心免纷扰，警醒感灵风，念念主圣名，不忘圣祷功

### 山中游记其一

退隐归山林，落日余晖中。登高以远望，神光似无穷。

草木雕画色，啼鸣花鸟虫。山随人影上，长歌造化功。

### 隐修其一

静默心自专，性本爱务农。独居亲上主，喜乐言难容。

问君何所求？旷野寻芳踪。跟随十架路，忘后向前冲。

### 感恩其一

昔杨柳依依，今雨雪霏霏。日月为双翅，遨游天地飞。

终叹吾身短，何处是吾归？万物为客旅，羡慕自找讥。

虚空复虚空，物非人亦非。感谢救赎主，十架圣光辉。

### 隐修其二

静默人定初，旷野伸展舒。祈祷心专诚，有感而写书。

浑然忘万物，身不知何居。对越天地主，圣道流心渠。

### 登江南

山连似水波，日照影婆娑。红石净水滤，碧草微风歌。

蓝天池塘镜，绿地浮云河。恩光岁月过，圣子化干戈。

### 人间

世人笑我太疯癫，不爱钱财爱上天。

劳苦愁烦一生了，百代千载名何眠。

都言世界荣华有，死后空空化成烟。

试问今生做何事，惟愿主旨得成全。

### 附中秋诗歌一首：

秋风秋雨层层凉，万里乌云圆月愁。盼到中秋佳节时，留下清空让月游。

岂言月是故乡明，天国一家乐悠悠。将来禧年同欢聚，颂扬上主终不休。

### 后记：

这些诗歌是很久之前的创作，愿上帝祝福大家。

## 随想 15 则论爱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 年 12 月 21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上帝有情，但没有情欲。上帝无情无欲，只是说，他没有像人一般私情，邪情，没有像人一般的情欲，他有情，是真情，他有爱，是圣爱，牺牲的爱，他有欲，是好生之欲。

2 圣经没有说，上帝成为人，是为了让人成为上帝。我们的主只赐下两条诫命，爱上帝爱人。因此，灵修的核心就是爱上帝爱人，如果主说“这两条诫命是 \_ 律法 \_ 和先知一切道理的 \_ 总纲 \_”，那么我也斗胆说，这两条诫命就是灵修和与之相关的一切教导和主题的总纲。

3 牺牲的爱总是可歌可泣，因为人们深信爱不会失败，爱是真正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爱就是生命，爱不能被死亡所吞没。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就证明了爱的真谛为何：生死相许

4 爱是没有量度的，所以不能以爱的平等或多少来衡量

5 如果人愿意为他所爱的上帝，所爱的人献上一切。那么，他对上帝和人的爱就是无情欲的。

6 可以说，只有上帝是不朽的，因为其他的造物都是依他而存，从这个层面讲，凡被造之物，其本性都是可朽的，有些被造物不朽仅仅是因为爱上帝的缘故，这爱维系着他的存在。所以说，我们的得救，不能简单地说是本性朽坏与否的问题，更是爱主与不爱主的问题，因为没有我们的爱，上帝不能救我们。诚如奥古斯丁所言，上帝在没有我们的时候造了我们，但不能在没有我们的时候救我们。

7 因为，爱是愿其生，不愿其死，爱是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心甘情愿地献给对方，但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它只有在另一方以同样的方式爱他的时候，才能稳固，有效力，因为爱就是生死相许。

8 天父爱我们，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子和他那不死的生命一并赐给我们。圣子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不但将万物接纳到他自己里面，从此，在本体论上，成了万物得救的根源，而且借此能以在十字架上献出他的生命给我们。他并不强迫我们爱他，因为爱并不能被强迫，他以这种方式教导我们什么是爱。

9 爱是出于自愿，凡是出于自愿的才能稳固，因为只有在与主生死相许的关系中，人才能真正地获得永恒。永恒不是强迫的，而是自由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爱里面的，即爱上帝爱人爱万物中的。爱不是自私的，而是牺牲的

10 只有在爱中，我们才能说真正的说，我是我，你是你，因为你我的价值在于彼此相爱，否则你我的价值都被身外之物或虚空的浮名所取代。

11 只有在三位一体中，爱和自由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我是我所是”表明的是绝对的自由和他者，那么，我是爱，表明就是，绝对的自由是爱，只有在爱里才有真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圣灵的工作无他，就是让我们自由地去爱上帝爱人。

12 爱就是相交，相交就是生死相许。上帝就是爱，爱就是实在，爱就是永生，爱就是末世，爱就是当下

13 因著愛，他創造世界，因著愛，他派遣他的兒子道成肉身，☒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從此天人相合，上帝啊，你對我們的情義何等高深長闊。

14 爱就是圣俗的疆界，爱多的地方就是天堂，爱少的地方就是地狱。

15 爱就是生死相许，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么做的，正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天父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 教会、圣经与大公传统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年12月24日，PDF版本发布日期：2026年4月22日

1 有人说，没有教会，就没有圣经，这话只对了一半，其实反过来说，没有圣经，就没有教会，也没错。有人问，没有圣经，有教会吗？这个问题就不应该问，因为这些表述和问题都有一个暗示，那就是圣经和教会是冲突的，但它们并不冲突，无论是教会还是圣经都是三位一体的工作，它们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密不可分。圣经自教会诞生以来早已深入教会的方方面面。

2 圣经正典的形成是在教会对抗异端的过程中产生的，教父们普遍达成了共识。当正典形成后，留下的就是对圣经的解释问题，早期教会是通过教父们与异端的对抗，通过大公会议的信经和决议解决的。我在圣十字架的一位旧约导师，亦是一位东正教神父说得好：“教父著作不一定等于对圣经的正确解释，但他们为解释圣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南。”指南的意思是有他们的著作，我们不用害怕会错解圣经到异端的地步。

3 我课堂上一位姐妹说得好，她说：“大公传统是圣灵在教会的工作。”她说得对。不少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学者都持此观点。

4 一次讨论圣经正典形成的课上，我们试图找到教会与圣经的关系。我总结如下：如果教会大公传统有个核心的话，那不可见的核心当然是圣灵（连同圣父圣子的工作了），那可见的核心就是洗礼、圣餐礼和圣经，其次是大公会议留下的信经和教规，教父们的著作，灵修传统、教会神职体系（为主持洗礼、圣餐礼和授圣职礼而设），最后是教会留下的礼仪祈祷文献、圣徒传记、教会建筑等。我想大公传统主要指的前两点。

5 尽管在东方教会礼仪中有小入圣和大入圣之别，小入圣的高潮是宣读圣经，大入圣的高潮是圣餐。但这并不意味着圣经应当置于圣餐之下。因为没有圣经，圣餐无法举行，教义无法形成，礼仪文本没有根据，大公会议的信经和教规也成了无米之炊。

6 教会虽然有好几次大公会议，但只产生了一个信经：尼西亚信经，后期的会议不过是对信经的进一步解释罢了。有些人声称，尼西亚信经的权威性不如圣经，这种对比圣经与信经的权威性孰高孰低的做法，实在不高明。就如对比苹果树干与苹果中哪个更具苹果树的特性一样，其实圣经与信经传递了同一个意思，都是圣灵在教会的工作，是一体的。所以说，信经是略缩版的圣经，圣经是扩大版的信经。

7 有人问我，中国教会如何回到大公传统？我的建议是，首先在主日崇拜中加入全体一起诵读尼西亚信经的环节，因为尼西亚信经就是大公传统的标识。

8 教父们从很多意义上都是“唯独圣经”的，他们用圣经来驳斥异端异教、形成礼仪文本、讲道牧会、回应他们当时不良的思想风潮，我把这称之为真“唯独圣经”。不过，现代好多人把唯独圣经用歪了，他们用圣经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派别，用以反对教会牧者，反对早期教父，反对早期形成的修道主义传统，反对大公会议决议，反对教会形成的礼仪和教规...这确实是对圣经的误用。

## 随想 9 则中西对比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 年 12 月 26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还是中文简洁：狄奥尼修斯用了两页纸讲神秘神学，老子只有了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

2 当希腊人讲圣化时，说的就是我们与主生死相许的爱情

3 希腊人重存在，讲本体，重本体者，不得不以理性划分出自有永有的和非自有永有的，这一分开就成了圣化（或神化）的根源，所以希腊东正教重神化，因为神化就是与上帝合一。

4 中国人重关系，讲情义，从来不觉得自己与那一位自有永有者是分开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跟上帝关系处的好，还是不好。处得好的叫爱上上帝爱人，处得不好的叫忘记上帝，丧尽天良。

6 中国人从死中见生，因此爱这个世界，重今生，不看重来生；希腊人从生中见死，因此恨这个世界，不重今生，看重来生

7 同样的信仰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达志趣，这是因为组建语言的方式以及用这些语言下的重要人物有关-----比如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拉丁的西塞罗，中文的老子，孔子等，也影响着我们的体验和思维模式。以字母方式组建的语言，比如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等都更依赖理性去构建抽象的概念，更重推理；但以象形方式组建的语言，比如中文，就注重心灵的感应和直接体验。

8 同样侧重理性，但西方拉丁和东方希腊的侧重点却截然不同，拉丁重法律，政治和军队，喜欢实践。重法律导致天主教的救恩论多是从十字架法庭赦罪的维度去探讨，重军队导致天主教的组织化倾向，重政治导致西方世界始终摆脱不了从社会人的角度探讨问题（堕胎能达成是因为母腹中的胎儿还没有社会人的作用，当然母腹中的道将嗤笑一切支持堕胎的理论）。

9 拉丁传统更重伦理和道德实践精神，而不重圣化，重以发明产品来便利生活，而少强调心灵生活；希腊传统更注重本体论-----何为终极存在，人如何获得永恒（这构成了希腊世界神化的概念）和智慧，也就是说重属灵知识。哲学家一词就是爱智慧的人。对本体论的重视使希腊人更倾向于脱离这可朽可死的世界，趋向于神圣永恒的世界，因此本体论的维度深刻地影响了东正教的救恩论，对正教来说，救恩意味着神化，神化即与上帝联合。正如阿塔纳修所言：“上帝成为人是为了让人可以成为上帝。”这些是为何以下这些异端都与此相关

- 阿里乌主义 **Arianism**: 认为圣子是被造物
- 撒伯里乌主义 **Sabellians**: 认为父子圣灵只是在历史中的角色扮演者, 不具备本体论上的含义, 从而把圣父钉在了十字架上
- 阿波里拿主义 **Apolinarianism**: 否认耶稣具备人的灵魂或理智 (**nous**), 从而否定了全人的得救, 因为按神学家格列高利所言, 上帝所没有承担的就是他没有拯救的
- 聂斯托里主义 **Nestorianism**<sup>a</sup>: 认为耶稣基督的人性有自己独立, 不同于圣子的人格, 也就是说, 基督有两个人格, 一个基督人性的人格, 一个神性的人格, 即圣子, 因此因称呼玛利亚为基督之母, 而非上帝之母, 从而分裂了耶稣基督, 切断了救恩的连续性
- 一性论 **Monophysitism**: 基督的神性吞了他的人性, 从而只有一个本性。
- 一能论和一志论 **monoenergism and Monothelitism**: 基督有完整的人性, 但他只有一种能量或一个意志, 从而限制了基督人性的正常功用, 基督的人性是不健康的, 其运作受到限制, 这影响了救恩的整全性。

<sup>a</sup>聂斯托里本人是否完全是这种理解, 并未可知。这种称呼是对景教的蔑称,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对东方教会 (即景教) 的误称, 具体参见: Cf. Sebastian P Brock, "The 'Nestorian' Church: A Lamentable Misnomer," in *The 'Nestorian' Church: A Lamentable Misnomer*, ed. Kenneth Parry and J F Coakley,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Manchester: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1996), 23-35. 下载地址请见: <http://www.syriacstudies.com/wp-content/uploads/2018/08/12-the-Nestorian-church.pdf>

这些异端以如此大量的细节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中出现反映出希腊人对本体论的关注度, 而这些异端极少在拉丁世界出现争论。可见, 我们的语言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会影响我们信仰的表达以及侧重点。

8 在尼西亚信经中, 同性同体 (**ὁμοούσιον**) 是注重本体论的希腊世界, 专门针对阿里乌派特有一个名词, 这个词对于许多不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非洲国家来说是不能理解的, 因为他们的语言中几乎没有本性这个词, 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 也令人费解, 因为把体用明确划分开来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唐朝才出现的, 不过感谢主的是, 在此之前信经中还写道: “(子) 由父所生,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上帝的真上帝, 受生而非被造。” 其实这些话, 句句都告诉我们同性同体 (**ὁμοούσιον**) 要说的意思, 因为信经采用了多种方式去表达同一个意思, 以确保教义适用于所有语言。

9 论圣餐: 天主教和基督教多是从赦罪的角度理解圣餐, 当然也不失圣相交 (**holy communion**) 和基督身体的维度。希腊传统重末世和圣化, 因此希腊东正教对礼仪的理解就是地上的天堂, 是从末世的角度理解圣餐。但对于中文而言, 一切尽在爱的关[国]中。因此礼仪有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爱中彼此相交的维度, 虽然在天主教, 新教和东正教传统中都有。但仍然未被强调。笔者以为当从爱的角度来看待礼仪, 因为赦罪只是关系修复的初级阶段, 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 即在爱中与主相交。爱就是圣俗的界限, 爱超越了历史和末世的界限。

## 年终的一些感想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1年12月31日，PDF版本发布日期：2026年4月22日

今年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但一路也有神的恩典。疫情震撼了人的国，嘲笑我们文明的“高度”，一切都不再稳固。这一场看不见的争战，人类并没有多少胜算。原来人类及其文明如此脆弱，一个看不见的病毒都无法阻拦。

今年，心情是忧虑的，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上半年申博，一直不确定到底要去哪。我申请了美国十所大学，都没有成功，后来又尝试在一家教会兼职服侍，神也借着明显的印记阻拦了。

只有伦敦亚非学院给了我入学机会，我申请了那里的奖学金（欧洲读博是自费的，除非自己主动申请到奖学金，多数美国大学读博在入学时就包含了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补助），最终没能申上。我曾一度以为，若没有奖学金，就是上帝阻拦我去读博；现在却清楚地知道，神要我在今年就立一个心志：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养家糊口，这就是神的心意。奖学金什么的都是辅助，至少我现在心里不再依赖它了。

我几乎每天都会忧虑那么一会，总感觉心中压着一块巨石，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只好把每一次忧虑愁烦，化成祷告，仰望在巨石上的上帝，他总是告诉我：“不要怕，只要信。”是他支撑我走到今天这个境地。

苦难逼迫我就近你，因为我知道，只有从你那里才能得到心灵的平静与安慰。

我们的忧虑是比较单一的，其他方面都感谢上帝。我们全家身体都还可以，到现在也没有感染过冠状病毒（我们也经常为此祷告）。人生无常，任何一个不幸就足以摧毁一个美好的家庭，这无关乎外在多么光鲜富足。是上帝保守我们一家平安健康地在一起生活，我为此感谢他，这是他多么大的恩典！

由于跟太太上班时间冲突，又面临孩子放寒假，我不再在饭店打工，而是在家带娃了。自从发了在饭店打工的信息后，有两位弟兄姐妹建议我做自己的本行：即通过教课、写作、翻译把这几年所学分享给大家，以此养生。我想我是在努力尝试的，暑假开了亚略巴古学堂，近来又开了“光从东方来”网站。心里想着，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那现在就开始预备自己赚钱了。路是走出来的，如果没有路，那就一步一步走出来。

这几年翻译了一些教父灵修方面的著作，想着能出版，但鉴于现今的艰难环境，不知什么时候才是头了。我现在打算把这些译作和所学以教课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并且教学相长，我也能改进我的翻译，为将来出版做预备。

未来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一切都在上帝手中。默想古圣先贤，他们的生活没有哪一个平稳容易的，但他们都看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仰望天家。我的事工刚刚开始，就收到不少人的鼓励、赏赞。在此，我感谢所有支持我，鼓励我、热情回应我、给过我赞赏的人，愿上帝祝福你们。

## 随想 16 则论政治、语言、理性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 月 4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问：基督徒当如何爱国？

答：爱神爱人就是爱国，此外无他。

2 主祷文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神的国是先从心里降临的。就是人首先把心里原本属于神的那边空间给予神，此后，神的国就在人的各个领域降临了。心里那边空间不先给神，迟早会走岔路的。

3 凡认为某种文明是自足的都是固步自封，因为每一种缺少耶稣基督的文化都有致命的疾病。论耶稣是为全人类而来。

4 关于政治体制：个人独裁好？还是人人任意而行好？其实真正的战场在人心，所以无论哪种情况，我只选择爱，和由此而来的义。

5 公源于私，私者（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即是此意），自主之道也，自主者，天命赋之，不可夺也。

爱源于自谦，自谦者，基督之道也，信基督者，贵为天子，天子之道，在乎爱神爱人。

6 有人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有人说，政权源自每一个公民，但我们说，政权源自上帝，而仁义是政权的根基。有人说，以暴制暴，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我们说，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7 在末世，人的国在神的国中无份。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政治的疆界，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宫殿，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教会的疆界。如主所言，让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

8 基督徒不应崇拜政权。一切的政治体制，理论都不完全，不然耶稣为何不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家呢？可见除了神所应许的天堂，我们不可在地上盼望一个乌托邦，理想国。

9 自然属于天堂，在它里面没有罪，自然是天堂的雏形。

10 天地有大道，我想无非就是那股生生不息以至于心心相惜的爱意吧！这股爱意三位一体的上帝那里显明了，更是从父、子、圣灵在世上的工作显明了，这世界，道成肉身，十架受难，死里复活，赐下圣灵，教会，圣经，传统都是因着这爱而来的。（参约一 4:7-13）

11 我是我所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绝对的自由，我是爱告诉我们绝对自由的真实含义。因此，爱就是绝对的自由。只有在爱里才有真自由，因为上帝就是爱。

12 天国的言语，就不是地上的言语了，因为天地言语之别就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和面对面之别，就是知道的有限和全知道之别。因为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

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13 笛卡尔的人论说，我思故我在，但三位一体的上帝才真的揭示了何为人，我爱故我在。

14 圣灵带来末世的临在，使我们进入与上帝的爱的关系中，使我们能彼此相爱

15 我们所经验的过于我们所能想的，我们所能想的过于我们所能用语言表达的。所经验的在心里，所想的在理智中，所言说的在语言中。道可道，非常道也。我们的语言只能给真理划定一个疆界，但却不能把握他，也无法穷尽他，因为不是我们把握真理，恰恰相反，是真理把握我们。

16 我们的信仰不仅是语言层面的，也不仅是思想理性层面的，亦是经验层面的。语言的作用是，以合适的术语表达我们所共同经验的信仰，教义的作用就是划定这信仰的疆界。大公意识的存在正是基于这共同的信仰经验，因为我们在教会中所接受的是同一个洗礼，所经验的是同一位圣灵。大公会议的决议和教父们的著作所见证的就是这大公意识。因此，若个人的良心与这大公意识相悖，那就是他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圣灵在他里面的意思。

## 再论圣经与大公传统 (Tradition)，兼论唯独圣经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封面图片：手拿圣经的大圣巴西尔，圣金口约翰，神学家格列高利

大公传统，在天主教和正教皆成为 Tradition，又译为圣传\*。

\* 注：正教传统分为 traditions and Tradition. 二者区别如下：传统 traditions 指正教内部存在，但未被教会以会议（无论大公的还是地方的）的形式公开承认的部分，其权威性不如圣传，不一定是正教普遍接受的传统，或有争议的教父观点，皆属此类。例如，税关说，万物复原论，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圣像，建筑服侍风格等；圣传 Tradition 是正教对大公传统的另外一种称呼。圣传的内容可以囊括如下：圣经、圣礼（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当然傅油礼（天主教叫坚振礼）是一道举行的）、大公和地方会议的决议和教规，教父们众口一词的见解。至于圣传和传统的界限具体在如何，目前学界似乎没有公认的答案，但这种区分是公认的

写作此文是要再次驳斥中国正教会网站的一篇由约安·威福神父写作，默耕翻译的文章：《唯独圣经吗？正教对基督新教之教导的评价》。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指出新教徒对唯独圣经的误解和误用，语气却是毫不客气的，并且对新教徒在圣经方面的学术成就也未见足够的尊重。

这篇文章的缺陷在于没有首先理清正教会是如何看待圣经与大公传统的关系的。而这正是此篇文章的目的：圣经与大公传统的关系如何？笔者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当然，它也不只是我自己的）。

我在圣十字架神学院的旧约老师，神父尤金·潘提乌科（Fr. Eugen Pentic）算是东正教研究圣经的领军人物。他尊重新教的圣经学者，毕竟多数研究圣经的大牛都在新教或天主教阵营。他不时批评学生读教父著作过于读圣经（可见教父著作与圣经之间是存在张力的，我会另写文专门阐述此问题）。

在一次课上，神父尤金跟我们谈到圣经与大公传统的关系。他首先在黑板上写下耶稣基督的名字，然后围着这个名字画了一个圈，在圈内写上“Bible（圣经）”，接着他再在外面画圈，就是圣礼，大公会议，地方会议，教父著作等内容。他告诉我们圣经处于大公传统的核心位置，因为它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当时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原来圣经在正教会占有如此崇高和核心的地位。这不仅仅是用一句话说：圣经是圣传的一部分所足以表达的。

有人宣称，圣经只是大公传统的一部分，这句话没错，可问题是这句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部分？如果大公传统是一个人，那我要问圣经是心脏？是胳膊？还是手指，甚至指甲？砍掉一个人的手指，甚至胳膊，人还能活，但拿掉一个人的心脏，他还能活吗？我想要强调的是，圣经是大公传统的心脏。如果这个心脏有两个心房的话，那么圣经至少是其中一个心房，而另一个心房就是圣礼（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礼）。

基于这个关系表述，我列举圣传的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是圣经和圣礼，其次是大公会议决议和教规，再次是地方会议的决议和教规（当然是教会后来都普遍认可的），最后是教父们众口一词的教导。关于圣灵在大公传统的重要作用，请看《教会、圣经与大公

## 传统》



如果圣经是大公传统的核心，那么对于约安·威福神父关于“唯独圣经”的错误预设一：圣经被认为是信仰、虔诚生活与崇拜的最终准绳（The Bible was intended to be the last word on faith, piety, and worship），笔者就不敢苟同了。因为一切大公传统的教导都是有圣经根据的，有些虽然没有明说，但也暗含着的。就像心脏的血液遍布全身，无论手指头的毛细血管多细，被划破了还是能见血的。

问题在于我们是把圣经读成了字句，还是就这精义读，因为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表述是完全可以的，有些东西虽然圣经找不到这样的词或一模一样的说法，但只有表达同一个意思即可。

注：其他两个错误预设圣经是初期教会的信仰依据，而传统只是后来“世人堕落”的产物和任何人都能未经教会的指引而自己解释圣经，笔者没有异议。

再者，笔者所读的教父著作，无不尊圣经为神的话，上帝的启示，他们对圣经的热爱达到了倒背如流，时刻默想的地步，因此无论是劝勉讲道，制定礼仪教规，驳斥异端异教，回应社会敌基督的思潮，他们无不以圣经为他们论证的基础，同时以大公会议决议、教父相关著作，礼仪文本为辅助来应对。可以说，教父们在面对异端异教，回应时

代的挑战时，教父们是“唯独”圣经的，至少他们是以圣经的话为至高的标准来驳斥异端异教，来牧会教导，来回应时代挑战的。笔者赞同的唯独圣经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笔者也并不赞同马丁路德<sup>45</sup>，尤其后来的激进的改教者的观点，将圣经与大公传统置于对立的状态，以至于“唯独圣经”的意思就是用来质疑和挑战传统的。正是这种将圣经从大公传统中单独拎出来，如同把一个人的心脏拿出来一般-----的做法才造成了不少人产生了对唯独圣经的误解和误用，以及他们对大公传统的忽视，甚至敌视。

---

<sup>45</sup> 马丁路德是否有这种意思，笔者并非研究马丁路的人，因此不好评说，还请相关学者赐教。

## 随想 9 则论动静、相交、灵性、忆念神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 月 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没有历史，就没有末世；没有末世，历史就没有方向。历史就是道成肉身，末世就是复活升天。历史与末世原为一，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

那住在圣灵里的，就是与主耶稣相交了，那与主相交的就是与差遣他的父相交了。这相交就是实在，是历史和末世的实在，这实在在历史中通过教会已经开始，将在末世中完成。

2

上帝超乎动静，动于万物，静于无因，万物即动即静，动向上帝，静于上帝之中，又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不动的仅仅是说，他是无起因的，是不变的，是不像我们的，是充满万物的，不是说上帝完全寂静不动。

上帝是不动的，但是上帝因着他的爱，造了世界，赐下独生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

上帝是不动的，并非说上帝完全静止，而是说，他是没有起因的，没有任何事物迫使他活动-----这也是上帝没有情欲的意思之一。

3

哪里认信尼西亚信经，哪里就有大公传统。因为尼西亚信经是大公传统的标识。因此，每一间教会都应该在主日崇拜宣读尼西亚信经，这就是朝向大公传统的第一步。

4

如果物质能转换成能量，那么，能量也能转化成物质，所以，我们肉体只是一股能量，但不同的物质，其能量也不相同。话语是一股能量，因为上帝的话能创造，人的话会产生影响

5

从本性上来讲，被造物都是一无所有的，就是佛教所说的假有。但在众被造物中，只有人有着突破自己本性的自由，也就是说，他能通过自由的与他所爱的对象相交而决定他最终的存在形态，所以说，我们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本性，而是取决于我们与谁相交，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道成肉身的原因，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了，一方面向我们显明上帝就是爱，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与上帝相交成为可能（因他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了）。

6

人一旦忘记上帝，就不再是自由地思想，而成了思想的囚徒。因为在上帝之外，没有自由，爱和公义。

7

道成肉身，从此行人道就是行天道

8

所谓灵性是不为物所奴役，而是管理物；是不放纵肉欲，而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9

如果因信称义是起点，那么生死相许就是终点，殉道士们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不可停留在孩子的状态，而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 随想论警醒 11 则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 月 24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唯一阻碍我认识你，寻求你的，是我的罪。分神就是罪，没有将第一个意念献给你上帝，就是分神。圣洁的生活就是敬畏神，那才是智慧的开端

2 朽坏死亡不是错误；拒绝与主相交才是

朽坏死亡出乎自然；但借着与主相交，人可以带领万物避免之

3 这个世界只有一场战斗，那就是信仰的战斗。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战场，那就是内心的战场。

4 天堂地狱一念间，保守己心的强如取城。

5 在丧失了灵修传统后，我们要么以理性代替圣灵的工作，脑子里装了不少“大道理”，在行动上却是个婴儿；要么我们将圣灵充满等同于说方言，等同于神迹奇事，却忽视了圣灵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爱才是最大的恩赐和神迹，没有什么比爱上帝爱人更能见证上帝的同在了。

6 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天意，每一次的相逢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离别。珍惜我们看的每一个人吧！

7 人心与上帝最短的距离就是不断呼唤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就像一个婴儿不断地呢喃，爸爸，妈妈，就像一个昏迷的人不断地喊着最爱之人的名字。

8 呼唤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吧，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些将死之人唯一能作的事

9 基督教灵修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主相交，与主相交就是对他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就是像呼吸，心跳一般地不断呼求他的圣名：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罪人。

10 只有属灵的空间打开了，才能进入物理的空间，只有人心朝向神，这个社会的一切才能朝向神。

11 我以前以为求学为做人，现在知道生活也熬炼人，二者是一非二，都是叫我与你相亲，心心念念忆念不可见的你，盼望天家。

## 随想 7 则论按上帝的形象造人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2 月 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如果用一个字来谈神学，笔者以为就是“爱”；如果用一个字来谈人，笔者以为就是“心”。

2

上帝的形象在一个人身上无法得以完全，而是充分展现在彼此相爱到生死相许的人身上。在人间，生死相许的情义就是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

3

亚当独居不好，因为一个独居的人无法充分展现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因此他造了女人，所以一夫一妻的婚姻是上帝的旨意，体现了上帝的形象。

4

**爱神爱人的潜能就是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中国文化把它成为敬天爱人，亦叫人乃万物之灵，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能直接与上帝相交，而在这种相交的关系中，整个世界都参与进入与上帝的相交中，而与上帝相交就是永生。这种与上帝相交的能力就是人能自由地去爱的能力。我们与神的相交不仅是心灵层面，也不仅是理性层面，也不仅是自由意志层面，而是整个人都与神相交，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命令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了。

5

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不应该是某几个人的功能，而是有一些更深的东西在其中，这更深的东西可能突出的表现为理性，自由意志等，但它其实是奥秘地充满整个人的。理智 (nous), 理性 (rational), 自由意志 (free will) 不能代替人本身，整个人才是人。如果上帝是奥秘难测的，那照他形象造的人也是奥秘的。因此，人最核心的部分也有不可言说的。

6

所谓本体论就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生死相许的爱情，以及基于此的爱人爱万物。人之所为为人就是爱上帝爱人，凡践行者，就是所谓的圣化，所谓的天人合一。

7

没有比上帝道成肉身，十架复活，更能教导上帝为何是爱了，更能感召我们以爱来回应他了，而我们是拯救这个世界的中介，因为在万物中，只有我们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这形象无他，就是我们自由去爱的能力，而自由意志，理性等是含着这能力中配套送给人的。

## 袁永甲：带娃，学堂，在读博士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3 月 2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太太上个月找到了工作，带娃成了我生活的日常。我逐渐开始适应这种奶爸的生活，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有时候带着老二玩一整天。逐渐体会到太太过去几年带娃的辛苦。我一般来说上午脾气好点，到了下午就不行了，老喜欢“惹”儿子的气。我所学的是灵修，然而带娃失去耐心时似乎都用不上了，发起飙来就都顾不上了。我真是软弱，越是学，越是清楚自己的一无是处。

2 我目前学堂一周上四次课，其中三门课有新内容，其实需要花不少时间去预备的。除了带娃，预备博士的 proposal，我大部分时间用于备课上，这种繁忙的状态，我其实还是喜欢的，总比无所事事好。因为，备课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太太评价说，我做了我喜欢做的事。实在感谢上帝的带领，除了他的旨意成全，我又夫复何求呢？

3 最近备奥古斯丁的课，发现奥氏博大精深，可学的甚多，然后，他对东方灵修传统的熟悉程度，却受到我的质疑。比如他在《论三位一体》中似乎将清心简单地视为信心的果效，并没有提及遵守爱上帝，爱人的诫命，如何处理心中的邪念，忆念上帝等与心祷传统息息相关的内容。然而，这些教导是在同一时期的东方灵修传统的常识。奥式似乎开创了信以求知的传统，这些痕迹尤其见于《论三位一体》的几卷序言中，笔者似乎看到了信以求知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影子。然而，限于笔者的无知（尚未阅读多少奥式著作），还无法做出一个清晰的判断，然而就奥式对自由意志消极层面的强调以及后期的预定论学说来看，其开创的灵修传统中，有多少对自由意志的肯定是值得商榷的。

4 伦敦果然是雾都，在这边五个月，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是在风雨中度过的，即使是大晴天，风也是呼呼地刮。前些天去伦敦眼游玩，难得的万里无云，这简直算是个神迹。因为即使伦敦是晴天，也很少是万里无云的。伦敦的风雨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了我坚强，让我敢于直面人生的风雨。

5 读博要学的东西太多了。除了方法论，就是语言了，目前就我这个博士研究方向而言，需要学习的现代语言就包括法语，日语和俄语，而古代语言必然包括粟特语和回鹘语，这些我有些只是学了个皮毛，有些还没开始学。读博真是花钱找罪受，若不是出于真爱，我真的不推荐大家来读博。只能求主怜悯，继续赐我学习语言的恩赐了。

6 最近有一位读者问我研究希腊东正教要学哪些语言，我说，学习古希腊语和英语是基础的，此外古代语言最好还学拉丁语和叙利亚语（因为它们跟希腊传统相互交织着），现代语言最好还学法语，德语，俄罗斯语和现代希腊语，因为知名的学者也有从这几门语言下出来的。他一听，直呼“天啦！”

7 近来上《爱神集》导读班，艾莉姐妹为我的译稿进行二修，才发现自己的译作为什么出版不了。我中文实在太差了，很多词和表述经她一改立马变得高大上起来。深深地感到术业有专攻，翻译这门活要做好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我特别感谢上帝，安排一些人在我身边以弥补我在各方面的不足。

8 最近想着翻译叙利亚的圣以撒的著作，问了英译本译者神父 Pachomius 的建议。

他建议我先通读一篇圣以撒第一部分讲道的著作，最近每日读几页，几乎每页都有感动的句子，感觉停不下来了。圣以撒著作是艰深的，不但手稿传统错综复杂，译者和抄写员讹误造成了希腊手稿的难处，幸而我们有 **Bedjan** 的东叙利亚手稿版本，此版本最接近原意，因为圣以撒就出自该传统，问题还可稍稍解决<sup>46</sup>；然而圣以撒讲论的是他对上帝的经验之谈，很多句子，我这个外行难以体味，肯定是需要询问这位神父其中的疑难点的。圣以撒作为叙利亚灵修传统的高峰，其代表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之艰难也是可以预见的。愿上帝怜悯。

---

<sup>46</sup>圣以撒第一部分的希腊版本是根据西叙利亚版本翻译的，而西叙利亚版本又是根据东叙利亚版本抄写过来的。在 15 世纪前，多数手稿还是处于抄写的阶段，因此无论是希腊版本还是西叙利亚版本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讹误。因此，目前最接近原意的版本就是 **Bedjan** 的本子，关于 **Bedjan** 的叙利亚本子，请从[这里](#)。关于圣以撒的其他译本，手稿以及学术研究信息，请[参考](#)

## 随想诗歌是神学的巅峰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6 月 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近来读者反映我发的文章比较“莽”，故写点随想。

1 如果神学是哲学的巅峰，那么诗歌就是神学的巅峰，试问还有什么比诗歌更适宜用以表达神学呢？如果灵修是科学的巅峰，那么心祷就是灵修的巅峰，试问还有什么比清心圣祷，控制人心（唯有造人心的上帝能控制人心）的科学更高级呢？

2 记得有一次，我跟导师马克西姆聊天，我跟他说，我灵性太差，根本不配翻译《爱神集》，我该怎么办？他说半开玩笑地说（大意是），Jason，你要等到你去修院修道，过了四五十年，才开始你的翻译工作吗？他的意思是，既然我来这个学校就是为了翻译的，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呢？

3 让我们在主日崇拜，在个人祈祷，谢饭前，每日早晚祷中拿起尼西亚信经抵抗各种异端。该信经能抵抗各种东方闪电，新天地等各种异端邪说，信徒每日诵读必能加增识别假钞（即异端）的能力。

4 目前，国内正教影响主要来自俄统。其中教父 Seraphim 代表了俄统，对中国正教徒影响深远，目前来看，无论是张百春，徐凤林为首的学者还是 Seraphim 为代表的美国正教徒及其而来的事工和译作都基本代表了来自俄统的影响。而笔者不可避免地源自于君统的影响，我推崇的主教卡里斯托维尔和我的导师马克西姆都是来自君统的。

5 把《爱神集》Philokalia 定性为东正教的所有物，实在是一种偏见。它很多东西来自更早期的教会灵修传统（尤其源自于埃及和叙利亚的灵修传统），它是大公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所有基督教派的共同财富。

6 有人指出，天梯约翰的著作代表了灵修的巅峰，似乎其他圣人的著作都不如他；又有读者问，平均来说，在神修上能达到的成就，是不是一代人不如一代。我想被教会认可的圣人们岂是我等罪人能议论的。他们说的话，做的事被我等不理解并不代表他们有错误，需要我等罪人去修正。我作为罪人中的罪魁，灵性上一无所成，不敢将圣人们分三六九等，重这个轻那个。他们都在天上，都应该给予极大的尊重，而我们在地上学习效法他们，谦卑再谦卑，实在行不出来，就不断悔改，求主怜悯。

7 近来，无论教会讲道，还是小组查经都在讲雅各书，上面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使徒雅各说的不错，因为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对给我教训不少，知道自己内心充满邪念，说不出什么造就人的话，就学习操练静默，忍受指控和冤屈。我想这是上帝现在给我的功课。

8 近日上课，讲到叙利亚传统中的《所罗门诗歌》，艾弗冷的诗歌，有学员感叹，诗歌乃神学的巅峰。我深以为然。我们理解的神学都是在动脑子，用概念，这当然没有错，也值得学习；然而，神学的丰富性却被大打折扣。而诗歌却不是如此，它采用各种比喻，图景，动用我们身体的感觉，日常的生活经历来讲神学，它给你一幅画，让你沉浸其中，一切的含义都在里面了。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擅长的吗？

9 最近看一个采访伦敦老人的视频，采访问，如果你再回到年轻时候，你会做什么？多数老人都回答，如果回到年轻时候，他希望勇敢一点，自信一点，想做就做了，不用

太在意别人的评论。给我的启发不少。

## 记事十则：教会历史课，事工出版等杂谈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6 月 16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本文记述身边的琐事和近期随想，若读者不喜欢或不认同，完全可以一笑了之，不必当真。若您因此获益，感谢天主。

1 我的教会历史课大人班（30 节课，分希腊，拉丁，叙利亚传统）这周总算教完了。学员们反应学到不少，增长了不少见识，希望这个课能开下去。其实不只是学员，笔者自己在预备这个课的过程中也学到不少。感谢主，教会历史课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和见识。

2 在教教会历史课的过程中，不得不使用一些中文译本（都是希腊和拉丁教父的，很不幸，叙利亚教父的没有）。我很悲伤地发现，大部分所谓的中文的经典译作都不是从原文翻译的，而主要是二翻（主要是英文）的资料，这太可惜。这种学术出版现状进一步坚定了我做原文翻译的决心。

3 我开办的亚略巴古学堂，光从东方来网站都是我未曾想过的，其初衷竟然是为了养家。这些事工未来如何还不清楚，不过现在似乎清晰了一些，就是回到我当初读神学的初心：翻译早期教会文献，还坚持从原文翻译；最近又加上了翻译最新的学术研究和著作，至于之后，我不敢想。昨日小组查经说到“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雅 4: 15）使徒雅各教训得对，不可为明日自夸，因此我也存这样的祷告，把这些事工交托到主手中，求他带领。

4 近日有读者看笔者的译作分享，就问我有没有翻译全文，我说当然翻译完了。他就向我要全文，我说暂时不能给，还想着出版能卖个电子版哩！不过，据笔者目前了解的行情，国内出版之路是遥遥无期了。有期待《爱神集》导读版出版的读者，还请献上代祷和支持。

5 前几日发了叙利亚语初级班的海报，但无人报名，心中些许沮丧，后转念又一想，这其实也正常。大家对这个传统可能太陌生了，而语言课是需要极大的兴趣和心志才能坚持的。笔者当年笃定学叙利亚语，就是因为读到了叙利亚的圣以撒的一段话，再加上景教隶属于东叙利亚教会，才开始学习的。一个东西大家都不太了解，怎么能期待人来学它的语言呢！

6 英格兰的风雨是很奔放的，整日随意的刮，随意的下。英格兰的草坪就是一大片草坪，没有棒球场，不时有大人带孩子来踢球。我不是个球迷，不过为了带娃也买了两个足球玩。儿子说，他们班有好几个球迷，难怪英国的足球很强，有场地，有氛围。

7 伦敦相比波士顿真算个大城市，一次我们去伦敦的唐人街，真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我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国内，有股热闹劲儿。

8 去了一家华人教会，里面有一对从美国来的宣教士夫妇。此前，他们在中国呆了二十年（宣教）；2019 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被迫离开中国，来到了伦敦。一提起中国，他们都很怀念，看着他们说如此流利的普通话，如此爱中国，我真的很佩服。求主纪念。

9 如果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照样，一个健康的教会也不应该只要

一种声音，灵性的战斗常有，思想之张力常有，恰如日升月落，不可避免。

10 根据笔者对东方传统的有限了解，笔者还是要申明以下观点：在救恩论上，中国新教背景出来的教会普遍将因信称义等同于救恩；然而，从笔者所了解的东方教会来说，救恩是神化，换句话说，是圣化，是我们与主生死相许的爱情。因此，因信称义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它不能等同于救恩，它更不能推导出一救永救的异端教导。一救永救论只是冰山一角，下面的东西要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厘清，因此，不要慌，让子弹飞一会。

## 随想十则神学与国学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6 月 1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中国教会对中国文化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坨屎，一无是处，里面全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一种认为中国古人从三皇五帝开始就基督教的上帝，宣称老庄孔子等都得了部分"真"传。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中存留着上帝的观念和遥远的念想（从这个角度，中国文化有其可取之处），但其人格性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彻底丧失了，因此，中国古人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基督教的上帝。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提倡从神学的角度重新解释先秦两汉的思想和术语，自古以来，这些典籍的解释权受限于儒释道的视角和教导，这是非常不公允的。借着这种重新解释的过程，就能换一个根基（基督教的上帝），一切思想，术语的意义就会发生转变。

1

天地创造，是出于圣父上帝的旨意，中国叫天命，从圣子的角度看，是出于神的话，中国叫做，道，理，从圣灵的角度看，是出于神的气，恩赐，中国叫做气。

2

天命创造，天地一道，万物一气

3

万物皆有情，这股情谊就是通过其本能的活动对造物主的参与，因为上帝的爱意造就了它们，而它们以各自合宜的方式向着造物主活动，这股活动就是它们对造物主的情义了。

4

格物就是对自然的静观，对自然的静观就是对大自然的赞叹，爱意和感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的诗歌形式既有此意。

5

上帝就是爱，他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心甘情愿为着爱上帝爱人的缘故舍命的心带来的是一条生路，因为爱不会失败，爱是真正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爱就是生命，爱不能被死亡所吞没。

6

情义二字就是圣化，就是永生。天人合一无他，就是爱神爱人

7

上帝无情无欲，只是说，他没有像人一般私情，邪情，没有像人一般的情欲，他有情，是真情，他有爱，是圣爱，牺牲的爱，他有欲，是好生之欲。

8

如果人懂得一个情字，他就知道万物一体是生命意思，因为情之一字就是爱神，并爱人如己，就是不把别人当成与我不想干的人看，而是把别人当成自己看，以此，推己及人，推人及物，就是万物一体了。

## 9

天地都要废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谈什么意义，谈什么修身齐家治天下，谈什么内圣外王，谈什么功成名就，谈什么学术思想，谈什么天下兴亡。惟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 10

**理，缺失一点人格，主体性：**理，也可称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旨意和话都体现了人格主体，其中旨意偏向于圣父，话偏向于圣子，无论旨意还是话都是通过圣子来传达，而理的优势在于能解释自然界一切现象本性之源头和起始都在理，而理之本在道。其实：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或者说天命都是一个意思。

## 杂谈九则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8 月 8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近来操练心祷，两句经文不绝于耳，因为深感罪孽深重。一句是使徒彼得的话：“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另一句是诗篇的话：“我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

2 一个坏习惯并不能取代另一个坏习惯。它们是相互强化，而不是相互取代。只有好习惯才能取代坏习惯。

3 东正教的礼仪于笔者而言，是“无言之教”，是能切实感受的。一次，我在圣十字架学校参加礼仪时，神父会拿着香炉在人群中走过，我闻到那香气，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到了伦敦，我参加希腊东正教的礼仪，他们几乎全程希腊语，我听不懂。但当我听到他们唱诗时，不禁泪从中来。原来在圣礼中，恩典也“道成了肉身”，是可以切实地听，尝，看，闻和摸的。

4 近日，我在英国听希腊东正教的都主教 (Archbishop) 讲道。他说：“东正教不是一个民族社团 (ethnic community)。只要是来教会的人，不论他说中国话、阿拉伯语，无论他是什么民族，都是唯一，大公，神圣，使徒的教会的一员。”看得出，东正教确实存在民族主义；同时也看到，主教们试图与它划清界限。信仰是超越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否则，大公性就荡然无存了。

5 笔者从去年 12 月份开始建立“光从东方来”网站。从那时起，在网站写博文，开课，分享我的部分译作，到现在八个月了。上帝所给的，远超过我所想的。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我越发发现自己能力和精力都有限，力不能胜。然而，上帝赐我同工，弥补了我的不足。并且，“光从东方来”的事工方向越发清晰了，就是以翻译出版，学术研究和学堂教育介绍东方教会传统。

6 经过这些年学习教父文献，我发现人类丝毫没有进步，因为人性的沉疴根本没有解决。站在这个角度，进化论真的是一句废话。站在灵修的角度，进化论就是一个魔鬼撒旦的谎言。因为它声称，没有神，没有审判，尽管任意而为吧！

7 从地理的角度，中国的教会理所当然地属于东方教会。但从教派，方法论和学术研究文献的角度看，我们还是以西方为主的，虽然我们曾经东方（景教）过。

8 在世的基督徒，要过一个心祷默观的生活何其难呢！除了不断忏悔谦卑，最好不要奢求更多属灵的体验。我有时候觉得，不祷告，就是让自己处在犯罪和被情欲搅扰的状态。就像一个溺水之人，只有祷告时，才是在水面上呼吸。因为忘记上帝就是罪，一切罪都从此而来。因为上帝监察人心，有时虽然没有罪行，但心里却犯了很多次了。试想，我们一天当中能产生多少念头呢？其中有多少不讨神喜悦的念头，我们又几时警醒留意了呢？

9 八月初全家去 Brighton 游玩。这是个小城，两个主道加上一个海岸线串起来，沿海设了一些游玩设施。我们主要的活动就是带小孩玩水。从 Brighton 回来后，我们去了伦敦的科技博物馆，紧挨着的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去时人潮涌动，摩肩接踵。看到他们的发明大多都跟大航海时代有关，不禁佩服他们的冒险精神。有人说，厌倦了伦敦就是厌倦了生活，因为相比 Brighton，伦敦确实更能满足人的需求。

## 随想 4 则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9 月 20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看英国古教堂之建筑，见神国从建筑中临在凡尘；昨日观英女皇丧礼，深感英国之蒙福，得益于其基督教信仰。尽管现今的欧美已经谈不上基督教国家，但我佩服他们的先祖对信仰之真诚。期间苏格兰乐器想起的旋律尤其扣动心弦，原来音乐是可以贯穿生死的。类似的感受亦来自于我参加的希腊正教的丧礼，其中的一首歌 *Memory eternal Αιωία η μνήμη* 尤其震撼。此歌无论是旋律还是词义都穿透生死，震撼心灵。

2 当把一天最好的时间献给祈祷：

最近与一友人聊天，他转述一位修士的话说，如果你不能在精力状态好的时候祈祷，就更不能在状态不好的时候祈祷了。因此当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献给祈祷。

获得祈祷就是获得永生，祈祷是我们的命，因为祈祷的本质就是与上帝相交，而与上帝相交就是永生。

3 一些圣人的言语

正如想火不能暖身，照样没有爱的信心也不能点燃灵魂中的灵性知识。-----认信者圣马克西姆

你禁食，但撒旦不吃任何东西；你竭力做工，但撒旦不睡觉。你唯一能超出撒旦的层面是获得谦卑，因为撒旦不谦卑。-----埃塞俄比亚的圣摩西

地狱不吸引人，于是魔鬼装饰通往地狱的路。(把它弄宽，去的人就多了)。-----圣巴西尔

4 关于两条路的随想

论我们该斋戒电子产品：原来手机屏幕（在绝大部分意义上）就是那宽门，而借着心祷进入内心的心门就是那窄门。

世界上最窄的路是不止息地忆念上帝，世界上最宽的路是忘记上帝。心祷就是那条窄路。

**心祷本质上是与上帝相交的过程，它在很多意义上都是限制，约束理性散漫的思考过程的。**

世俗化的标志就是忘记上帝，凡看的，听的，闻的，尝的，触的和想的让人忘记上帝就是世俗化了。神化的标志是忆念上帝，凡看的，听的，闻的，尝的，触的和想的让人想起上帝就是一个“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代。

我们心中有一片果园，其上要长出圣灵的果子，但我们却让野兽，狐狸进入其中，践踏，吃掉树上的果子。上帝交给我们修理看守的。

## 随想论贫穷 8 则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9 月 24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封面图：耶稣赞赏寡妇的奉献

1 如果富人的富足增加他的挂虑，拓展他的欲望和肉体的舒适的话，那么穷人的贫穷减少了他的挂虑，降低了他的欲望，简化他的生活到一个基本肉体需求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修士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变得赤贫的原因，他们降低物质的需求到最基本的地步，腾出了很多时间来从事属灵的争战。因此，贫穷而爱上帝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2 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则话，上面说：如果你丢了一个钱包，你会贫穷一个星期，但如果你对神学感兴趣，你就预备好了要贫穷一辈子。这话是很实在的。因为古代的神学家基本都是修士，早就为主放下一切财物了。

3 穷苦人有福了，因为在他困苦中，他学到了谦卑，简化他的生活。当他饥饿口渴，赤身露体，漂流无居所时，主体会他的苦情，对他的门徒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参太 25：31-46）

4 贫穷的根源是冷漠自私。因此，只要人心的冷漠和自私没有消除，就消灭不了贫穷。现代的文明和社会，任何的制度和主义都不能消灭贫穷，唯有在教会中，在基督里的爱才能缓解贫穷。

5 使徒保罗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周围充斥着吃了什么，穿了什么，玩了什么，学了什么，去哪里游玩过才能知足的声音。当家里还有孩子的时候，就更难了。

6 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路 6：20）抛弃一切跟随主的使徒们岂不贫穷吗？为了攻克己身禁食的人岂不饥饿吗？为自己的罪哀哭的人岂不蒙主悦纳吗？相对于富贵的人生而言，主开出的这条路真是窄路。

7 如果富足能磨炼人的心性，那贫穷是更加能的。贫穷的人更易怜悯人，因为他生活在困苦中，懂得困苦人的需求；但对富人来说就难一些，难怪使徒雅各警戒富人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雅 5：1-6）

8 愿这话成为我的祈祷：

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 30: 7-9)

## 记我被手机囚禁的日子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9 月 30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 引言

归去来兮心田将芜胡不归

往外奔走的心灵啊

何时回家去看守修理心中的园子？

我的心啊，做手机的奴隶要到几时呢？

1 我患上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疾病：低头族。我的眼睛不再看上帝的造物，却整日对着电子屏幕。

2 手机真的做到了世界在我手。因为这个屏幕所传递的世界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什么是那宽门大路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就是手机屏幕吗？

3 手机现在是我的“主人”。现在只要它一发声，我的手就会捧起它，心里说：“Hi, 主人，有什么事吗？”当它快奄奄一息时，我的心也空落落的，马上四下搜寻插头，为它充电。

4 每当我走在路上，坐公交，做饭时，带娃时，我都会下意识的拿起手机看一看，一抬头 5 分钟过去。真希望把这些时间用来祈祷。

5 想想触屏手机横空出世，不到 20 年，带来的变化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它重新定义了何为人。从此，赛博朋克，脑接口等不断出现，我们正在不断物化，心思向外跑，心中的葡萄园却荒芜着，任凭各种野兽（指情欲）践踏。其实我们心里还是个孩子，根本玩不了“高科技”的火。

6 在圣十字架神学院上课时，导师马克西姆在课堂上批评电子产品是分心神器。他还专门写文章，开讲座，专门探讨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的负面作用。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他的初衷，因为这就是现实：我们不是手机的主人，而是它的奴隶。

7 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 6：24）”。诚然，如果我看手机的时间过于我祈祷读经的时间，手机就是我的主。求主怜悯我。

8 如果说禁食是攻克己身的第一步，那么禁手机是通往心祷第一步。

## 无语 8 则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0 月 23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1 关于基督之母与上帝之母：正如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这样说玛利亚是基督之母没有错，说她是上帝之母也没有错，只要我们不把基督之母理解为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分为二，不把上帝之母看成一性论，从而使上帝受难即可。

2 最近阅读迦克墩会议的相关内容，才发现圣西里尔是造成东方教会如此多派别和不合的幕后推手之一，哀哉！我们必须承认，在新教出现之前，在天主教和东正教分家之前，有一次大分裂：就是第四次大公会议，迦克墩会议。笔者不质疑它的大公性，只是惋惜这次会议造成的悲惨结局。

3 一次，跟一位朋友聊天，他觉得社会还是在进步的，看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劝我要积极乐观。我说：“社会在进步是一个幻相，历史总是在重复以前的错误，社会从来就没有进步过，人间没有理想国，没有天堂，因为人性没有改变。这些不只是书本的知识，我们这辈子也正在见证着。”

4 凛冬将至，炼狱袭来，然而圣诞节快来了。真正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死亡中的生命，是绝望中的盼望，是一切受苦受难，受冤屈者的安慰。再等片刻，主必来审判不悔改的恶人。不要羡慕尊贵人，因为人居尊贵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

5 摘录：我清楚知道你写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做祈祷以外的任何事。那就是当我在教父们的话语中理解这能力时，[也就是说，]世上没有比祈祷更艰难的工作了。但当人借着祈祷克服试探时，祈祷变得甜蜜无比。并且这条路确实痛苦，狭窄，如主所言的少有人找到（太 7：14）-----圣索弗罗尼

6 摘录：一颗没有被痛苦折磨，没有因贫穷（无论是灵性的还是物质上的）而谦卑的心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恩典的代价是很高的。-----圣索弗罗尼

7 我们自发地接受丧失双亲的孩子，效法约伯热心的榜样（参伯 29：12），成为孤儿的父。-----巴西尔《长会规》第 15 条。据说，巴西尔的姐姐，玛卡瑞纳在 368-9 年的大饥荒中，救济路边饥饿的孩子，将他们带入修院抚养。评：上帝是慈悲的，教会当看顾困苦人，成为社会的祝福。

8 强调灵修绝不等于反智，学术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负责，不道听途说。不重视学术的人，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不负责任。

## 种子 by Kassiani 姐妹

作者: Kassiani 姐妹, 首发日期: 2022 年 11 月 10 日, PDF 版本发布日期: 2026 年 4 月 22 日

按: 本篇是 Kassiani 姐妹的个人生命分享, 笔者觉得写得很好, 故分享给大家。在这艰难的时刻, 愿上帝怜悯, 祝福。

正文:

同学和我谈起, 触动她心灵对于信仰理解的两件事: 一是她少时便认识、对她给予关爱的一位神父的经历; 一是她怀孕时, 我带她去看一个孤儿院的震撼。

那位神父在出狱后的晚年, 和弟弟一大家子人蜗居于上海的一间小屋。但因着他的美德, 一家人和和气气度日, 并且都信仰了上帝。

同学怀孕时来北京游玩, 不知为何, 我提议带她去“生命树”-----一个照顾脑瘫儿童的孤儿院。同学说, 看到那些残障的孩子, 她心里是有恐惧的, 也不敢抱他们。她问我, 院长(一位新教信友)为何要收养这些看似毫无“用处”的孩子。据她说, 我当时并未回答她, 而是第二天说, 是为了我们这些人, 可以知道如何是爱。我现在来看, 我们是心灵残障之人, 照顾这些身体、智力残障的孩子, 是我们不配有的机会。正如一首诗歌里所说, 把这些孩子生于何处、寄养于何处, 是上帝精心考虑的, 这对我们而言, 是珍贵的礼物。教导我们如何看待人的珍贵, 如何去爱身为同类的他人-----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 而不是其他。

半年前, 我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离世了, 他在最后的半年, 逐渐走近信仰, 走向上帝。若说这是个奇迹, 并不为过。因为以他的背景和经历, 都应该是最不可能有信仰的那一类。他说, 在二十年前, 我刚刚信仰上帝的时候, 跪下为他祈祷, 是那一刻, 他感受到了来自上帝的爱和召唤。而多年以后, 致命的恶疾, 使他在功败垂成之时, 既充满了无奈, 又开始回应在他自身以外的那位大能的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呼唤。

我刚进入新教的时候, 很兴奋地和一位同事分享信仰。她是位率真而又热爱物质生活的北京姑娘。她很快就接受了信仰, 但又很快厌倦了信仰生活, 离开了教会。多年以后, 她嫁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传道人。我打听之后, 才知道她后来又回到了教会, 兢兢业业地当了主日学老师。她婚礼那天, 我却想起, 我们一群人疲惫地加班, 连电脑都崩溃了。她焦急地望着我, 问“你的上帝能修好它吗?” 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说“能”。我低头祈祷, 三五分钟后, 电脑恢复了工作。我们激动相拥。或许那个时刻, 是我和她所有的日子中, 最接近上帝的时刻, 胜过许多我和她高言大志地谈论信仰的时刻。

我的第一本圣经, 是在我不知道何为信仰上帝时, 一位也没有信仰的朋友, 想尽办法买到了一本, 又在他暑假时, 千里迢迢带回重庆来送我的。他也是我在阴郁不安的少年时代, 对我鼓励和帮助的人。从他那里, 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陌生异性的友善, 友谊, 纯真。虽然我们早已失去了音讯, 他却始终使我趋近友谊的光亮。

多年以前, 我经历了坐黑车被绑匪劫持、后来又安然脱险的事件。因为这件事, 我真实地经历了上帝的保护, 但我不知道更多更深的意义。上周神父讲到一本灵修书籍时, 有人发问“正教里可以正当防卫吗? 如果我们生命受到威胁, 也要爱仇敌/邻舍吗?” 神

父回答，严格来说，我们可以把保护我们的责任交给上帝。我心里一震。后来翻看萨罗夫的圣塞拉芬传记，看到圣人在强盗袭击他时，反而放下了手中的斧头，任歹徒伤害他。心里再次震动，似乎当年的那个“劫持事件”，有了最好的注脚。原来，我之所以走进正教，不是没有因由的。在我心目中，信仰的实践，理当如此。但惟有在正教中，它是如此被教导、被实践、被理解。而我当时在那个群体分享时，要么被质问“为何不报警？”要么被说成“英雄”，但我知道，那都不对。不是它本来该有的结论和解读。

有时候，一粒种子，早早地种在了我们的生命中，可是多年以后，它才破土、发芽、开花、结果。浇灌它的，是时间，更是上帝的恩典。

## 随想上帝是光

作者：袁永甲，首发日期：2022 年 11 月 24 日，PDF 版本发布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音频：

1 当我呼求你名时，我经历到什么是光照进黑暗里。你就是光，必驱散我心中的黑暗，就是盘旋于我心灵上空的私情邪念。

2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因为他不敬畏上帝，还以为自己是“上帝”，甚至搞个人崇拜。这样的人已经死了，其实他不是“上帝”，而是“恶魔”，他带来的不是太平盛世，而是人间炼狱；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因为他敬畏上帝，努力讨主喜悦，在世上存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教会传统称他们为圣人。我们不需要成王败寇的王，而需要效法基督的圣人们。

3 最吊诡的是，一个人越接近上帝，就越发觉得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越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一个人越远离上帝，就会逐渐觉得自己就是上帝，甚至与上帝同等，他犯了罪，做了坏事，也会说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以为自己就是“上帝”，所以，他的所言所行所想都是伟大，光明，正确的。凡反对这些的，一律视之为与“上帝”做对。成王败寇的文化下所造就的就是这等人。上帝就是光，一个远离上帝，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人，他的黑暗是何等地大呢！

4 主啊，如果一个人的死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免于饿死，冤死，绝望自杀而死；那么我要向你祷告，让这个人即刻死亡，越早越好。上帝啊，你有好生之德，每个人都是照着你的形象造的，求你站在他们那一边，怜悯他们，让恶人今生就得报应。

5 一次与妻子谈论自己日常所犯的罪，她说：“你啊，平时上课满口仁义道德，其实人不怎么样！”主啊，是的，我就是个假冒伪善的人，求你怜悯。

6 如果有人说我好色，贪酒食，论断毁谤人，偷窃，抢夺，甚至杀人，我都会承认，因为监察人心的上帝知道，我在心里早就犯了这些罪。如此，主啊，若有人说我是这样的人，求你让我高兴欢喜，而不是郁郁不乐。

7 记得圣巴西尔说过，上帝是公义的太阳，他的光芒远胜正午的阳光。当公义的阳光驱散乌云，赶走心中的黑暗时，我们就能存公义，好怜悯了。因此，人若说信仰只在心里，却可以在言行上与非信徒无别，他就是说谎的。

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载《光从东方来》内容，请尽可能在对作品进行核实与反思后再通过微信（[ajia835828](https://www.gcdfl.org/quote-policy)）或电子邮件（[areopagusworkshop@gmail.com](mailto:areopagusworkshop@gmail.com)）联系。

若要引用，请具体参考标准的引用格式：<https://www.gcdfl.org/quote-policy>

《光从东方来》第 1 期主题大部分是作者的问答随想，内容涉及东方教会传统等各类主题。